


新月派文学作品专辑

主编／陈子善

说谎者

储安平著

中国现代文学史参考资料





說
謊
者

諸安平作

影 印 说 明

所谓“新月派”，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与文学研究会、创造社鼎足而立的著名新文学社团。1923年以聚餐会形式组建于北京，后逐渐形成新月诗派，1927年以后新月派的文学活动进入全盛时期。其代表人物有胡适、徐志摩、闻一多、梁实秋等人，这些作家大都留学欧美，受西方浪漫主义和唯美主义文艺思潮的影响，提倡新格律诗，讲究文章的语言和形式之美，在小说、散文、话剧和文学批评等方面也都成绩卓著，在现代文学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新月派的许多图书早已绝版，在旧书市场上更鲜为人见，为提供现代文学研究工作者参考，本专辑选了新月派各个时期各种体裁的作品10种，均按原样影印，以保存原书的风貌。

本书据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6年4月版影印。

说 谎 者

储安平 著

上海书店出版

(上海福州路401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浦江印刷厂印刷

印张7¹/₂

开本787×1092毫米 1/32

1992年12月第一版 1992年12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0001—3000

ISBN 7-80569-621-7/I·156

定价：4.10元

(沪)新登字119号

自序

這是我的第一冊小說集。

我最初是學習寫散文的。但是我的年紀太輕，我的感情太浮，這使我覺得自己還沒有寫散文的才氣。我這一點不能數的年齡，我還一點不夠掂量的人生體驗，能夠容許我寫得出什麼深含哲理的東西？我這一點蕪雜的思緒，我還一點浮泛的感情，又能夠容許我寫得出什麼蔥鬱曠遠的成品？我實在沒有理由不允許我自形慚穢，收拾起我從前對於散文的熱望。

1

我最初試寫小說是在一九三一年春天。我在偶然的衝動下寫了一篇「春」。第二年（一九三二）的春天，我又寫了第二篇的小說「世紀與義務」。這兩次偶

然的嘗試，使我對於小說發生了興趣。在一九三一至一九三四這四年中，我斷續地學着寫，約換也寫了十二三篇小說。我得承認，在每一次習作的時候，我的心情都是十分認真嚴穆的。但是我對於文藝上的修養實在太差，所以即使我每一篇小說寫成了之後，要修改三四次甚至五六次，但是還是失敗的地方居多。

二

我寫作的產量，薄弱到極點，這大約有幾個原因：

第一，我的健康不允許我有大量的寫作，我平時寫了五六百字以後，我便感到疲倦。要是一天我能夠寫滿二千字，這在我簡直是一次自憐的收穫。我想寫一篇小說，常常須先經好幾個月內心的醞釀；寫成了以後，又需要一陣子很長的休息。

第二，我應該說老實話，我在寫作的時候，實在從來沒有一次有過一點為稿

費而寫作的動機過。我以為一個文藝作者，如其是爲了要獲得一筆稿費而去寫作一篇作品，這不是一種藝術的態度，祇是一次實實的行爲。所以，當我沒有寫作的衝動的時候，我就儘讓我的硯台在灰塵裏放肆，我的筆枝在紙堆裏懶散。

三

我自問我自己對於文學毫沒有一點修養，有的祇是「興趣」。我的作品可以說明我在文學上的造詣是如何的膚淺和空虛。我內心裏常常有一種衝突，有一種矛盾。我的理知叫我離開文學，擺脫文學，說得再苛刻一點，叫我咒咀文學，但是我的感情又拉着我接近文學。這一個衝突，這一個矛盾，就摧毀了我的希望，是在別方面既無造就，在文學方面也一無建樹。

因爲我的感情拉着我接近文學，所以我常常還要情不自禁地寫一點近乎文學的東西；因爲我的理知叫我離開文學，所以我永遠不能發奮認真認真的讀一點文

學的書籍。

這是我一點簡短的口供。這個口供是卑微的，然而諱位先生請相信我，這一點卑微的口供却是真實的，懇切的。

四

這一個集子裏的八篇，是從我在一九三一——三四這四年中僅有的十二三篇小說裏選出來的。前後的次序完全以我自己的愛好為標準，這八篇在寫作上的前後，則有如下表：

有一九三二年春)

世紀與義務(一九三二年春)

斷想(一九三三年春)

人世(一九三三年秋)

無名 一九三三年秋

烏鴉與馬糞 一九三三年冬

原地 一九三三年冬至一九三四年秋

說謊者 一九三四年冬

五

最後，我得感謝家璧，這一個集子的能够出版，全賴他慫慫的鼓勵和督促。我又得感謝露西，這幾年來她給予我的安慰，實在沒有東西可以拿來衡量。我現在將這個集子獻給她，並紀念我們婚前四年婚後兩年——這六年來的不變的愛情。

陸岸 一九三六年 月八日山西路

目次

自序	一
說讀者	一
斷想	二〇
世紀與義務	五九
原記	一〇〇
無名	一五五
人世	一八〇
春廬	一九一
烏鴉與馬糞	二一〇

說 謊 者

盧爾他們一行人走近了佛西利亞警署的時候，太陽早已跌落到山坡的背後去了。他們已經走了七八里路，大家都覺得有一點疲倦。那個飯舖老板時常打着呵欠，嘴裏吐着含糊不清的咒語。當他發出了這種怨恨的聲音的時候，後面跟着的兩個警察，總得給他一點小小的威嚇。盧爾和約瑟兩人的視線，有時不經意的接觸在一起，但是他們都沒有言語，他們祇在一種憤怒的沉默裏，向着那個目的地進發。

一走進了佛西利亞警署的大門，押着他們的那兩個警察，便顯得更加活潑起來。滿臉爬着像常春藤似的鬚鬚的那一個，將他們帶到了一間黑暗的候審室裏。坐在候審室裏的一個警察，用一種毫不相關的神情，向他們兩人身上投了極短促

的一瞥，接着取出了兩支下等的紙煙，和帶他們進來臉上有着常春藤的那個傢伙，兩人靜靜地抽了起來。

盧爾和約瑟個個強地站在下首靠紙窗格的旁邊。他們漸漸的看清楚了這黝暗的一室。木板床，桌子，椅子，面盆架……都在黑暗中守着他們可憐的姿勢。牆壁上雜亂地掛着幾套破爛的制服，和兩張已經成爲古董的照片。那個飯館老板，萎縮地躲在那靠門口的一個角裏，臉上流露着一付恐慌的神情，正和他平時所特有的那種鄙陋的氣味十分和諧。他時常用着他那微細的眼光，在門外來往的警察身上溜着，不住地吐着輕微的嘆息，表示他心中所受的委曲。

這樣守候了一個鐘頭，才有一個穿黃制服的人來領他們出了候審室，穿過了一個污穢的天井，走進了佛西利亞警署的密案堂裏。那個審問官，長着兩道「仁丹」式的八字鬚，一雙深陷的眼圈裏包藏着一付十分憔悴的煙容。他有很老練的姿勢和一個沙啞的喉嚨。那時正有兩個人剛被審完，退了出來。那後面的一個老

頭兒，含着眼淚失神地跟着另一個穿黃制服的警察走進了稽押室裏。前面的一個則昂然的走出了警署；他是加洛州碩碩總局羅白脫局長的侍從。那個老頭兒是加洛州東鄉的一個農民，他積欠着羅白脫局長三十五担的稻租。他的貧窮是真的。他十五年來從沒有對羅白脫局長有過一次積欠，但是三個月的淫雨，造成了前年加洛州有名的大水災。這一次大水災，對於他的損失是：出賣了兩隻山羊，一隻母牛，和妻子的病亡。這一個損失他到現在還沒有能夠復原。他幾次都曾允諾贖還，但到了預定的日期，他又無法踐約。他的忠直增加了他的氣喘，他時常會嗽得透不過氣來。他每次總是流着眼淚懇求着羅白脫局長的饒赦，他祈禱上帝給羅白脫局長加福，爲了羅白脫局長的寬宏。

羅白脫局長是加洛州一個有名的吝嗇的人。他從來沒有允許讓自己對誰有過一次施捨。那個老農夫三十五担稻租兩年多的積欠，在他簡直是一個例外。但是這次，羅白脫局長覺得他沒有理由可以再容許一個佃戶的放肆。他覺得他應該維

持自己的體面。兩年來他對那個老農夫破例的寬容，已使他對於自己威風的沒落，十分傷心。今天那個老農夫第八次的失約，羅白脫局長十分氣憤。他命令他的侍從勃羅斯將那個老佃戶帶到警署裏去，在兩個禮拜之內，他必須將他所應得的三十五担稻租全數追回。

勃羅斯帶了那個苦惱的老佃戶到了佛西利亞警署裏。他有着羅白脫局長的卡片；羅白脫局長的卡片在警署長的眼睛裏，就像一只貓在一只耗子的眼睛裏一樣，覺得十分可怕。警署長連忙招呼正在下着棋的審問官出去。審問官有着很機警的才能和識時務的頭腦。他對羅白脫局長的侍從勃羅斯，正如他對着羅白脫局長本人一樣的恭敬。

這個案件沒有什麼可以審問的條件。老農夫應當將他欠羅白脫局長三十五担的稻租還出來，限半個月以內還清。老農夫的貧窮是一回事，必須還清積欠又是另一回事。於是審問官用着他那最有威風的神色將老農夫斥訓了一場，並且以頭懸

切的口吻和頂謹慎的姿勢，這樣答復了勃羅斯：

「沒有疑問，他必須在半個月之內將所有的積欠還清。」

犯人的時間在警官們看來，委實是世界上頂不值錢的一樣東西。人類裏決沒有一種理由，可以叫一個審問官停止了他個人的嗜好娛樂，來立刻審問剛剛拘到警署裏來的人們的糾葛。審問案件在審問官看來，就如一堆無用的報紙，無論在什麼時候給他整理一下都行；除了若干特殊的例外。盧爾他們拘到警署裏的時候，正是審問官棋興正濃的時候，幸而羅白脫局長的卡片使那個審問官暫時擱下了他的趣味，在他答復了羅白脫局長的侍從勃羅斯以後，才順便想起了還有剛才外面來報告的一個案件。

每一個審問官都有兩付不同的臉容，一付是諛笑，還有一付就像現在佛西利亞警署裏的這一個審問官在盧爾和飯籬老板前回擺着的一樣，叫做憎怕。那時審問官用着很莊嚴的神色，將手指捻一捻自己的八字鬚，向盧爾和飯籬老板兩人

先打量了一下，接着問飯舖老板：

「你的飯舖是開在州立大學裏的嗎？你爲什麼要和客人打架？」

飯舖老板用着那長縮的聲音，顫慄地說：

「我沒有動手，我沒有打他。」露出了他的大腿，用手指着一塊紅色的筋肉；「他先打了我，……這兒……這兒……這兒……」

審問官顯得十分凜冽，轉過頭來向着盧爾：

「你是州立大學的學生嗎？」

盧爾點了點頭。

「幾年級？」

「二年級。」

「什麼科？」

「理學院物理系。」

「你爲什麼要打人？」

「因爲他侮辱了我。」

「我沒有侮辱他」，飯館老板很性急的插了進來，但是他立刻受着了審問官

嚴厲的呵叱，審問官向盧爾：

「他爲什麼要侮辱你？」

盧爾回過頭來望了望站在門外的約瑟，說：

「我和他，約瑟，上他們飯館子吃晚飯。我們守候了長久，可是我們的飯菜，還不見開出來。我們看見潘格爾他們，也是我們學校裏的同學，他們比我們來得後，但是他們的飯菜却比我們的開得快，飯開得先。潘格爾他們自然是有錢的。菜叫得多，小費給得重。……那些有錢的大學生，一跨進了飯館子，空氣便立刻熱鬧了起來，呼嘯，狂放，他們彷彿佔有了整個的世界。飯館裏的那些夥計和老板，他們的眼睛裏祇有那些有錢有勢的大學生。我們這些祇吃二毛錢一客

客飯的人，自然不是他們飯館子裏最歡迎的主顧。我們平時常常受著他們的奚落，盧爾停頓了一下：「我們不希望受誰的奉承，可是不願意受誰的刻薄。我們祇需要公平。要是我們先來，我們的飯就得先開……」

審問官斬斷了盧爾的話頭，嚴厲地問：

「這樣你就動手打了起來，是不是？」

「不是。我們先和夥計交涉，可是那些混蛋他們簡直不睬我們。我們鬧得太兇了，於是他們的老板走了出來，盧爾看了看那個飯館老板一眼：「他不但不能喝止那些混蛋的夥計，反而用着許多鄙陋的言語譏笑着我們。他譏笑着我們，說我們從來沒有吃過飯，他罵我們是盧三，他罵我們的父母何必生我們出來……：是的，我們沒有錢浪費，但這可不是我們的責任，也不是我們父母的責任。我們不能隨便給人家這樣侮辱，他侮辱我，我就得揍他。」

審問官這時用着十分震怒的口氣，呵斥着盧爾：

「不行，你無論如何不應該動手先打人。你是一個大學生，你受過了高等教育，你應該好好的開導他們，教訓他們。你要先動了手，這事情就是你的錯。」
盧爾看了看那個飯館老板：「這些人那兒是教訓的對象？那兒講得通道理？他們祇知道金錢，祇知道勢利。」

「那你也得先到警署裏來報告，你不應該先動手打人。」

「什麼叫做報告警署，報告警署有什麼用？」

「我們當然有辦法。」

「辦法：大約在今年春天的三四月裏，也是有這末一次，我受了別人的辱罵，到你們這兒來報告。可是反而給你們嘲笑了一場，說這種吵嘴的小事都要來報告，警署還得再爲我增設十所……」

「糊說，我們從來沒有這回事情。我們警察最大的任務，就在維持社會的和平。我們祇允許人們講理，不允許先用強力。」

「可是你們警察就是頂愛用強力的。我曾有一次，看見有一輛洋車，天黑了沒有上燈，一個警察走上前去，不問端由，便是擦擦的將那個車夫打了兩個手掌。你們自己做警察的都這樣，還要禁止我們不打人？」

審問官這時漲紅了臉，有一團火從他的心中冒了上來，他拍着桌子，用手指着盧爾：

「簡直廢撤。你不用得多辯，總之你打了人你就犯了罪，就得受國家法律的制裁。」

審問官又回過頭去，對站在旁邊的那帶着盧爾他們到警署來的另外的一個警察：

「你知道他們怎樣打起來的？」

那個警察像觸了電似的立刻緊張了起來，他兩腳並直，身子一挺，眼睛望着審問官：

「報告：小的是州立大學區第五路第七站的崗位。我看見華頓飯館門口哄着許多人，才走過去調查，看見這位先生和他們飯館裏的老板扭在一起，無從勸解，所以將他們一起送到了警署裏來……」

審問官對於這個報告，好像並不感到任何趣味，於是呵責着那個飯館老板：

「你鋪子裏爲什麼不好好的接待客人？」

飯館老板很恐懼地伸辯着：

「先生，我們鋪子裏是頂和氣公平的，對於任何客人都平等待遇，沒有一點侮辱。不過因爲客人太多，照應不過來也許是有的。這位先生不原諒我們，他就先動手打了起來。」

「哪你爲什麼不報告崗位，要還手對打？」

「先生，我沒有回手，我沒有打他！」

「你還要撒謊？你知道你不好好招待客人，就是壞亂了社會秩序，就應該受

國家法律的處置。你現在應該拘押十天，或者罰金十元。」又對盧爾說：「你還用武力，傷害別人，應該拘押十五天，或者罰金十五元。」

審問官這樣說完以後，就像天下從此太平，沒有他的責任。他很有威風地將兩個犯人交代了給手下的警察，自己退出了審問堂。於是立在一旁邊的幾個警察，將盧爾和飯舖老板引到了稽押室去。那個老農夫可還在那兒一個子流着乾涸的眼淚。看見他們新進來的兩個人，好像有一種同病相憐的表情。盧爾和飯舖老板分開地佔據了兩個角。法律雖然說明拘押幾天，或者罰銀若干，可是被罰的人，大都願意出錢，不願意接受拘押。那時有個警察走了過來和盧爾討論着處罰的數目。原來審問官宣判的數目，實際還有伸縮的餘地。有一個警察竭力勸盧爾罰出幾塊錢來，就可以回家，省得留在警署裏挨夜。那時約瑟也從後面跟了進來，他心中十分氣憤，他對着那個和盧爾在討論着數目的警察說：

「罰錢有什麼用？」

那個警察先給了他兇惡的一眼：

「這是國家的法律。」

「國家的法律！即使今天罰了他的錢，難道以後他便不會再打人了嗎？」

另外一個警察用着威脅的口氣阻止了約瑟：

「你是誰？這兒沒有你開口的地方。」

約瑟和那另外的一個警察很猛烈的衝突了起來，但終於給旁邊的幾個人拉開了去。那時，那個在和盧爾討論着數目的警察，已經將數目減到了十塊。盧爾說：

「我那兒有這許多錢？我要是有錢，我也不會受人家的奚落了。你知道，我是莫吉利亞州的人，莫吉利亞州現在正給別國的敵人佔據着。我自己家裏，早就家破人亡了，我還有什麼錢使用？我在這兒大學裏讀書，還是朋友同學們零碎幫助的。我沒有錢。」

「你隨便先向什麼朋友借一借得了。大學裏有這樣許多朋友，一定很容易借到的。你要是付了錢，你就可以立刻自由，何必在這兒受罪！審問官判明你本來要罰十五塊錢，現在減到了十塊，還不知道他允許不允許。不過我知道你有特別困難的情形，要是這個數目你願意了，則我姑且去代你和審問官商量量看。」

警察用着頂溫和的口吻這樣說着。他的態度是阿諛的，他的言辭是熱烈的。彷彿他一生的意義，就在那一次要求盧爾答應拿出十塊錢似的。

但是盧爾始終不屈服。他的貧窮是真的，他的剛強也是真的。他即使有錢，那時他也一定不願意拿出來的。他知道這些狗子的狗眼裏祇有錢，跑進了門沒有錢便不用想出來。他甘願給拘押在警署裏，他有的是一付好氣力和一個結實的身子，看他們將他究竟怎樣處置。

盧爾的剛強，使那個警察的熱心漸漸地冷淡了下去。警察們一個一個的走出了稽押室，在走廊裏，繼續着他們平時不規律的放蕩的談笑。約瑟一個子在稽押

室裏無聊地來回的踱着，他的憤怒仍舊逗留在他那泛紅的面部上。但他那時似乎在沉思着什麼。他忽而挨近了盧爾的耳朵，和他在說着什麼。他們用着很低微的口氣說着話，接着又互相會意地笑了一笑。

又有一兩個警察走進了稽押室，他們用着主人對奴隸的神氣向盧爾他們望了一望，那時約瑟站了起來對盧爾說：

「那末我先回去了。」

盧爾點了點頭。

半小時以後，佛西利亞警署長辦公室裏的電話，滴零滴零的響了起來。警署長拿起了聽筒，對方的聲音：

「喂，你是佛西利亞警署嗎？」

「是的，你那兒？」

「州政府，請你們警署長聽話。」

「我就是，你那一位啊？」

「您就是杜萊警署長嗎？我是却而斯。剛剛我有一位親戚，他在大學區第五路華頓飯舖裏和人吵嘴，聽說現在在貴警署裏，是嗎？」

「噢，却而斯秘書長，您那位令親，叫盧爾的嗎？州立大學的二年級生嗎？……是的，是的，現在在這兒……」

「事情很嚴重嗎？」

「不，不，不，沒有什麼，很小很小的糾葛……」

「要是事情並不怎麼嚴重的話，那末我想請您稍爲問了一下就讓他回學校，行不行？」

「好，好，他立刻可以自由的。」

「好，謝謝你。……」

警署長正要將聽筒放下來的時候，對方又繼續說起話來：

「噢，杜萊警署長，可不可以請你叫盧爾來聽一聽電話？因為我要和他說兩句話……」

警署長眉毛一揚，很爲難似的遲疑了一下，但終於說：

「可以可以，請您稍爲等候一下」。

警署長很勉強地差了一個警察去叫盧爾來接聽電話，自己暫時退出了辦公室，走進了隔壁他的休息室裏。三分鐘後，他聽到盧爾的聲音：

「我盧爾……噢，是表叔嗎？……唔唔……唔唔……我剛剛在飯店吃飯，爲了一點小事和人吵了起來……沒有什麼……唔唔……大約就可以出來的……唔唔……沒有什麼……謝謝你——好好——我就來看你——好好——」

盧爾放下了電話，仍舊回到了稽查室裏。他在稽查室坐了下來還不到五分

鐘，有一個警察來領他到了一間客座裏，隨即他看見有一位衣冠端正的警官走了進來，那是佛西利亞的首席書記。

「盧爾先生是在州立大學讀書的嗎？」

「是的」，盧爾回答。

「今天盧爾先生和華頓飯舖的老板爲什麼吵了起來的？」

盧爾將事情的經過重復說了一遍。

「這些商人真是可惡，他們本來就靠勢利吃飯，盧爾先生不必和他們計較。」首席書記這樣說；「剛剛我們審問的時候，警署長正在外面開會。他才回警署，他已經知道了這個案由。他覺得這種小商人必須加以處罰，叫他不准再對客人簡慢。——盧爾先生是不是現在打算直接回校？」

「不，剛剛他們審問官已經判明我要拘押十五天——」

「何，這，這，我們警署長剛剛開了會回來，這事他剛剛問起過，他說先生

爲人正直可佩，所以招呼我們立刻送先生回去。我們現在已經給先生備好了馬車，先生是打算直接回學校的嗎？」

首席書記以非常流俐的口才，和謙和大方的態度將盧爾送了出來，看盧爾坐上了車子，又和盧爾熱烈地握了握手，用着頂有精神的口氣，說了一聲「再會」。

盧爾一個人坐在馬車上。夏晚的涼風一陣一陣的在他臉上拂過。馬路的兩旁長着摩天的大樹，車子在沒有星子的夜晚穿過了漫長的一路。他想着適才的一幕，不禁要放聲大笑。他記起約瑟在電話裏告訴他，說今晚蒙脫萊公園裏有國際文化協會的音樂，約瑟現在正在蒙脫萊公園的圖書館裏等着他。於是揚着那爽朗的嗓子，盧爾對車夫說：

「蒙脫萊公園」。

一九三四年十一月於南京

斷想

一

夏夜，紫霧繚繞在街燈下。四週沒一點人聲，僅有三兩火螢隨便明暗一閃。我帶着一種殘破的情緒在一條小巷裏走着，正要打盹，忽聽見有人叫，於是站住。回頭看，是她。她問：

「上那去呀？」

我說：「回家呀，剛從紅橋打回。」

「紅橋月亮上了莫？」

「剛上樹梢；你上紅橋去嗎？」

「對啦，你不想再去走一會兒嗎？」

我說：「你一個人嗎？」

她想了想，才點了點頭。

我也想了想，於是說：「好吧，你先去，我就來。」

這樣，我們話說完，她仍舊向紅橋去的方向走，我仍舊向回家去的方向走。但我沒有回家，我折入另一支小道裏去了。在這樣夜晚，和她同行，對於她或有傷害。爲了一種忠誠，我情願一個人另在小道上抄近路走；這樣想着，心中亦十分愉快。

我到紅橋時，她也到了。

那天是陰歷十六，月亮比十五更圓。每當月色好時，紅橋一帶便有少年青男女在散步。那一帶新舖有一汽車站，沿着湖面，兩旁全是楊柳；爲一縣城詩情

頂濃的地方。湖之南，高山蜿蜒，儼然一個屏風。月色輕吻着湖面，湖面平軟得如一幅綾綿，風吹也不動，祇是一片大白，白得可愛。

我們向南走去，她像永遠是害羞似的，但她的害羞又永遠像是一種熱情。她有時將肩膀偎近我，但忽而像想到了什麼時，又讓自己的身子抽了回去。煤絲在我們腳底下吐出合拍的低歌，我們默默的走着，十分雍容，兩個心聽着同一個聲音。

我說：「你本打算獨自上這兒來的嗎？」

她說：「我本打算去同了郁和菲再一起這兒來的。」

我側過臉來看一看她的頭髮。她頭髮均勻的波紋，正寫出我當時感情的細膩溫存。她說話常常是輕輕的，但在輕輕裏含有一種偉大的力量，一種不可分析的美。

我們一直向南走去，走得很遠，走到爲普通散步所不常走得那樣遠的程度，

便在一個水灘上坐下來。夏夜之風，在田野裏掀起一陣陣的穗浪。青蛙叫得如五月榴花那樣的火。遠山在月色裏就像在一層脂粉裏，我們如沐浴于和風之中。

我們向湖面坐着，將兩隻手抱住了兩個膝蓋。看到月亮的晶澈，我說：

「真想像不到夏之中夜會這樣美。」

她看着水月。她老不給我湊句，也不用眼睛對我作一凝視。但當我沉默了好久的時候，她却又用一些題材來引我說話。

那晚她穿了一件白色紗旗袍，裏面襯着一種極淡極淡的淡藍綢料。月色從天空裏瀉下，又從湖面上反映上來，她嫺靜地坐着，南風在她髮絲上拂過，端正得像一個仙子。

她間爲我唱一兩隻歌，不十分說話。有一次，她悄悄的，像對自己說：

「我本想秋天上上海去讀書，又怕又沒有希望了。」

我說：「上海不一定是個讀書地方；今年去不成，明年去好了。」

那時，一條魚忽而在水面上躍了起來，魚鱗在空中幻出一次奇麗，但不久，湖水仍然歸入于死神之懷。她像想着什麼，嘆息了一下。

「你什麼時候動身呢？」

「大概還有三四天罷，」我說：「也許動身前不再能看見你了。」

她像沒有感情似的，我們默默的坐着。

月亮偷偷的移動她的脚步，天空裏飄起一層薄霧。時間已是午夜了，但我們都像沒有氣力站起來。

我們離開那兒，就像離開我們的生命一樣。在歸途上，我們祇感覺到夜的神祕，夜的美，夜的親暱。

我送她回家時，她熱情地看了我一眼，用手輕輕地向空中一揮，像一尾燕子般飛進她屋子裏去了。

這是四年前七月十六夜的事了！常常作這樣回憶着的是每逢因看到一些好月色而略略感到一種寥寂之我。

二

五年前，我暑假回鄉，在一個歡迎世界旅行家巴馬的集會裏，無意中發覺有一個人躲在一株桂花樹下偷偷的看我。我當時好像十分爲那一個人的眼波動着。我從來沒有見到過這樣豐滿的輪廓和美麗的風姿。身段的均勻寫下她年華的驕傲，烏黑的秀髮攔在玲瓏的耳朵後面，一張蛋臉上有紅白相映的好血色。五官的端正，說明她一種萬方的儀態，同時在眉目間還有一股不可掩沒的誘人風情。一個正在十八歲的我，當時便忍禁不住也頻頻以眼光向那桂花樹下投去。但過後，我又竭力冷淡自己那一股憑空的感情，對於那豐滿的輪廓，美麗的風姿，和兩隻

熱情的眼睛也便漸漸地忘去了。

但不久，在一個親戚家裏又遇見了她。我那時的驚訝與快樂是同時襲至的。記得有一次，她似若感慨地回憶起我們在小時一起廝磨的情景。原來是她，我想，我雖然記不起她童年時代的狀貌，但她那時的風姿，却著實使我吃驚不止。

從此，我便常常遇到她，常常和她在一起玩。那一個暑假在我一生是可紀念的，我忘了熱，忘了自己身子的衰弱，一暑假我一直像在瘋狂中。呵，那時我希望能夠永遠的接近她。

第二年夏天我仍回到家裏。隔了一年了，但這一年裏我沒有忘掉她。爲她挑引起的一股戀情，一直潛蓄在我的心裏。那一個夏天我並沒有和她常在一起，但我們在每次僅有的會面下，都種下了極好的感情。她好像怕接近我，但又十分喜悅接近我似的。當我和她過份親暱了一些的時候，她便常常靜默得不說一句話，有時且或稍坐一會即走開了；要是我稍爲冷淨一點，她倒也能逗留下來。有時，

身旁的人太多了，她從來不敢向我正視一下，僅僅在我不注意她的時候，她便偷偷的用眼睛瞞着我。

那時，她的身材長得更豐滿了。她是近乎早熟的一個少女。一個早熟的少女便有一份更嬌豔的情態。天真允許她活潑，但因年齡而得到的靈敏又祇准她嚴穆。

在那七月十六的晚上，我一個人從紅橋漫步回來，在小巷裏和我擦肩而過的她，却先站下來招呼我。那一夜晚的情緞，是不輕有的奇蹟，在我這一生是永遠不會忘記的。

秋涼時候，我回到上海，因為得到她的允諾，我便開始寫信給她。第一封信去，她沒有復信。第二封，也沒有復信。第三封，還是沒有復信。但到十一月十日，我忽而收到她一封。她沒有說什麼，祇是將我給她的三封信都退回來了。

我當時十分悽慘。但是，沒有吐出一個嘆息，我將那些信札存入自己的書篋裏去了。咬住了自己的嘴唇，在當天的日記簿上，我寫：

「記着，這一天！」

從此，我便忘記了她。那一個寒假我沒有回家，第二年的夏天我也沒有離開上海。正如一個落魄少年，我有何臉再回家去呢？

第二年的十一月十日，我一個人在林肯路上散步，對自己說，像嘆息：

「又一年了！」

唉，我忘記不了她。

三

那一個秋天，她也來上海一個女校裏讀書了。我雖知道，爲了一個男子的尊

嚴，沒有去理會她。寒假我因事回家，有一天，映小姐來看我，她說：

「雲子在外面。」

我說：「請進來好了。」

映小姐說：「她不想進來了，還是我們一起去郊外去散散步吧。」

那時我心中略有驚訝。爲什麼一個一向十分 *Finda* 的她這次忽而親來看我呢？帶着那樣略有一點把握似的機警，我和映小姐一起走出了大門。

雖是冬天，但氣候却極和暖，沒有風，一天的好太陽。我們招呼後沒有說什麼話，即回郊外走去。

後來我們就揀了一塊較平的水灘坐下來。我將自己的大衣脫下墊在地上，三個人坐在一起。那時一片晶瑩的湖面給日光耀得如萬鱗閃動。遠處帆影，出沒在淡淡的山色裏儼然入畫。我們隨便談着。映小姐聰明，她說她小時頂愛撒水花，這樣說時，她便走到水邊上揀石子去了。

坐在那裏的是我和她。

「你這半年也在上海的嗎？」

她點了點頭

我說：「上次我收到你寄還我的信件之後，一直忙，沒有能夠給你寫回信。」

她隔了一會，像沒有氣力似的說：「不要提起那些事吧。」

我們默默的，默默的看着映小姐撒水花。

「初在上海住得慣嗎？」我又問。

「剛離家，在一個陌生的學校裏，很感到寂寞，常想到家，想到一切熟人。

當時人也瘦了，一切都落在悵惘裏似的……。」

「爲什麼不告訴我呢？」

「祇是後來也便漸漸熟悉下來了。」

我們又沉默下來。好久，她看一看天，側過臉來，像是害怕，低低的：

「還記得去年七月十六的晚上不？」

我說：「怎麼不記得？那天晚上，就好像昨晚的事，我永遠不會忘記的。」

春季開學了，我上映小姐家去，想約幾個人一起雇一隻大帆船叫輪船拖。映小姐說雲子本來約她在這兩天一起走的。我說，不管誰，由你去支配好了。我們已經有四五個人，你們如能再約到四五個，就更好了。

因說到雲子，我問映小姐：

「爲什麼那天她願意伴你一起來看我呢？」

她却說：「爲什麼你要說『願意』這兩個字呢？」

「我們久不通消息了。」

她說：「真的嗎？但是近來雲子對你關切得可真利害。她時常在我面前說起

你，問你近來身子如何了，問你在學校裏女朋友多不多。她近來好像心魂都不好的。」

我沉默着一聲不響。

「你們什麼時候斷了的呢？」她問。

「一年以前，」我說，「也無所謂，祇是彼此不來往吧了。」

「我是完全瞭解雲子的。」她想了想，說：「她的感情好似常常在變動着；實在說，雲子是很可憐的。你該知道，她在小時候即和Mr. 陸訂婚了，但近來她和Mr. 陸的感情好似壞透了。」

「好吧！我們後天早上九點班一准定，我給今天便去罷，你們約到多少人即多少人，總之，後天一准走得了。」

第二天下午，我却在路上無意中遇見了雲子。

「那一天走呀！」我問。

「明天。」

「映來看你沒有？」

「來過了，我本打算明天十二點一班走的，既然這樣，就同船走吧。」

那天分別時，我們都像十分愉快。

但第二天清早，天空忽然飛起很大的雪，氣候出乎尋常的冷。約好的人，都准時下了船，祇雲子沒有來。

那一年，一些學校裏都規定寒假之後再舉行學期試驗的，到了上海以後，我忙着預備功課沒有心情去理會旁的事。這次大考完後，我的 *Chinese* 算讀滿了，因其他緣故，決計北平去一次。動身的前一天，打了一個電話給雲子，她不在校裏。在浦口時，我寄了她一封短信。

我到北平後，心情甯靜，決計且在北平住下半年再說。但有一天，突然收到

一封信，我看着信封，想不起是誰寄來的。——是雲子寄的。

她寫着：

不知怎樣，讓你信時，我掉下淚來了。

那天在街上匆匆遇見之後，我回去即將行李完全理好。誰知明天起來，却見滿天大雪。那母親硬不讓我走，說天氣這樣冷，沿途沒人照料。我自熱不願意，但是母親是愛我的。可是到九點鐘的時候，我不知怎樣心上又懊悔起來。那時也許你們已經開船了，我越這樣想，便越覺懊惱不止。自從你們走後，第二天河道便結上了冰，直到第八天才開凍。起初幾天，我覺日子的沉淪在軀體裏。祇是我又給自己解釋，今後常一起玩的時候正多，這樣想時，才略略的安靜下來。誰知一切事情好像都由命運安排定了似的；早知這樣，別說那天下雪，就是下鐵，我也得伴你一起走。唉，當我讀完了你的信……還有什麼話說呢？

今天正是陰歷大除夕。本埠的或外埠的同學都回家去了。宿舍真滿是一片荒涼。但這時，我的心境比這一座宿舍更是荒涼的。唉！你在北平應該是愉快的，我希望你好好的生際着

，常常寫一些作品，能先寄給我看看，這樣，好讓我遙想着你在北國生活的美麗。我前三四天還寫了一封信給你，現在不知道又將落入誰的手裏去了！

四

就因為這一封信，上帝知道，我却悄悄的從三千里外的古城奔回草綠風和的江南來了。但我回到了上海，沒有即去看她。祇寫了一封信去，說我已回上海了

隔一天，就收到她的回信。她說，怎麼我又回來了呢？她讀了我信之後，好像聽到一個極兇惡的消息似的，發生一種恐懼的感覺。讀書的環境自然北方比南方好，她說，我是不應該那樣隨便回來的。在她信上，對於我這次南回的不滿，好似幾乎要蓋過她上次對我所有的熱情似的。當我在遙長的歸途上，我想，雲子聽見我回來了，必定會驚喜不止的吧，但那時讀了她那樣的信之後，儼然如冷冰澆頭，十分恐懼。

但在那恐懼的另一面，我明白，雲子才是真心愛我的。

我們起初彼此寫寫信，一直到天氣比較和暖了的時候，在一個禮拜六的下午，她才答應來看我了。

她那天到下午四點鐘才來。當我立在洋台上看到她在遠遠的樹蔭裏走過來的時候，我便懷着頂健康的心情奔下樓去。我開門時，她正走近了，我將手在空中一揮，她像小鳥般的很近過來。我說：

「爲什麼到現在才來呢？」

她祇低着頭，沒有回答。帶她上樓，在我房裏坐下。我說：

「你不願意我回上海嗎？」

她不響。

我說：「爲什麼前幾次約你來，你不來呢？」

她說：「學校裏正小考，所以沒有時間出來了。」

想到她前次來信，說身體不好，我即問她近來有沒有完全復元。她說近來好了一些。她說她以前在校裏，生活十分規律，心緒亦甚甯靜，能准時料理功課。不懂近來爲什麼常常一個字也看不下去，有時整整的半天在亂想中荒廢了。這樣說時的她，輕輕地笑了一下。

想到從北平帶回來的花籃，那時我從皮包裏拿了出來。四隻小小的用柳條一類的東西編的花籃，十分玲瓏，裏面紮好的花，顏色真算鮮豔。我又從北平帶回來一付極精緻的手套，我說我送給你作一紀念吧，不知戴得上戴不上，這樣，她手便伸過來，我給她戴上，說：

「大小還合嗎？」

她說：「還好。」

我以一種慈愛的眼光看看戴在她手上的手套，又看看她的臉。她臉上那時泛

着一圈頂美麗的玫瑰。

西方捲起半天的紅霞，我們一起上附近的××公墓去散步，在一座大理石墓塚的石條上坐了下來。石條的兩旁栽着兩顆菩提樹，四週都是整潔的草地。她像喜悅這地方，說：

「你常到這兒來嗎？」

我點了點頭。

她說：「這樣的好地方于你的健康是有幫助的。」

我說：「有一學期，我就住在離道公墓不遠的一個小村上。我有時一天也得來兩三次。我頂歡喜在清晨或向晚，一個子躺在這白白的墳墓上，默默的伴着這些長眠人，或者展開詩集讀一兩首詩給她們聽；這對於我是頂愉快的。唉，我想不久我也會睡到這兒來的。」

她看了我一眼，又低下頭去：「你不要這樣說。你以前好似常常是憂鬱的，但我希望從今天起你永遠是愉快的。」

我沒有說一句話。我祇將自己的頭偎在她的肩膀上。

五

第二個禮拜六，我上她處看她。她一看到我，便走過來，十分親暱。沒有寒暄，我說：

「出去走走吧。」

她說好。她進去一會隨即又出來，就依言聽說的和我一起走出她校門，永遠是那樣溫柔地存在於我的身邊。她說：

「上什麼地方去呢？」

我說：「極司非爾派克好嗎？」

她點了頭點，像極高興。

那天天氣美麗，她穿着薄薄的一件襯絨旗袍，臉上沒一些脂粉，樸素天真。這天園子裏遊人如織，我們在柔軟的草地上走着時，有一種說不出的輕快，看到一切像都能體味到自己的幸福。

我們在一叢樹林下坐下。我說：

「這兒你常來嗎？」

她說：「今天還是第一次，以前幾次想來都沒有伴。」

我說：「你平時在學校裏，或放了假，怎樣消遣呢？」

她說：「有什麼消遣呢？禮拜六或禮拜天，有時上大姊二姊那裏去坐一回。有時便寂寞地守在學校裏。我真奇怪我近來變得那樣快，我想你准能看出現在的我是如何的抑鬱寡歡的。」

我回想到兩三年前那樣活潑鼓舞的她時，這樣說：

「我希望你自己別怕，當你心境漸漸好起來的時候，我相信你一定仍舊能恢復你對於生命的興趣的。」

她很悽慘似的說：「我近來常常歡喜孤獨，我愛讓一個子生存在我自己的——個荒涼的世界裏。我的青春早已消失了，唉，我不再是三年前的我了！」

那時，雲子像不知想起了什麼，使她感傷了起來。她又說：

「那天從你那裏回校，心中有許多不可捉摸的美麗的幻想。我整夜沒有好好入睡。第二天起身後，便去看大姊。那天大姊好似對我特別嚴厲。問我為什麼昨天不去看母親，我說玩。她說有玩的功夫沒有看母親的功夫嗎？我又一笑的說用功。你想，那時活該我的心是如何的志忑着。」

我說：「你母親在上海嗎？」

她說：來了上十天了，今天我本打算也去看她的。母親彷彿就是我的靈魂。我一看見了母親，便像把握住了自己的生命。祇是近來，我每每到我母親一次，

我像多看到自己的罪惡一次。唉，我好像在欺騙着我的母親，欺騙着你，也在欺騙着我自己。」

像一個人在獨白，她又接下去：「實在說，在以前我每次見到你，都有一種不可分析的心情。我覺得你有一道光輝，叫人愛親近你。後來，我漸漸明白到自己的身份，但是，每次我聽到什麼人在說起你的時候，心中總會掀起一股不平靜的波浪。記得去年冬天，我們在郊外散步，你說，你前次收到我退還給你的信，你因忙，沒有給我復，在那時，我聽到你還要有意提起那樣的話，覺得你也太刻薄了一些。但後來我想了想，這也怪不得你。我有一種憧憬，但我又有一份恐怖。在我的母親面前，我永遠是一匹馴良的羔羊。」她停了一會：「我想你現在一定可以明白我。有時候，越是爲你想，我實在越不敢接近你。我想，像我這樣一個倔強的孩子，挨近了於你，於你有什么好處呢：如其我挨近了於你，我一定要毀壞了你的。我自己清楚，我的感情像一流水，永遠在被風暴激蕩着，沒有一道規

律的定向。唉，我不希望你給我過多的熱情，我祇希望你能心平氣和的明白我。」

雲子那時還才十九歲。她爲什麼要講出這些話呢？我不知道該應吐出怎樣一個字眼來看護她。她的憂鬱，我深深感到加重了我的負擔。我們那時好像都沉淪到一種不拔的悲哀裏。我們直到薄暮時份，才含情地走出公園。我送她上了電車。車子在柳絲裏駛得遙遠了，但我還看見她在殷殷地望著我。

六

從那時起，我們的靈魂裏好像都感到有一種不可搖撼的安定。我們都無理由的覺得彷彿自己的身子有一種着落。我們的生活，如一個車輪，有了一支軸，能依照一定的方向行走。那時正快要放春假了，我說：

「願意上杭州去旅行幾天嗎？」

回信說：「有不少功課積了下來，想乘假期整理一下。這兒有不少同學在春假中也去杭州，所以這次我不想和你一起去了。」她又說：「况且，我想，這一類的機會我們不是以後很多嗎？」

春假中，我去杭州住了幾天。但當我從杭州打回以後，她無理由的忽然和我疏遠了起來。

她的性情有時好似很固執的，即使敏捷之我，也頗難于應付。她那學校風氣守舊，有時連寫信也復困難，因此我怕去看她。偶而看到她時，她對我也十分冷淡，好像她從來沒有和我熱情過一樣。

「爲了什麼呢？」

我這樣問時，她總是冷冷的不說一句話。實在不能推却時，她便以功課繁重的一個理由答復我了。

但是有一天。她却來了短短的信，說：

「你以後別再來看我吧，也別再給我信。我希望你不要太相信了我。我願意保守我自己一個孤單的世界。」

可是，縱然雲子那時對我那樣的冷情，但我沒有開始擺動起一絲悲傷。一個人在心緒惡劣時，誰不是懶得招呼人，常常愛給人看不好看的臉的？誰敢說得了雲子那一時期的困頓，誰能够明白得了雲子那一向的苦惱的糾纏？我覺得那時雲子對我的過度的冷落，祇是她對我懷有的強烈的感情所受到一種不規律的刺激的一種異動，一種苦悶憤恨中的一種弱者的歇斯底里的反映。雲子和我彼此契默的一條索線，我相信仍舊沒有斷。我們的戀情如一顆小小青草還是在薄薄的泥土下努力地向上芽長起來的。我們縱然一時落入了似乎不拔的兇險裏，但祇要風暴一過，一切仍會恢復到原來的慈祥仁愛的。

但是，我這「相信」是失敗了，我的容忍沒有得到可喜的結果，我所期待的

完全幻滅了。我一脚栽在抑鬱的泥土裏。那時，我突然患着高度的神經衰弱症，整晚不成眠，爲了遵從醫生的囑咐，我終於在一次匆忙裏，沒讓一個人知道，悄悄地離開了上海了。

七

我住在一座深山的寺院裏。每天起身極早，看日出，看雲海，看霞之光彩，看山瀑傾瀉，看彼山，看彼山與己山間的竹浪。很早就用晚飯，不待上燈即撲案入被，生活十分悠閑，一切塵事暫時拋開。祇有時在聽着晨鐘暮鼓，心緒略感悵惘之時，仍然不能忘情于妻子和我的糾葛。

我在那裏一共住了十個多月，健康差不多完全恢復了過來。覺得山中生活，亦甚可愛，於是索興過了暑天，直到初秋才再來上海。

那時雲子還在上海讀書。有一天，我一個子在Rio Rita划船，看見遠遠一隻遊艇裏，有一個坐着的好像是雲子。我就用力追上去，果然是她。映小姐也在內，她們一共五個人。映小姐看見我，喊：

「噢……X先生怎麼也在此地？」

「唔唔……。」

我和她們一一為禮後，即約映小姐換到我的艇子裏來坐。她坐下後，我便有意將艇子划開了些，映小姐果然輕輕的問我：

「X先生，你這一年一直在那兒的？」

我便撒一個謊，說：「在廈門教書。」

她想了想，說：「雲子好像很輕蔑你似的，說你卑陋。」

我不響，隨便和她談談別後的雜事。

從Rio Rita退出來，我約映小姐在禮拜六午後到我寓所裏來談天。

禮拜六下午三點鐘，映小姐果然來了在我書桌前坐下，活潑非常，笑着說：

「X先生這一年在廈門沒有想起雲子嗎？」

「我爲什麼要想起雲子呢？」

「但是雲子却時常紀念着你呀。」

「謝謝，祇是卑陋之我是值得她紀念的呀。」

這句話，她像聽見像沒有聽見，祇說：

「她有時又不允許我再在她面前提到你，但有時她自己偏又常常在我面前提到你。」

「她說些什麼呢？」

「她也沒有說什麼，祇是她好像十分想知道你的下落似的。」

映小姐隨說隨在我抽屜裏亂翻。在書堆裏翻到一冊「龍池一年」，她隨便的

掀開來讀書。

「X先生什麼時候在龍池山住過的嗎？」

正在收拾水瓶之我，被她這樣問時，才跑到書桌邊，看見她在翻我的山中

日記，說：

「去年呀。」

她抬起頭來看一看我說：

「在龍池住了一年嗎？你不是說在廈門的嗎？」

我笑了起來，說：

「前次告訴你我在廈門教書，你真的相信了嗎？」

這樣，她也笑了起來，又翻下去讀了一回，嚴肅地問：

「去年病得那樣兇嗎？」

我點了點頭。

「爲什麼不讓我們知道呢？雲子也不知道呀。」

「知道了又怎樣呢？」

她沒有說什麼，屋子裏沉默了下來。

臨走時，她說：

「這冊日記讓我帶回去讀讀好嗎？」

映小姐走後，我一個子剩在房裏，想到前幾天 *Miss* 雲子對我的冷淡，心中十分淒涼。又是黃昏了，一輪新月掛在遠遠天邊，我落寞地偎着窗口，看到窗外天色的灰慘，低低地唱——

第一次我看見你

春雷還不會下過地

流波的動白紙的眞

一份嬌態我懷慕你

第二次我看見你

八月初秋的好天氣

一支不可撼的矜持

不敢挨近我愈想挨近你

第三次我看見你

三月的桃花沒有你點颯

中夜的南風你的心

叫我別怕我懂懷你

第四次我看見你

盛開的牡丹才是你的容儀

但你的眼睛吐出了你的嘆息

你嘆息沒有一個人戀愛你

第五次我看見你

我們的熱五月的榴花也不够比

天地孕成了她荒唐的大奇蹟

從那時起我不能一刻沒有你

這次我再看見你

像亮月在重霧裏的迷離

雖然我還想接近你
我已經捉摸不到你

八

隔了好久，有一晚上，映小姐忽而來看我。先談若干事後，映小姐說：

「前天雲子在我處坐了半天哩。」

我說：「她近來很好吧。」

映小姐沒有作聲。長久，像非常憐惜雲子似的，她說：

「前天她在我處哭了很久呢。」

我放下鄭重的口氣：「爲了什麼呢？」

映小姐說：「我從來沒有看見她這樣悲傷過。我也從來沒有看見她如像這一次在我面前一樣的直爽過。她說她好像覺得很對不起你似的。」

我沒有回話。

映小姐又說：「她又問我，說你在我面前有沒有怨恨她過。我說沒有。她不相信。可是，不是你從來沒有在我面前說過一句對雲子怨恨的話嗎？」

「我說真的沒有啦，她無論如何不相信。我祇得對她發誓。祇是越是你沒有對她怨恨過，她便像越覺得對不起你似的。我就勸她不要這樣悲傷，壞了身子。我說你對她的感情還是很好的，她又何必無端的踐踏着自己呢？」

「那天我真給她着了慌。好不容易才將她從悲傷中拔了出來。天色已經黑了，我留她在我處用飯，她也沒肯，我祇得給她雇一輛車送她回去了。」

映小姐說後，用一隻憂愁的眼睛看看我，我也看看她。——我將頭低下了去。

映小姐臨走時，我忽而想到說：

「我那冊日記呢？」

她突然像記起了什麼，說：「呵，我忘了告訴你，那天我回去後，第二天雲子就上我處來，我還沒有看，就給她拿去了。真的，你那冊日記裏寫了些什麼呀？」

我說：「沒有什麼，祇是一些山中的日常生活吧了。」

兩個月以後，我知道了雲子出閣的日期。我寫信給她，說：

「恭喜你呀。」

她沒有回信。有一天，忽有人送了一個密封的小包來，裏面都是我從前寫給雲子的信。頂上面有她一封信，僅僅幾句話：

「你又何必說出這樣的話呢？……總之，一個人有一個人的苦處，如其你能設身處地代我想一想，你一定能够原諒我的……」

我想起那冊日記，就請映小姐早些去給我收回來。但映小姐却回信說：

「我已上雲子處去過了，但她說那冊日記給她遺失了，怎樣了呢？」

雲子結婚前一禮拜，我寫信給映小姐：

「雲子結婚你回去嗎？我本想也去吃一杯喜酒的。但後來我想，我又何必那樣刻薄？一個人呼吸在兩種力的爭鬥下，實在也是可憐的。一個人如其不能接受那一種力，她也祇能服從這一種力，因為一個人祇能在一種心情下安靜地生活下來，在一種生活下慢慢的創造她的幸福起來。我們既不能幫助人家去鼓舞起那另一種創造的生命，我們又何忍去破壞她這一種定運的生命。我希望我們都能讓雲子在她的定命中好好的生活着一個人。既不能將自己的生命懸蕩在不着邊際的天空中，也就不能在可能的現實的境遇裏艱難地建築下她的幸福和光明的基礎。我不忍困了我，再使她擾亂了她對於她自己的新生活的情緒！我知道你也是

能十分同情着雲子的。我希望自此以後，你別再在雲子面前說起我，你也永遠不要再使雲子想到我，我希望雲子的心裏從此沒有我！」

九

雲子結了婚已有四五個月了。我常常在友間談話中，聽到她婚後的情況，每在那樣的時候，我總是默默爲她祝福着，希望她能在她的新居中開始建築下她一生的愉快。昨天傍晚，天色十分陰慘。我從金神父路走出來，正要灣上霞飛路時，忽而看見她一個子從呂班路那一頭向亞爾培路那一頭走過去。我連忙將身子一側，躲入了一間小紙烟舖子裏去。我偷偷的看着她，婚後的她略爲消瘦了一些。看她走過去了，我才又從小紙烟舖子裏走出來。霞飛路上兩旁的樹枝已透上一層極鮮豔的新綠。我將身子依着一支電桿站住，向亞爾培路那一頭望去，看到她在前面孤獨地走着，遙遠，遙遠，漸漸地，漸漸地，她在淡淡的灰霧地

消失了。

我帶着一種落寞之感地向呂班路那一頭走去，那時，天空裏飄起一層輕烟似的小雨來了。

一九三三年春

世紀與義務

由安藤信正
青木助武兩氏的介紹訂于昭和七年一月二十九日在東京練原音樂館結
婚謹邀觀禮

山本達雄
井上美同啓

2

青色廣告，樹和人行，帶着爲酒座音樂戀上了的紫色夜霧，毫無理由的向後
亂奔，退出了銀座，馳下坡，迎上一片平野，轉入元村町二，穿破黑暗與亮的一
路。

在呼吸一大口時跳下車，車停在一株白樟樹下。

走進房，燈被捻亮了。

將略感倦困的身子，挨近下手的書扉，開了窗，風帶着猛烈逼走了她腦子的昏漲。

聽見在寥寂中爆裂出來的 *motor* 的發動聲音，車子想開走了，車子是一頂橋，她從重霧的那岸過來的。

3

因去年五月在東京府美術館開的帝國藝展才和白井三郎認識了的青年畫家山本達雄以後不常來她的坐談，在他結婚的那天，她和白井三郎是都被邀觀禮了。

禮堂是佈置在一間四壁有着大壁畫的廳子上的。雖然小小的一間，但就這小更寫出了和新郎趣味和諧的情調。不嫌冷落也不嫌過擠的來客數目，就正好

是七八十位。

新娘是帝國女專畢業生，去年八月築地小劇場上演狂言時，曾匆匆見過一面。一個伶俐的身子就更見精神百倍。

她和白井三郎到得很遲，婚禮沒隔一忽兒便開始舉行了，

是在十足的一種西洋風裏演出婚禮的儀式的。

接着是宴會與跳舞。

女賓佔了來客總數三分之一。因不常在外面交際的她，那時便變為一個促促的奴隸。雖然經擺着丈夫身份的白井三郎給她介紹了幾位友人和友人的太太，但，另一空氣仍然使她感到自己來這場所的失算。

「這是織田太太，那也在文部省供職的織田先生你是見過的；光代女史，織田太太的妹。」

被這樣介紹了的織田太太將眼睛從一付老光眼鏡裏，泛出一朵笑容投給了她。光代女史淺淺的一鞠躬，于是大家仍歸入自己的座位。

因一種爲日本女子所沒有的嫵淑與嬌媚而使許多年青的男賓頻頻用眼光向自己身邊射過來的她，用手不住地撫摩着她四歲孩子原田的頭。

「你就空了手從滿洲回來的——」

「可是滿洲的女子還不是遲早都我們的。」

一對低低的聲音；接着兩個粗暴的喉嚨放聲笑了起來，一個男子用手在另一個男子肩上拍了拍：「好孩子！」

想用頭別過一半仍舊退回轉來的她，將眼光釘在壁上，希望能找出一塊地方來安放她的耳朵。

曾有一次是和一位隣居出去買什麼的，在市街上遇見那隣居的一位女客：

「這是我的隣居花子女史，在滿洲的。」

「在滿洲的嗎？不要緊的，不要緊的，現在我們是一家了。」那位女客說，又轉向她隣居：「我正計算到帝國婦女協會去，要募一筆買一架飛機的份子，往滿洲去啊。」這樣那女客就匆匆的走了。

回到家，鄰居和她分別時吃驚的說：

「呆了嗎？臉變得這樣蒼白！」

一被許多女賓用着對一個陌生人施射出的一種落寞的眼光投向過來的她，便本能地記憶起了三個月以前那一次和隣居在街頭的那回事。她那時默默的守在自己的座位上，她的呼吸是沉重的，但在沉重的呼吸裏，她維持着一種從容。

「上園子裏去走一回吧，園子裏有着很好的花卉的。」白井三郎從什麼處所走了過來。於是帶着原田，她跟在丈夫的後面。

一路都是很精緻的建築，西洋風的皮，東洋風的骨節。經過了一條長廊，兩邊有太陽，原田活潑地在前面跳着。

「那個支那人生的。」

向着原田作着鬼臉在一個灣角處躲下的兩個撒野的XX孩子，這樣說時，猛看見原田母親回過頭來，又拍拉搭的一聲全溜跑了。

正想到這兒時，房東太太給她送了報紙進來。

4

房東太太坐到她喜歡坐的那張小几凳上。

沒有丈夫也沒有子女的那房東太太，她的慈和引起旁人對她更度的憐憫。

「是在旅順一役陣亡的哩，」這樣說時，想到自己兒子的天亡的房東太太，老淚撲落地掉下來了。

八年前，這老女人會和還是一個少年的白井三郎在福崗做過八個月的隣居，當白井三郎到了東京覓取房子的時候，無意中找到了正在待租的她的屋子，這樣白井就將她的屋子租住下來了。

這老女人的慈和，沒有一個人對於她的嚙嚙表示一種厭惡。她看着能子在脫下她的衣飾，說：

「白井先生沒有一起打回嗎？」

「臨走時候，說誰有電話來，有事又上文部省去了。」

「是嗎，口口方面發動了呀。」

「你說，——」

「我說口口方面也發動了呀，昨天夜裏動的。」

「你的意思是說，能子想了想；口口方面也發生了戰事嗎？不是說已經承認了所有的條件了嗎？」

「但是支那又首先發動了呀，這兒的報紙都說支那人狡滑哪。」

「你聽誰說的呢？」

「你沒有看今天的報嗎？祇是剛才的號外更詳細的，今天外部省在什麼席上也有報告，說是支那毫無誠意哪。這兒的人們對於『你們』支那人，仇視得發狂了哪。」

房東太太在『你們』兩字上加重了力道，這力道像鐵一樣的重沉落到她的心底裏。

房東太太站了起來，用一個母親的眼光看着她：「今天准呆了，要一些沸水嗎？」

「有水呢。」

屋子裏漂上一層慘淡的雲。

「要是每個支那人像你這樣便好了，」房東太太在低微的喃喃裏走出去了。

她用憫恤的眼光看着房東太太的後影。她忽而叫住了房東太太。

房東太太回過身來。但她立刻感到一種空洞，一種滅亡的悲哀。她看了看房東太太，於是說：

「請將門帶上了吧。」

門悄悄的讓房東太太帶上了。她嘆息了一下，懶懶的拆開那中國寄來的報紙。

II

1

在一個刮大黃沙的黃昏裏從承春戲院走回來的她，在哥房裏喝水。

「片子好嗎？」哥問。

「是說一個德國女子在巴黎和一個法國男子戀愛的事的。大戰爆發了，歐洲一切都在狂暴的震張裏。有一天，那個德國女子上法國男子的家去，告訴他說她

要回德國去了。法國男子留不下她，送她到門口時，德國女子伸出臂膀來和他握了握手，說「祝福你和你的國家好，再會吧。」法國男子哭了起來，帶着眼淚問，「在什麼地方能再會呢？」德國女子很愉快的說：「在戰場上啊！」這樣，頭都沒回一回，打一個灣便不見了。」

「那是一個很可佩服的女子哪。」

「是哪——」

佇立在窗口看着窗外灰灰的天的哥妹兩人，爲着那個德國女子的英勇神往着。

「能式君在嗎？」

「誰哪」。她飛到了樓梯邊，看見在樓梯下那個熟識的陰影：「啊，請上來吧。」

這樣，在她哥房裏現出了一個日本青年。

「這是妹，能子」，哥的介紹。

那晚，連母親和弟，她們都在哥房裏吃了晚飯。

在她印象裏佔着牢不可破的對於日本人的憎惡的觀念，在那晚，完全消滅了，一種爲日本人所特有誠懇與率直，使和他們做朋友的容易對他們吐出一縷親暱的線索。

這日本青年是她哥的一個朋友介紹給她哥的，她哥是一個醫生，跟他補習日文。

他每禮拜來三次，這樣，不知不覺中彷彿成了她們家庭中的一員。

還沒滿十個月，哥的日文已經學得够像樣。與她哥的日文化程度同時進步的是她和那個青年的情感。

在一個春天，她和那個青年訂婚了。

那個日本青年叫白井三郎。

爲了這事的憂鬱，母親病過一次。

母親是反對這件婚事的，雖然母親也愛白井三郎的老實。

一次聽見一隻老鳥的哀啼，母親說：

「小的一個一個養大了，便全祇管自己的飛了。」

她看見母親的眼角上掛下了明亮的眼淚，她猛的哭起來了，她是愛她的母親的。

父親在好幾年前去世後，她成爲母親的第二生命。那時，她像一個孩子般用手在母親蒼老的臉上撫摩過，低低的說：「我不會離開母親遠去的。」

「要是真的帶你回國的話，你是沒有理由可以拒絕的，但他遲早總得回國的哪。」母親悵悵地。

這樣，母親病下來了。

訂婚那一天晚上，她不明白什麼緣故在房裏有勁的哭了起來。

「孩子，母親明白你。」母親將粗糙的手揩去了她臉上的淚痕。

白井三郎在關東X X部裏供職，結婚後，他們就一直在奉天住下。一九二九年冬天，因為他故，辭了關東X X部的事，預備搬回東京去。同時，在文部省的一個親戚，已經為他在那兒找下一個位置。

但因在他們離開奉天回東京的前一個月，能式患了腦貧血急症而突然去世了的事，使他們不能不又將行期延擱下來。在非常的陰慘與孤零裏，完結了能式的喪事後，她和母親商量的結果，母親和弟決計搬到上海去，因為她的叔在上海。她送母親和弟到大連。在大連的旅館裏，晚上，母親和她都黯然地說不出一

句話。

約摸夜裏三點鐘先景，聽見母親嘆息。

「媽也醒的嗎？」

「不懂怎樣老睡不着。」

「好好睡一會兒吧，船上是很辛苦的哪。」

母親沒有回答，像是睡去了。

過了半點鐘，聽見女兒在翻身，母親低低的喊：

「能子。」

「唔——」

「你也沒有睡着嗎。」

「唔——」

母親在想着什麼。

「你到了東京總得自己小心，那裏沒有你的母親，沒有你的兄弟，也沒有你的祖國了哪。」

「媽放心好了，我一切會得保重的。」

「你哥當時原因原田的父親人好，我也爲他的老實，你自己又情願，所以我不忍堅持反對。但是你知道，你父親是頂愛你的。」

母親在絮語裏，不時夾着陰沉的嘆息。

她披了衣服起來。

「喝一些水吧。」

她坐在母親的牀沿上，捧着杯，看着母親的額紋，她眼淚落在母親花白的頭髮上。

第二天下午四點鐘，長春丸開了。船的影子一點一點的模糊起來，她打了一個電報給上海的叔，才又給南滿車裝回奉天去。

在車子裏，她看見自己是一隻迷離了。

過後沒幾天，她帶着孩子和白井三郎一起到了東京。這樣一直到現在，她在

東京已經住了兩年。

自從到了東京後，她便開始感覺到有一種無從捉摸的膜，好像永遠在包着她。在公共會所裏，電車裏，或在小巷裏走過時，一許多可怕的眼睛在她身上釘牢着。東京和奉天彷彿是落在兩個季候不同的地球上的。

「那個滿洲帶回來的。」

她時常在什麼角角裏發現有這樣低低的聲音在流動着。房東太太是頂慈祥的，丈夫是頂愛她的，但她無從對她們說起這種事。

一九三一年九月，滿洲南部的軍事行動突然的發動了，全XX的空氣落在一種軍國潮的瘋狂裏。每一家報紙上，俱樂部裏，宴會上，公共集會所裏，私人的閑談裏，關於滿洲軍事的進展，是頂興奮的題目和中心。一些老太太們也不再熱

心去談那些不相干的家事了，她們都稱頌關東軍的勇敢和給日本的光榮。她們都說：

「滿洲是應該歸給XX的。」

——你希望你的國家做世界上的主人嗎？祇有得到滿洲，才能達到你這偉大的希望。——

在什麼一本XX教科書上，她曾看見有着這樣的句子。

白井三郎每次回家時，一許多關於滿洲軍事勝利的消息，是他帶回來頂大的珍寶。房東太太看見白井回來了，便老躡手躡腳的跟進房。有時，見白井剛跨進門，她已經衝了出來：

「怎樣了呀。」

「又克復了口口了哪。」

這樣，他們歡快地慶賀着帝國的光榮。

了。

「滿州的福氣，滿州歸給了××是不會吃虧的。」這是房東太太的結論。

爲了房東太太的年老與慈祥，她聽到這樣的話時，總是默默的低着頭走開

有一天，她正在讀着中國寄來的報紙，白井回家了，他照例又說一許多。

「但是正義是我們的！」她冷冷的說。

「正義是你們的？」白井漲紅了臉。

「人類之正義！」

中國寄來的那報紙上的社評題目刻着這樣五個大字。

「你看」，她遞給他。

還沒看到一半，猛的一聲被撕毀了的報紙便狼狽地葬落到地上，像以全生命的力量去征服他的仇人似的，白井趕上一步重重的踏躋那毫無抵抗的報紙。

這樣，她們之間築下了顯明的戰壘。

想到這兒時，她又黯然的嘆息着，當天的報紙從她手頭落下，她懶懶的倒在席子上。

2

她忽而想起好幾天前弟來的信，於是默默的拿出了紙筆：

弟：

一月十三日寄來的信早已收到了。母親身體好了一些嗎？請你代我告訴她，說我永遠在想念着她，並且爲她祝福着。我在這兒一切都很好，很快活，孩子也長得够像樣了，叫她別成天的掛念着我。這兒一切人對我全是很

親暱的。

報上都說上海有了戰事了，不知道你們住的地方要緊不要緊。母親希望我能回國來看看她嗎？我身子雖然在這兒，但是我的靈魂沒有一天不是飛繞在你們的身邊的。好吧，我想我遲早總可有一個時候讓我回來看看你們的吧。

你好嗎？你不是這學期要在初中畢業了嗎？你應該好好的讀書，好好的做人，好好的幫助你的國家。你年紀還輕，有一許多是你現在所不能瞭解的。姊不想再說什麼了，總之，你該該知道，有一許多人在期待着你們這些純潔的青年哪！

III

管子

一月二十九日燈下

1

一個星期日的下午，孩子和母親平分了屋子裏的靜穆。

孩子是一個很可愛的孩子，不像普通一個××孩子的臉一般的褻褻。長着一雙大眼睛，活溜活溜，全像母親，帶着一點從父親血份裏遺傳下來的武士道精神，加上幾分中國式的溫柔，就够叫人稱讚，母親的寂寞大部分是給孩子趕走了的。

「還有水餅嗎？」

孩子跪在食品廚前。

「沒有了啊，回頭叫爸和你再帶一些回來吧。」

孩子於是玩起竹馬，滿地是他愉快的世界。

「給我講個故事吧，媽。」

孩子放下竹馬，揪着親母的腰。

母親正在做着一些針線，這樣，放下針子，帶着孩子坐到窗口邊。

母親說：「講個什麼呢？」

孩子瞧着母親的眼睛，想在母親的眼睛裏找出一個題目。

「從前有兩個國王，」母親說：「分住在兩個園子裏。老國王住的是西面的一個海棠園，小國王住的是東面一個櫻花園。老國王爲人很慈和，以前小國王有什麼困難時，老國王常常很熱誠的幫助他。小國王園子裏有許多東西都是海棠園裏搬來的，書是老國王給他的，一許多規矩禮貌也是從老國王那裏學來的。」

「海棠園裏東牆邊有好幾株大古樹，樹的枝葉都伸長在海棠園的牆園外，有一年，小國王家裏沒有木頭用，便叫了一許多人用梯架在海棠園的牆園上，將那些很結實的樹枝截了去。樹原是老國王園子裏的，老國王自然應該出來講話，但小國王爲人很強蠻，不講理。老國王因爲小國王年紀小，這樣，在什麼地方總讓小國王一些。」

「那知道小國王這人愈來愈利害了。他因為老國王年紀老了，便常常帶領一些人去欺侮老國王。後來，有一年，小國王忽而派人去和那老國王說，說小國王家裏人太多了，櫻花園不够住，說老國王非得將海棠園裏東邊的一個角分給他不可。其實，老國王家裏的人比小國王家裏的人更多，更不够住。老國王自然不答應，於是小國王就帶了不少人向海棠園裏打過來了。」

孩子聽得出神：「後來呢？」

「後來」，母親戰慄着說，「老國王到頭讓東頭的一隻角角給小國王奪去了啊，因為老國王園裏的人不齊心，打不過小國王園裏的人哪。」

「沒有人來幫老國王嗎？」

「誰來幫助老國王呢？因為大家都不願結怨于兇狠的小國王哪。」

「那小國王利害嗎？這樣的蠻不講理嗎？」孩子瞧着母親的嘴，想「想，忽而，跳下母親的膝蓋，捏着他的竹馬：「我去幫老國王，我去幫老國王。」

母親吃驚的說：「那是個故事啊。」

這樣孩子似信不信的又給母親拉着坐了下來。母親用手將他的頭納在自己的懷裏。她以從來沒有那樣親暱的感情吻着她的孩子。

2

「原田！原田！」

正在那時，門口忽而傳來了一片尖銳的聲音。

隣家的孩子在喊他，於是原田便像一隻鬼子般的滑出了母親的手，溜出了房，母親追到門口時，看見原田和三四個隣家的孩子正在一起大家牽搭着肩，用流星似的眼睛瞧着她。

「我們去學操，學了操去打死支那人！」四五孩子大家一起齊聲喊。

這樣，原田很天真美麗的向母親笑了笑了，也排在隊裏，跟着一起向前走，上那廣場上去了。

她默默的看著那一羣孩子的後影，感到一陣幻滅，帶着一股寒冷走回到了自己的房裏。

IV

羣衆愈集愈多，要不是警察的賣力，交通在每分鐘裏都得斷絕下來的。

一條街面上給擾亂與怒憤散遍了。

「打殺他！」

「殺滅那惡劣的人！」

「XX人是強蠻的？XX人是強蠻的，殺死他，侮辱了大XX的傢伙！」

羣衆的震張在空中旋轉着。

一個中國青年臉上流着血，衣服全給抓爛了，靠着牆壁站着，默默的看着地，在短促的呼吸裏，他受下不可忍的嚴辱。

據說，那個中國青年是因一些什麼事和一個X苦力爭了起來的，但那時，他是全X人的仇敵了，因為每個X人都想吃下他。

拳頭和石子不斷的飛過來。

又是，一塊石子流星似的中在他的左眼下，一流新的血注下來了。但是X人是沒有看見這些的。

經過了長久的擾亂，靠了警察的保護，好容易將那個中國青年才送上男處去了，但無數的X羣衆仍然跟在後面，像一匹貓永遠不甘心放跑一隻耗子一樣。

「殺死他！」

「殺死支那人！」

「……………」

擾亂與憤狂，從這頭向那頭移去，移去！

家。

2

在晚上，孩子熟睡着。

均勻的呼吸說出了人類的天真與純潔，靜恬寫下母親的拳愛與真情，燈光從遠遠的照出孩子睡態的美麗；孩子睡着像一匹小羔羊伏在山坡上。

她坐在席子上，不了一個呵欠，怕驚破孩子的夢。也不吐一個嘆息，唱出自己生命的累垂，屋子裏一切都是靜靜的，在靜靜裏聽自己心頭的一片殺喊。

三個鐘頭來，她是一直這樣默默的坐在那裏的。她像是為一些毒箭中傷了，在那時，傷毒便兇險地腫漲了起來。

許多槍刀飛過來，許多槍刀又還過去，在一次最劇烈的火線下的一條虫子，是她的心情。

丈夫是愛她的。六七年來的融和，在她生命上刻下不可磨滅的光輝的記憶。「還有什麼可以消滅我們間的愛嗎？」丈夫曾有一次這樣談：「世上是沒有那種力了。」

但現在，她們間却築下了一種戰壘的嚴重的冷酷的防禦。雖然她相信，丈夫還是愛她的，但，縱然還在愛着她的丈夫，似乎將他自己對於他妻子的愛，又給另外一種力量劫奪了去。被那某一種力量克服了去時的丈夫，祇是像受着一種最高命令在戰線上嘶跑着的一員一樣，她要想將她的丈夫，再從那最高之力裏奪回來，在屢次的努力裏，他全失敗了。

這一種最高的力量，毀滅了一切人類的愛；而在這世紀這年頭，這一種最高之力又似乎流染在每一處和每一個人的血管裏。她當時再一眼回瞥到在酣睡裏的

孩子，孩子的柔弱似乎更顯出一種他也將為那某種力量所吞滅的預感。

種種新的思索和舊的記憶一起湧上了她的心。孩子，那是從她自己的血份裏分出來的另一個新的靈魂與生命。在那小生物的長熟上，寫着她生活之意義與自己的存在；那個小生物，是她前半生和後半生之間的一個鈕扣。但她祇一記憶起當天下午的一景，突然，她又感覺到，孩子像已變成一匹還沒有睡醒的野獸，也是可怕的。這樣，她打了一個寒慄，她在飄忽裏聽到一個聲音：

——你不能將一個仇人的血種帶回你的祖國，你也不能將你自己的血份來為你的祖國多樹下一個仇人！——

也正如一切人一樣，她沒有力量抵抗這一個襲擊。這世紀，人間一切似乎都支配在這一種力量裏，祇有不違反這個力量，才可以得到生存。那時，她是嵌在一座磨裏的一粒碎米子，因聽到那個飄忽的聲音，她下意識地走近孩子的牀，忽

而一種辛酸，將她的眼淚溼落到了孩子的臉上。孩子翻一個身，在他無知的眼睛裏，射出一大聖潔的靈光。她本能地唱出了懷着強烈的母愛的催眠之歌，讓自己的呼吸和孩子的呼吸，合成一種悽涼的震動。

在深夜，她忽而看見孩子從床上爬了起來，大了，大了，面盆那樣大，缸那樣大，屋子那樣大，天那樣大……一個，兩個，三個，十個，二十個，無數個……撲過來了，撲過來了，他向她索取自己的生命……丈夫突然的出現在面前，睜着了眼睛，紅的眼睛，射着一道熱火，拿着刀，一隻巨手，來了，來了，撲過來了，她向後狂奔，牠狂喊了起來……

丈夫用手撫摩着她，用催眠的口吻伊囁着。

她落在一陣冷汗裏驚醒了過來。但她仍然裝着像睡得很好的樣子，不讓自己透出一大氣喘的呼吸，她祇覺得自己的身子在空中顫震得利害。

因口口戰事的激烈，X X的青年全狂醉在軍部的煽動裏。

東京帝國口口協會發起的帝國青年特勇隊，預備開往口口助戰的，不到三天，來報名的就超出了五百名的額子了。

在帝國青年特勇隊預備開發的前一天，白井才將他自己也已經加入了這一隊的事和他妻講了。

「這是我們必須擔負下來的責任，」白井說。

聽着白井這樣說時的她，驚惶着。

「國家的光輝與威嚴全挑在我們的肩子上。我們不能眼見帝國軍隊在口口的不進展。一個男子祇有在國家不需要他時，他才是他母親的，或者妻子的。」

如鐵一般堅強，白井非愛情所能攔禁的了，他囑咐她一許多家事，看到原

田，白井以非常興奮的神色撫摩着他的頭：

「你將來願意爲你的國家犧牲嗎？去打倒一切你國家的仇敵嗎？」

孩子抱着父親的頸，一個慷慨的首肯。

近下午三點鐘，帝國口協會對帝國青年特勇隊舉行一個送別宴，白井以頂挺括的精神，帶着原田一起赴會去了。

她張在窗口，看着父親和孩子在樹影裏走過那頂小橋，又在渺茫裏消失了，她感到一種特殊的空洞與刺激。她對於一切像皆絕望。她將爲一團的漆黑吞沒了。她好像自己是世上頂無希望的一條小虫，她是一個孤島裏的流落者。她記到六七年前白井的年青，他又看到今天一身包在軍服裏的勇士，忽而，她看見她像是全地球上的人類的仇人一樣，她自己的同伴却在另一個行星上。白井，帶了原田，不對她打一個招呼就赴會去了。白井和原田，他們是同生存在一個氣候下

的，她自己又爲另一個氣候下呼吸着的生物。白井，對於任何一個支那人，正如對於她一樣，是沒有一絲宿怨的。但是，他要開發到口去，他要去征服他的敵人，他相信這是他的義務，凡一切愛情和這樣一種義務衝突了的時候，在白井，他便毅然地判決愛情的失敗。白井所給予她這刺戟，像一個工匠用螺旋釘擡進一塊木板般的一樣深刻的。

這刺戟，又如一流洪水的泛濫。她沒有力量來防禦這泛濫。也無法能提起自己的身子向別處躲。她眼見他自己將立刻變成一個浮屍；洪水在無拘束的放肆裏在人頭上蕩過。她記到祖國寄的報紙，上面載着，幾十萬住在關北的中國的良善的人民在被XX飛機的投彈與轟襲下，喪失了他們的家室，幾十萬的良善的中國人，他們的財產與生命，便全在XX的猛烈狂暴的炮火下毀滅了！無數年青的中國女子，受到日本兵士的野蠻慘酷的淫辱。這一些中國人，良善的中國人，正如世界上其他一切人民一樣，他們是沒有罪惡的，無理由應試受到這種慘遇的。他

們，對於日本人民，正如對於任何人類一樣，是沒有仇怨的。但是，他們不能保持他們的安全，不能連續他們的生命。他們看不到人類的公道。他們對於和平的信心，正如一切人類對於和平的信心一樣，是在帝國××的軍閥的蹂躪下毀壞了，帝國的××毀滅了一切人類的公道和人性的創造。××像一個喝了酒的醉漢，一條中了瘋的瘋狗，在正義與和平之頭上不規則的跳舞着。她！她想到在大海的另一頭的那一些親愛的同伴；她，她想到在大海的另一頭爲了她自己的女兒成天掛念着母親；她更想到她自己對丈夫的愛的貞堅，如白石的貞堅；對孩子，生命的愛護，比看待她自己的生命還寶重的看待。但是，她對於一切人的愛和忠心，在那時，不能到一個平衡，不能得到一個和暖，她失去了一種最終的意義。她的光明被風暴熄滅了，她的期待收到冷酷的回答。她本能地流下一道熱淚，但這熱淚不能減輕她心頭的沉重，不能打開她呼吸的竅息，不能消滅她對於自己生命的恐懼，正如不能洗去人類的狂慾和因這狂慾而引起一切不幸的爭鬥和不祥的

結果一樣。

世界是無可挽救的。和平如像一根着火的小小火柴，在雪地上莫能存在。所有她週遭的人，似乎都不能理解她；不，毋寧說，她們都不欲來理解她。她們對她躲避着，同時也仇視着。——一種傳統的仇恨。

她在漆黑的一團裏摸索着。她的靈魂在無邊際的空中亂闖着，她像是想得到一個力量，想抓住一件東西。她又如落在兩種力量的交戰裏，她需要有一個出路，一個奔投。她想到無數條路，但她常常又退了回來。她不能擺脫人類最高的一種愛的力量。

丈夫的輪廓又隱現上了她的腦膜。她看到一陣在火線下活動着的野獸，握着他們的槍，他們的手榴彈，突然，她的丈夫，猛的一刀在一個中國兵士的腦後斬過去：——

丈夫明天出發了。丈夫不是剛纔問他的孩子能爲國家犧牲殺滅國家的敵人的嗎？孩子不是像一十分懂事的成人青年，儼然很慷慨的首肯的嗎？

她忽而把握到一個意識。她想到一次從她哥那裏。所得到的知識於是她悄悄的走出去了。

那晚，悽慘罩籠了他們的屋子。

她帶着不可蘇解的悲哀，以頂灼烈的眼睛看過她的丈夫，又狂暴的吻着他的兒子。

孩子活潑地跳來跳去，從母親的膝蓋上跳到父親的身邊。孩子是天真的哪，良善的哪，沒有罪惡的哪。孩子的良善正如一切人類本性的良善一樣的哪！但她忽而爲另一種恐怖所畏脅，不可自禁的哭了起來了。她希望有一個人來拯救她，

她希望她的丈夫能理解她，她希望人類是平和可愛的，她恐怕世界的悲慘。她看着丈夫，丈夫彷彿是她當時唯一能解救她的義士，她應該告訴他，她應該說出怎樣將臨的一件可怕的事情。呵，她不敢想像，不敢思索，不敢再逼視她的丈夫和孩子，她全身起一陣痙攣，她咬了一咬嘴唇，她決心了，她決心讓死亡吞吃了她。她的心沉下去了，她沉下了她的心，看了壁上掛着的自亡的母親的照片一眼。

丈夫對於妻的失常是同情的，丈夫以自己一種責任來安慰她。但是丈夫在那時，對於她，彷彿沒有恩，也沒有怨，她覺得丈夫也是良善的。她對丈夫忽而無理由的吐出一種浮泛的感情，彷彿丈夫和她像是陌生的，祇是大家在了一條路上走着而已！

在深夜，丈夫和孩子將開始安息時，她如失去了一切知覺。

一切將宣告滅亡了，地球與人類同時滅亡了。

她有許多話想吐出來，她有許多事想知道，許多問題想得到解答。她有無數的「為什麼」生長在心頭。她像一個頂愚蠢的孩子，對於一切事像都是疑惑猜不瞭解的。那時她看到丈夫和孩子都靜靜的睡去了，她忽而幾乎禁不住要驚喊起來。但倒頭，她沒有吐出一個驚慌的字眼，她也沒有吐出一個遙長的嘆息，她祇在一種昏沉裏漸漸睡去了，——她帶着兩流熱淚悄悄的完結了她的一生了！

2

這驚人的慘死案在第二天正午時份被發覺了。

於是，偵察長，檢醫官，通信訪員，攝影記者全以頂迅速的速率奔集了來。孩子，父親，母親，全是那樣良善的躺在房裏，臉上泛着一層灰色。調查所得，父親和孩子昨天下午會一起出去赴宴過的，但據檢醫官診斷結果，毒質像是昨天晚上時份含在什麼流質裏誤吞下去的，昨天晚上他們用了些什麼食料呢？檢醫

官一時無從斷定中的是那一種毒，但好似是一種緩性的毒質似的。對於這全家的慘死，大家都感到一種憫怛。但那時，檢警官忽而在女屍的衣袋裏無意的檢到了一張字條，這樣寫：

我們三個人就這樣輕輕的結束了我們的生命了。但是我相信，我們生來都是良善的，都是沒有罪惡的。我們對於生命，正如一切人對於他們的生命一樣，都是有生存的信心的。我們都願意得到一種公道仁愛的生活，我們都願意在這一種公道仁愛的生活裏能努力爲那人類的幸福努力着的無數的文明動物裏的良善的一分子。

但是我們現在不幸就這樣悲慘地結束了我們的生命了。我相信，當××人民，知道了這一個支那女子爲這一慘死案的主犯時，你們對於我，也許會覺得吃驚的憤恨的吧；但我想，一切××人民對於我的毀譽感情是不必要的，因爲，我已經無憾感的了腳。

雖然我一方面懷有一種公平的望想，但是一方面又無力拒絕現實的壓迫。帝國X X的武力夢破壞了人類的正義，現在連我最親近的丈夫也親身的轉入這一個狂暴的漩渦了。中國的報紙告訴我X X在中國的土地上給中國及其人民的蹂躪，我，一個中國人民，無法再使我容忍，親眼讓自己的敵人去侮辱自己的國家。一切我們目下所企圖的乃是人類的和平與公道。中國為擁護人類的和平與公道，不惜巨大的犧牲，我極榮幸能得到一種權利去盡我幫助我國家為人類的和平與公道而奮鬥的義務。自然，就個人講，我同時是我的一個敵人的妻子，我的一個敵人的母親，我對於他們，都保持一種愛，一種妻和母親的義務。爲了對我丈夫和孩子的愛，我放棄了我自己的生命了，但我更爲了我對我的國家的愛，我犧牲了我自己，我的丈夫，和我的孩子了。

檢警官偵察長和通信訪員等都吃驚地讀着這紙條，大家臉上泛着一流恐惶的
神色。三個屍身安份地躺着，屋子內外都是靜悄悄的——

一九三二年春上海。

原記

文如恩剛跨進門，屋子裏的人都喊了起來：

「文先生回來了。」

沈福原正坐在賬房間裏抽水烟袋，一聽見這聲音，立即站了起來，從門帘上那塊小玻璃地方望出去，果然看見文如恩提着一個衣包和一把傘，一邊和許多人點頭招呼，一邊匆匆的向賬房間走來。沈福原一看見了文如恩，總算幾天來壓在心上的那一塊石頭，輕輕地落下去了。他想：

「倒底有十六年的歷史了，我說那能出得什麼亂子？」

待文如恩走近了，沈福原將門窗一掀，像是迎出去的樣子，說：

「如恩，辛苦了。」

文如恩是十六動身的。照往年的例子，在第六天上，他便回城了。來去路上兩天，在鄉下四天。但這次一直等到昨天念五，還不見文如恩回來。沈福原心上少不得要疑三惑四起來。他有時忽而耳朵特別的尖，聽見外面屋子裏，像有許多人在低低的說話。他想他們准是說的文如恩的事情。他認定其餘的人心裏全有歉，祇就瞞了他自己。但他又一轉念，這樣老實忠誠的文如恩，爲他所信任了十六年的文如恩，難道也能變了心不成？不，他無論如何不相信，他無論如何不敢在這一個方向上面想像上去。可是昨晚九十點鐘光景，另一個消息又使他整整的一夜沒有好睡。有一隻從東鄉回城的牧賬航船，在張石橋地方被盜匪搶劫了。今天一早起來，沈福原便上各處去打聽，也沒有打聽出一個眉目。他不知道文如恩在外面究竟是生死安危，他不知道究竟莊上放在外面的款子能否平平安安的收得回來。正在那樣抽着水烟袋解悶的當口，却聽說文如恩回來了，心中自然不免要

爽朗一大段了。

原記莊上有六個收賬員，東西北四鄉，每鄉一個，餘外兩個，則管城裏的一部。文如恩是專管東鄉這一路的。東鄉一路，是X縣一縣裏頂富庶的地方，也就是原記莊放款放得頂多的一段。米店，布店，洋廣雜貨店，以及春李裏的繭行等等，東鄉一帶大一點的行號，十家有八九家是和原記莊有來往的。目下原記莊整在外面的款子，一共有八萬多，而東鄉這一路，便佔了三萬五千左右。因為這一路的出進特別大，所以沈福原除了文如恩以外，從來不肯用別人，文如恩又老練，又穩重，而且和氣圓轉，這十六年來，他沒有出過一次亂子。

文如恩將衣包在賬台上放了下來，他有許多話急於要告訴沈福原。他那時心上的着急，委實比沈福原還利害。他在原記莊上吃了二十七年飯，當了十六年收賬員，沒有一次像這次使他心上這樣不通快過。這二十七年的光陰，原記莊在文如恩的心眼裏，就簡直等於了他自己的生命家室。那兒聽說毛四萬塊錢的債，

連一萬塊都沒有收齊的？今年東鄉一帶三萬五六千，還算少。往年差不多總有毛五萬。祇要是文如恩出去收的，至少至少也得個八成，可是今年連三成都不到，他在老板面前怎好交代得過去？

「三成還不到？」

沈福原這麼又像責問又像自語似的說了一句。他沒有料到會差得這樣大，這樣驚人。他好像一頭冷水，一直澆到了腳底。照文如恩的手段，在他的算盤上，打了一個「三萬」的數目，但是「一萬還沒有收齊！」這短少的二萬，該向那兒去挖補？

沈福原問：「怡大呢？」

「壞就壞在這一家。兩萬項下祇拿出三千五。他們說他們的錢也是散到四鄉八方去了，散出去的收不回。他們說今年春上利源滿行一倒，足足倒了他們六千，雖然我們鎮上是有名的金鎮，可畢竟是一個小鎮，小小一戶莊號上，那經得

吃上六千這樣數目的一筆倒賬？洋廣各業，業業都在鬧窮，有時一天做不到一兩塊錢生意。譬如說現在年底了，照往年的情形，目下正是市面頂旺的一季，南貨店，綢緞店，洋貨店，有時可以做到幾百塊錢一天。可是近年來，市面一天蕭條一天，每家都是冷清清的，每個老板都在有苦無處伸訴，他們說他們也是雇了許多收賬先生到四鄉八野去催，可是大家是乾的油渣，逼也逼不出來。」

正當他們這樣低低談着的時候，賬房間裏另外又走進了一個人，那是原記莊的賬房王茂松。沈福原一眼看見，便問：

「說得怎樣了？」

王茂松在賬台前面的椅子上坐了下來：

「總算少了零數，一共二千，明天現交。」

沈福原聽了沒有說什麼，他祇輕輕嘆了一口氣，覺得做人太難。

二

前幾天，余彬如寫了一封信來，當晚請沈福原在翰林第吃晚飯。沈福原心想有什麼事，原來余彬如要找我商量款子。余彬如一過新年，在二月初三，給他第四個兒子娶媳婦，所以想在原記莊上調劃二千五百塊錢。沈福原一聽余彬如要向原記莊借款子，心上本就不對了胃，又聽余彬如說，還得在年內要，這一下就更使沈福原打上一個冷噤。這半個月內正是他的生死關頭，不知道過得過不得去，那裏還能抽得出這筋力來管閑事？可是余彬如，就這「余彬如」三個字也得在沈福原心上感到一份份量。他是×縣第一名的紳士。他的祖父是翰林，他自己也是清朝末年的一个舉人。他家本有的是一份好家私。他家那大宅子在城裏是數一數二的。門口有石馬石獅，「翰林第」三個金字，使你一跨進大門便看得眩眼。無奈近幾年來，他家也全成了一個「空牆門」。大兒子余續威，從前在北京政府

時代，也做得一個三四流的小京官。可是後來時代變了，近年來，我們常見到余續威拿一根旱煙管在鳳陽樓雅座裏喝早茶，他在家裏已經足足的守了四年，現在好像也有「終老此身，不作他想」之概。余彬如第二個兒子余續慶，本來在上海他岳父開的一家紗廠裏做事。他岳父那家紗廠，營業一年不如一年，因為受不了日本紗廠的壓迫，終於倒閉了。現在余續慶也攔在家裏，一籌莫展。加之近年來余彬如合那許多人在暗底裏做一些生意，或者黃豆，或者毛竹，但每年總是盈少虧多。這樣一來，就使余彬如小時候所有的那份好日子，現在全溜逃了。

余彬如的家資雖然一年一年的空虛了起來，可是他在當地畢竟是望族世家，人又能幹，仍然是紳士界的領袖。沈福原雖然心中暗暗叫苦，面子上却不能不敷衍：

「可以可以，你余先生祇消一句話，小號裏沒有不可商量的。」

那晚沈福原走出了翰林第回到了莊上，和王茂松說起了這事，王茂松說：

「現在我們那兒還劃得出兩三千道筆數目去應酬？」

但是王茂松這句話剛說出了口，心上便懊悔起來。他也知道東家的難處，現在做人真不容易，要四方八面都招呼得週到。看看是一家小小的錢莊，簡直比做一個財政廳長還難應付。

沈福原說：「這數目倒也並不是我們一定吃不下，祇是要能過了年那就好
了。」

「那我們便和他商量，一准過了年再說好了。」

「余彬如說男家的財禮就得在年內送過去，」沈福原說；「所以非要年內移
一移不可。」

王茂松說：「其實是自己的年關過不得，借這個名目吧了。」

那天沈福原和王茂松匆匆談了一下以後，因為莊上的事情，一連忙了好幾天。今日上午余彬如來了兩次電話，沈福原都不在，一直到回到莊上來吃飯的時

候才知道。沈福原知道這事遲早都推諉不了，於是招呼王茂松下午去看余彬如一次。

王茂松說了許多好話，才算得到了余彬如的諒解，將五百零頭去消，二千整數，明天交貨。王茂松這幾年來，眼看沈福原受了許多神商的壓迫，自己也不知道東家受了多少閑氣。可是沒有辦法，吃了東家的飯，就不能不代東家打算，看東家面上，什麼委屈都得忍受下來。

三

文如恩看見王茂松來了，便站起來正式交帳。王茂松一聽見三成還不到，一時也擱起了眉頭。近來他的心境變得十分蹙狹，好像沈福原担的斤量，都落在他的肩子上一樣。他這兩天的肝氣也旺了，那些小夥計三天兩頭的挨着他罵。可是文如恩已經跟了東家二十七個年頭，他是這原記莊上年代頂老的一個人了，他這

樣心一平下來，便覺得實在怪不得文如恩。他知道，不僅是原配，就是別家莊上，也是有了星沒有了月亮，慘淡非常。而且，要不是文如恩出馬，也許連這些數目都收不到。這樣想着的王茂松，就運氣都一吐不出。

「沈朝昌呢？」沈福原走到房門口，向着外面的一問。

「已經去了半個鐘頭了。」有人這樣回答。

沈福原現在就得等沈朝昌回來，看着他的回報如何。

沈朝昌是原記錢莊的六個收帳員之一。他是沈福原族裏的一個姪子。從小沒有父母，就由沈福原照應，帶在自己的錢莊上。沈朝昌爲人倒也老實，他和許文龍兩個人是專門管城裏的一部分的。

沈朝昌現在正在雲生稻行裏。這雲生稻行是X縣裏第一家做米生意的。老板謝雲生是沈福原的表兄弟，所以雲生行裏和原記莊上的往來，特別做得深。謝雲生是X縣裏有名的田販子。用小價錢吃進來，再大價錢吐出去。平時還兼做放債

押款。他的主顧，都是各鄉的佃戶農民。每到六七月，七八月，青黃不接的時候，便大家來跟他情商。有的押田，有的押山，甚至拿其他房產紙契來押的也有。謝雲生有的是「現」，他四方八面都兜得轉，祇要對他台算，不論大小多少，他全吃得下。他有一個綽號叫「吞山海」，提起「吞山海」，沒一個人不知道。譬如六月裏借他的款子，到十一月裏還，說明連本帶利一共還多少。要是過期，他就得將臉一沉下來，押品吞沒了。

這樣不消幾年，謝雲生手裏可着實有了幾萬。謝雲生性潑辣，胆子又大，每年夏天，祇見他五十百的放出去，到冬天便是一疊一疊的收回來。可是從沒有遇到一點風險的人，今年却也給時代的不景氣拖下了困窘的漩渦。田，山，房屋等的地契，樹抽屜裏堆着的是，可是十一月過去了，儘不見有人來贖取。到十一月中旬的時候，他看看還不見有人來贖押，心上倒高興，他巴不得大家不來贖。化五十塊本的，就可以得到二三百塊錢的貨。可是真到了十一月底，還沒有

人來贖取的時候，他心中倒有些納悶起來。照往年的情形，他家早該熱鬧起來了。成批的鄉下人，在他家廳上排坐着。可是今年來了的，都是懇求他延長押期，到明年麥場上再還，偏沒有一個人拿得出現錢。他看着這些人的臉，心上一陣討厭，大丈夫做事乾脆，他有的就是這脾氣，那些鄉下人幹嗎擺起一付乞憐的面孔，像女人們的樣？他見了就不痛快。

雖然在謝雲生的家私上，也許又增加了一部分數目，可是目下他手裏却沒有多現錢，還使他漸漸感到有一些兜不過來。沈朝昌今天已經是第三次了。謝雲生是好講義氣的，所以他覺得有些對不住沈福原。但是可是他的願？在他也叫做力不應心，沒有辦法。他現在在原記莊上移挪了一萬六千七百多塊，裕大九千五百多，統一三千多，還有去年在X縣新開的上海分來的通惠銀行二千多，以及其他地方，零零碎碎，差不多要有四萬塊錢才得過年關。雖然謝雲生爲人精明幹練，可是要一時籌到三四萬活貨，談何容易！這就使一向打着如意算盤的謝雲生，近

來也四處奔走，弄得焦頭爛額。

雲生稻行本來約好沈朝昌今天下午去的。可是沈朝昌按時而去了，結果雲生稻行裏仍舊是一籌莫展。他們除了前次還了的五千之外，其餘一萬一千多，竟沒有辦法。正當沈朝昌和雲生稻行的坐台張祿四纏不清楚的時候，恰巧謝雲生本人到了，沈朝昌便丟開了張祿四，去和謝雲生直接談判了。

謝雲生這半個月來，私底下已經派了好幾個人下鄉催贖去了。那些被派下鄉的人，到每家債戶人家都這樣說：

「你們還是想想辦法，贖取去吧，否則這樣許多地沒了是很可惜的。謝先生也不忍出了這幾十塊錢便收沒你們這許多田。要是實在不能全部還，則還一部分也好。能還一部分，便不妨將押期延長到明年四月裏。」

每家債戶都被他們說得很感動，他們都感謝謝雲生的仁慈寬宏。但有什麼辦法？他們自家兒年都過不了。那裏還湊得起錢來贖押？許多老夫老妻想到沒有錢

去贖，眼看自家兒的東西就得變成別人的了，他們也祇能在陰暗的油燈下流幾道清淚。他們一年辛苦所巴望的秋收，想不到連這麼一點債都還不了！誰不說是大熟年，誰不在歡喜！可是新稻登場，二塊二一擔，他們從來沒有聽見稻價會賤到這般地步。

這半個月來謝雲生私下派人上各鄉去催贖的結果，十分不好。他積在梅鎮的稻，本來想屯到明年初夏時候再出貨的，因為那時自己手裏實在太緊，祇得在上禮拜忍痛出了一部份貨。所以當他聽了沈朝昌的話，便這麼說：

「你回去對福原叔說吧，我也實在爲難。要不是，我那肯有半文拖欠？現在我再撥三千，前後八千，算還一半，其餘我們祇能到明年端午再說了。」

謝雲生論輩分也是沈朝昌的叔叔，加之他總算再撥還了三千，沈朝昌不好意思再多說，就這樣出來了。款子說明由張祿四明天上午送到莊上來。

沈福原和王茂松兩個人愁眉不展，算來算去，好像總歸過不下去。永泰，瑞昌，瑞康，協泰祥，復生，恆興，和成，楊廣生，王永盛，利濟棧，中西旅社，大成，謀得利……這些戶口，都是還三短七。他們都說生意清淡，市面蕭條，貨色在棧房裏白白的賠了利息，有的則反而要比批進來的價格跌低了才賣得出去。許多鄉下人平時來城，拿了東西都是開摺子的，可是到年底，都還不出。平時要不肯開摺子，那生意就更清淡。門面上每天都得有每天的開消，房租，電燈，伙食，還有什麼捐之類，付出的短不了一個，可是收入的有欠沒現。這種小店生意，本來沒有什麼本錢，全靠錢莊上放出的一些款子，拿來週轉活手。這樣一來，眼看什麼都停滯了起來，貨色擱在店裏，不能算錢還債。要是關閉了吧，也沒有飯吃，要是開下去吧，就更難支持。每家都是半斤八兩，在這個年頭，一天乾涸

一天。

但乾愁不是辦法，雖年關還祇有四天，就得在這四天裏拼命將這個局面撐着不使搖動。沈福原決計這樣救一救急，他看了看錶，還祇六點十分，他和王茂松說：

「我們就在萬春樓會吧，我現在還另有一點事去。」

沈福原出了原記錢莊，一路向東，他打算去看楊葆仁。這時天色蒼茫，巷子裏括着尖銳的西北風，像快要飛雪了般，天地之間好似格外淒慘幾分。沈福原一路心事重重，低着頭走着，灣入了松花巷，在第十八號門牌前面站了下來。他敲了敲門，門開了，開門的是楊葆仁的孫女兒，便問：

「公公在家嗎？」

那女孩兒說：「公公上鹽棧裏的許師爺家裏吃壽酒去了。」

沈福原想了想，說：

「公公回來了，你告訴他說我來看過他的。我晚上十點鐘再來，叫他不要出去。」

沈福原退出了松花巷，到萬春樓去還早，心想上那兒去打個座吧，就想到高介直家離松花巷不遠。他已經兩天有沒見過高介直了，上他家坐一回兒也好，順便再探探商會裏有沒有什麼特別消息。

他一跨進縣後街高家，却見大廳上燈火輝煌，高朋滿座。他本來是無所謂而去的，看見高介直家裏有客，正想退出來的時候，却不防已給高介直一眼看見，連呼：

「原翁原翁，來得正好。」

沈福原祇得乘勢硬着頭皮走進去。高介直是當地的商會會長，又是他小時私塾裏的同窗，平時交情還算深契。那時廳上約模有着十個人，全是商會裏平時幾個說話的，還有去年上海通惠銀行分來的分行行長廖中且也在。他們今天擺了個

雙台，正是十二圍剛完，現在等着吃菊花果，預備晚上還得再連十六圍。沈福原心想：「你們這些小子倒能作樂，離年關還有三四天了，還有閒情逸致打牌。」正這樣想時，廖中且却走了過來，和沈福原寒暄：

「原翁這兩天該很忙吧。」

「沒有什麼，莊上的事這兩天已弄得差不多了。」

沈福原態度從容地這樣回答。

高介直招呼沈福原今晚就在這兒便酌，沈福原說另外還有應酬。他在高家約摸坐到七點鐘的光景，便趕到萬春樓來了。

萬春樓掌櫃的看見了沈福原，連忙站起來喊了一聲：「沈爺。」

「王先生來了沒有？」

「來了，在元號裏。」茶房回答。

沈福原走上樓梯，跨進元號，則見王茂松陸鍾林史惠生等已經來了。王茂松

說：

「我剛出來的時候，莊上接到縣政府送來的一封信，說今天晚上在縣府大禮堂開會，不知又是些什麼事？」

「什麼時候？」

「晚上八點。」

沈福原從王茂松手裏將那封信接過來一看，也看不出什麼，他說：

「讓汪先生來了，再問問他看，他們裕大大概也有的。」

到七點半光景，人都到齊了。今天是原記莊作東，請的上海方面的銀行裏派來的收帳先生，一個叫史兆龍，是匯中銀行的，一個叫滕孟宏，是信業銀行的。

原記莊和上海的銀行界往還的並不止這兩家，但因為匯中裏的大股東章克是沈福原的親翁，信業的老板蘇源保在四十年前和沈福原是同在恆復錢莊上做小徒弟的。蘇源保以前叫蘇元寶，後來混到上海去，在交易所裏做做，不知怎樣就發了

財起來，後來才改名叫源保。沈福原和他們這兩人算有一點特別關係，所以原記莊和這兩家銀行的往還也特別做得慇懃。

陪客方面則有汪裕成，陸鍾林，史惠生等，他們都是本地錢業界的人物。汪裕成就是在這城裏比原記莊後開七年的裕大莊的老板。裕大莊雖然比原記莊後開七年，可是現在算來，也有二十幾年的歷史了。他們的場面比原記還做得大，但近年來也受了時局的影響，弄得幾次都幾乎攔了淺起來。

五

據汪裕成所聽到的消息，今晚縣政府開會，好像也是審款性質，不過是什麼名義，却還不知道。裕大莊方面，已由汪裕成的大兒子汪賞卿代表出席去。官廳方面的事情，明知是吃虧的成份大，可是不能不敷衍，所以到八點十分的光景，王茂松便先退席，代表原記莊去出席縣政府召集的臨時會議去了。

王茂松走到縣政府時，已有八點二十分光景。一直等到九點鐘，到的人差不多，才宣佈開會。由縣長報告宗旨，大概是說縣教育局實在過不得年關，由縣政府出面，會同全市商界，協力維持。現在整整的一個縣教育局裏，拿不出十塊現洋。但是各處鄉下來的小學教員，現在已有三四十個，加上城裏的，每天就有一百多人在教育局裏坐索欠薪，害得教育局局長牛興已有一禮拜嚇得沒有到局辦公了。縣政府當局感到，在這年底，如其不從速解決，也許容易引起其他事變，所以決計在三天之內，籌足五千，暫時應付了這一個擾動的場面。

這次開會非常痛快，主席報告完了，立刻有人提議，共籌五千，那家担任一千，那家担任五百，像流水帳一樣的讀得十分流利。原記莊派整八百塊，裕大莊也是八百。

錢業界推汪宣卿出來說話，說了一許多苦情，說得又圓到，又懇切。後來結果，本來派整八百的，總算減去三百，變為五百。

王茂松想不到昨天在余彬如家裏好容易省下了的五百，今天仍舊孝敬了縣教育局。

王茂松回到莊上，已十點十分了。沒有一會，沈福原也回來了。王茂松將開會的情形一五一十的說給沈福原聽，沈福原明知無事不上三官殿，縣政府叫去開會，凶多吉少，所以也沒說什麼。沈福原先打了一個電話到楊葆仁家去。

「喂，老爺不在家？……我原記……唔……你葆仁嗎？我福原，……好說好說……我大概十點四十分光景來……好，好，好……」

掛上電話，沈福原坐了下來。他告訴王茂松他和匯中信業兩家談判的結果。他和史兆龍廖孟宏兩個人，是分別談判的。彼此差商下來好久，才算說定了，匯中方面解七成，信業八成。年前兩天解足，那就是說，後天念八全數劃出。

「就這樣，也得四萬出頭了。」沈福原說。四萬，四萬這數目，在上海的銀行界或錢業界裏，自然算不了一回事，可是在這內地，這種百業不振的年頭，要

一時兜得轉這樣一筆數目，實在不大容易。沈福原記得十年前，那正是原記莊頂旺的一個時代，和上海方面，每年差不多有毛三十萬出進。可是後來就一年一年的跌了下來。這幾年來，上海的銀行界對於內地的錢業不知怎樣好像不信任了起來，他們明明現金過剩，可也不情願放給內地的錢業界了。

這時王茂松把着算盤，滴滴答答的撥個不停。算來算去，好像總覺透不過氣來。他一項一項的報給沈福原聽，說：

『總不能全吊了給他們，自己莊上不剩一點兒油！』

沈福原聽了不做聲。但他那時的腦子却用頂敏捷的速率轉動着。他沉默了好久，終於說：

『欠的必須還，放的收不回，這就活將夾在中間的我們夾得沒有命。我們散在四鄉八鎮上的款子，也是從上海的銀行方面劃來的。我們祇是都市和鄉村裏的一個連絡人，我們從中活動了都市和鄉村兩者之間的血脈。鄉村裏不還給我們，

叫我們憑什麼去還給銀行？銀行方面，他們知道了期，就派人來吊回他們放給你的款子，他們顧不得你的死活，他們不問你方面收得回收不回。他們不諒解，他們不能因為我們收不回，就允許我們也不還。他們乾脆，到期收款，有一萬收一萬，有十萬收十萬，你要短了一個，他們便不相信你。到你下期再給他們做往還，他們就半理不睬。可是錢莊要是斷了銀行的路，錢莊還能開得成，還能站得住脚？所以要希望和銀行方面永遠做來往，就得顧全信用，不短少，不誤期，可是一家錢莊越要信用，便越苦。你想，我們那兒願意有一分拖欠；但是沒有辦法。心有餘，力不足，年頭是這樣，咱們也挽回不了這兇惡的景象。」

沈福原正說到這兒，壁上的那架掛鐘鏗呀鏗的連敲了十一下。沈福原將自己棉襖袋裏的那隻掛錢盒出來看了看；

「真的十一點了。」

他想到約好十點四十分去看楊葆仁的，現在不知不覺的已是十一點。好在楊

葆仁抽了鴉片，晚上是他的世界，他每天非到三四點鐘不睡，第二天也是非到下午三四點鐘不翻身，遲了一刻去沒關係。

六

「那末就一准這樣吧，拜託你了。」

沈福原一肚子委屈，他們就將事情這樣決定下來。

楊葆仁這一枝鎗已經上了二十三年的癮。他現在每個月，就這一枝鎗上，也得孝敬掉七八十塊錢。家裏可以沒有隔天的糧，但他那個泥黃煙缸中却不能沒有黑貨。但楊葆仁雖然一大半的家資就送在他這一枝鎗上，但他現在的食用，却也就全靠了他這一枝鎗才得來。他的心思特別靈，門道也特別通，別人沒有辦法的，他總得給你這一點道理來。託他事情，有一個好處，就是：什麼事他都代你做得機密，決不洩漏。就這一點好處，所以雖然明知經過他的手要多吃一點虧，

但許多人却仍然願意找他。

現在沈福原和楊葆仁商量的，也就是這一類事。楊葆仁的職業，是買空賣空，替人拉攏。沈福原眼看今年過不得去，就不得將東城的一筆產業賣出去。恰好那時剛從北京搬了回來的李太爺要買一筆產業。李太爺在北京做了二十幾年官。手中着實有些積蓄。現在年紀也老了，老住在北京也不是事，於是決計回到故鄉，享受一些晚年之樂。沈福原東城的一筆產業，是十年前原記莊頂旺的一個時候從別人手裏買進的。現在逼得沒有辦法，祇得仍舊吐出來。前次本來說得差不多了，沈福原要二萬五千，李府上祇肯出到二萬二，還相差三千，以下沒有講得成。文如恩的「三成還不到」，就此使他逼得將一塊羊肉吐出來。

李太爺有的是錢，他能現交。也就爲了這點，這筆交易才講成了下來。沈福原正是一個「眉燃之急」，貪圖一個「快」，李太爺是貪圖一個「便宜」。說實在話，沈福原東城這筆產業，即使年來市面緊，百業蕭條，但到底還值得上三萬

多。現在祇化二萬二，李太爺是精幹出身，這一筆便宜貨，自然不肯放棄。

所以，祇要沈福原這方面肯定了，李太爺那面是沒有問題的。他和楊葆仁說明明天成事。這時楊葆仁少不得要擺出他的老調，說：

「原翁，爲了你這事，我腿也給你跑爛了。在這樣恐慌的年尾，市上銀根這樣緊。那兒一時之間能够劃得到這筆數目？在你老兄面前，我說句大話，這次你老兄這筆事情，要不是我楊老四，看誰能辦得成？……」

沈福原是心裏頂亮的，說：

「你老兄說一聲吧。」

楊葆仁笑了起來，說：

「你原翁也是明白人，那兒容得小弟放口？」

他們兩個人彼此客氣了一回，到頭還是楊葆仁開了口：

「來個一成如何？我老四年來越過越窘，你老兄是知道的，今年也過不得

年，就算你老兄幫了我老四的忙好了。」

「一成！」沈福原想，你這小子心倒不辣，做了這樣省事的一筆買賣，倒想一口吞個二千二。這事據他知道楊傑仁並未費多少氣力，並且他平時口氣，一直偏着李太爺一面，從來沒有幫他沈福原想一想。現在他倒想來個「一成」他覺得楊傑仁這人心太辣，太不忠厚，太不顧朋友的生死。但他那時心上又十分清楚，他不能得罪了他。他已經套在這一個圈圈裏，他祇得說了一許多苦話，他說：

「你老兄如能體諒些，我真是見情的。」

楊傑仁見沈福原還價還得太遠，心上便老不高興。但他又不忍將這事從此來一個週折，萬一事情弄僵，則自己這一筆空中的好處也便落了空了。一千塊畢竟不是一筆小數，要不是沈福原，他能够從誰身上吃到這樣一塊肥肉。這樣想着的楊傑仁總算將心稍爲平了下來，他裝了一個泡子，說：

「原翁，吞一口吧。」

沈福原是頂恨鴉片的。他自己一身便是吃足了鴉片的苦。這時看見楊葆仁將槍口送過來，祇得說：

「仁翁自己請吧，時候不早，我也得回去了，明天再見。」

七

沈福京回到家裏。已經快到一點了。他先在書房裏坐了一會。他無理由的感到一種悵惘，感到一種孤獨，他近來心頭好像常有一種感傷在爬過。他分析不出他自己近來所有的一份感情。他像在疲倦裏，又像在奮鬥裏。他常常在回憶着過去，回憶着過去的豐滿與光榮。但過去的豐滿與光榮所給予現在的他的，不是懺悔，也不是留戀，却是一種衰老似的寂寞。他已是近六十歲的人了。他是一個遺腹子。他父親在死時，祇剩給了他母親三間破屋，還有的，便是一個懷了七個月的孕。他母親在艱難的日子中，將母子兩個人的生計維持了下來。他母親這一生

的希望就完全攔在她孩子的肩膀上。她母親幫人家縫衣服，每夜得做到兩三點鐘才上床，每一針裏都栽下一分愉快的希望。她看到孩子睡在床上，在那無知的小臉兒上，泛出一份天真的笑容。母親從他那份天真的笑容上，得到了生活下去的勇氣，得到在萬分苦痛裏的僅有的一分安慰。

沈福原在十二歲上，便由沈家的族長沈三老太爺送到恆復錢莊上做小徒弟。恆復莊已關閉了有十八九年，現在是沒有什麼人再提起了，但它是X縣裏頂早的一家錢莊。那時恆復莊的東家叫張金堂，是有名的方板老先生。什麼事都認真，為人極直爽慷慨，但規矩却十分嚴。你永遠不會在恆復莊上聽到那些司夫們一句高談闊論。沈福原初進恆復莊時，什麼雜事全得管，地是他掃的，沖茶倒臉水是他管的，販房先生以及大司夫的便壺，也是由他倒的，「規矩」吞吃了他兒童時代的活潑，但也養成了他一生耐勞吃苦的能力。

他在恆復莊上過着，因為勤儉忠實，頗得到張金堂的稱獎，便一點兒一點兒

的從下面升上來。那時候人心也厚樸，又見他自小幼孤，所以大家都肯招應他。他在恆復莊上過了十幾年，後來張金堂過輩了，由他的兒子張小堂接了手。從此，恆復莊便一年一年的倒敗了下來。那時店裏另有幾個司夫和張小堂鬧了脾氣，於是大家合着夥兒，出來另開了一家錢莊，那就是現在的「原記」。

原記莊本來是幾個人合開的。但是後來，其他幾個人，荒唐的荒唐了，死的死了，祇有沈福原守得最牢。他雖然自家兒做了老板，但他從沒有改變過他以前的生活。他還是那樣的節省，還是那樣的刻苦。所以，慢慢的慢慢的，人家倒了下去，他爬了上來，原記莊終後給他一個人盤了過來。

他為人十分忠直，對於什麼人都十分關切心熱。他說一句話，便算一句話。他無論做什麼事，都做得乾乾淨淨，週週到到，他就靠這麼一分「信用」站在X縣的錢業界裏，他的名字「沈福原」三個字，便是一個道地的金字招牌。

在四十歲到五十歲這十年之間，是他一生裏的黃金時代。他曾經在縣商會裏

做過五年會長，又是當地錢業公會的會長。當地的紳商界裏，什麼那都少不了他。那時的原記莊，簡直就是一座不朽的金庫。全縣裏稍爲有一些「底子」的人家，都是他們的存戶。誰都相信原記，存起款子來，整百整百的搬到莊上來。錢莊和銀行不同。銀行放款是要押品的，但錢莊不用，錢莊放款完全講信用。那個時候，X縣整一個縣的金融都操在沈福原手裏。那一家店號和原記沒有往來？

但那個時候，市面上的銀根，畢竟要比目下寬裕得多。每家人家，也總能謹慎慎的過得下去。地方上也還有一種昇平的氣象，每逢節氣，或者新年頭上，唱社戲，舞龍燈，十分熱鬧。到年底的時候，都下人成批的從東南西北四個城門裏擁進來，每一個人都得背着滿滿的一籃回去。他們得買一點南貨，買一點爆竹，剪一點布料，來粉飾他們一年的辛苦和另一年的開始。

那時的錢莊，可真做得。他們在貼水上，在匯兌上，很有一點好處。那時的收款也省力得多。誰不要面子？誰不願信用？收到員一到，那些店號便一杯茶送

了過來，沒有一些疑難糾葛。那時他們收還末八九成可算不費力。總是短收了些，在莊上也毫不在乎。

可是這種黃金時代必竟過去了，像十年前那種繁榮的市面，現在永遠恢復不過來了。天災人禍，相雜而來，將人民生命的力量越弄越剝削了。收賬員去收賬的時候，所看見的苦臉，一年多一年了，而收回來的款子的數目，却一年少一年了。每到一個節上，便總聽見「那一家又倒閉了」的消息。逢節過年，鄉下人上城的也不像以前那樣擠了。

而在社會經濟這樣一天一天崩潰起來了的當中，原記莊無法免避這兇惡的難關，也一年一年的衰落下來了。

八

這一個衰落下來的原因是複雜的。它並不是受了某一個打擊才動搖了起來

的，也不是在某幾個月或一年裏倒敗下來的。它在無形之中，慢慢的，慢慢的，像一個年紀已經上了身子的人，在不知不覺的當中，發出一種衰落的現象起來了。

放出去的款子不容易收回來，這是一方面，同時，靠了存戶的存款作爲錢莊活動的一分生力軍的，近年來也越減越少了。稍爲有一些產業的人，都絡繹地搬到了都府裏去，於是錢莊上的存款自然而然的受了極大的影響。加之還有一部分人近來忽而不相信錢莊了起來，譬如去年春天綽號叫由三郎的由偉龍，原記莊出到月息一分二厘，他還是不肯，他甘願將白白的兩萬塊錢一個七厘錢存到上海的銀行裏去了。他用了許多方法，想吸收存款，甚至拿提高月息做召號，但結果也是無效。

可是存款一減，錢莊就受了累。你要是緊守陣線，抱一個「鐵門主義」吧，那就乾脆不如關門大吉。這年頭真是進也難，退也難。沈福原偶然一眼照見掛在

壁上他那今年秋天死了大兒子的照片，嘆了一聲氣，想：

「這年頭倒真的還是你們做鬼的逍遙。」

沈福原的太太還沒有睡，這時，走進了書房，和丈夫商量家事：

「還有三四天就過年了，家裏總不能沒有一個錢啊。南貨要買的要買了，年禮要送的要送了，要開銷的這兩天都得要開銷。衣料要是明天再不去剪，便來不及趕做了，……」

沈太太老是這麼一套話，這套話這十天來也不知說了多少遍。但沈福原能怪她不成？她當了一個家，她自然有她的算盤。他自己是刻苦的，到現在，他還是祇有一件皮袍子，一件藍布單衫罩在外面。但他管得了自身却管不了下一代。小的兒女們都在上海讀書，他們是用慣穿慣吃慣的。他們不明白做父親的辛苦，他們沒有知道自己的父親小時候多苦，完全是從刻苦節儉中起家的，他們對於這些全不知道。他們生下來時，他們已是一個錢莊老板家裏的小少爺和小姐了。他

們在生活裏全不能有一點遷就，他們是帶着「消費」的任務來到世界上的。

沈太太從小就愛子女。什麼事都得聽子女們的意。女兒要買金的，不愁她去買銀的。沈太太一共生了三女兩男。大兒子三十二歲了，四個月之間患了秋瘋症死了。第二胎是女兒，現在嫁給了瑯琊坊陳家。第三胎也是女兒，是去年剛出嫁的，女婿在上海洋行裏做事。第四胎是兒子，第五胎又是女兒，這一男一女還都在學校裏。

這一男一女，從中學起，便是在上海讀書的。祇要一封信來，沈太太便整數目的寄出去。但近年來，沈福原常常在給女兒的信札裏，責怨他們太會用錢。沈福原也不再允許他太太隨便的寄錢給他們，沈福原這幾年的家庭的確緊縮得多。大媳婦去年生了孩子，便由自己帶了，不像以前幾胎，都是尋的奶媽。沈太太一生沒有別的嗜好，却愛打打麻將。但她近年來也不再不講數目便坐下來。遇着場面太大的，她便不坐下來了。

常？祇得說：

這時沈太太又和她丈夫來嚙嚙。沈福原那時正是滿腹滄桑，那有閑情來談家常？祇得說：

「明天我招呼莊上先送一百回來了。」

九

第二天傍晚時分，沈福原正坐在李太爺家的書房裏，和李太爺，李太爺的孫子李正，以及楊葆仁這幾個人閑談。他忽然聽到有一份極熟的聲音在外面流動着，似乎一邊講，一邊走進書房裏來似的。他回過頭去一看，那人也正跨進了書房門，沈福原一見，心上閃過了一片陰影，但隨即站起來招呼：

「廖先生也在？」

廖中且連忙說：

「原翁請坐，景翁請坐。我來了有一刻了，一直在上房談天。」

原來廖中且是李太爺的三女兒的過房兒子，李府上現在一切財政出進，都是廖中且那家通惠分行經手的。所以今天李太爺也招呼了廖中且一起來家裏吃晚飯。

沈福原和廖中且雖然面子上應酬得極親暱，但實際上這兩個人的心火很不對胃。沈福原自然在當地的錢業界裏，德高望重，而廖中且則仗了上海總行的勢力，在X縣也十分活動。那時廖中且向沈福原兜搭上來：

「原翁今年原記如何？」

「總算出進兩差一直。這年頭也談不上什麼好處，你廖先生是知道的，能夠維持也就算了。」

廖中且說：「這年頭的確不容易過，顯得東頭便顧不得西頭，社會上也實在太枯了。」

「今年貴行呢？」

「小行裏這一兩年也談不上什麼出進。不過奉了總行的命令，到貴縣來，追隨原翁之後，替社會服務服務吧了。」

沈福原和廖中且這樣寒暄下去，話頭慢慢的接近到本題上來：

「我剛剛才知道沈先生東城的那一筆今晚成事了。沈先生東城的那一筆本來是祖上的嗎？」

「不不不，不，」沈福原連忙接下去：「也是幾年前我從別人手裏收下來，我倒本來無意將那一筆拋開，還是楊四老說，李太爺急乎想買下來，好明年春上趕着做七十歲大壽。我第二個小犬明年春天在上海××大學畢業了，又鬧着要什麼到美國去，據說一年就用六七千，至少三年，連來回路費，怕少不了要兩萬五千左右。恰巧楊四老來說，我想就轉讓了給李太爺吧。我那第二個小犬這幾天來天天都是鬧着這件事，我氣也給他氣壞了。反正像我這樣的人年紀也老了，活不了幾年了，又帶不了一個鉛皮進棺材，剩下來還不是他們的？他們既然鬧

着不休，我也就落得放手。他們自己用完了，我做父親的也管不得這許多。現在年代一年一年變了，讀了中學要進大學，大學學了業還要出洋，不知出了洋以後還要什麼。」

廖中且便說：「這正是老先生的積德所致呢，令世兄肯這樣發奮，將來准是國家棟柱，也不孤負你老先生這樣一番心血了。」

那時，裏面有人招呼酒備就了。

這一席酒吃了一個多鐘點，散了席，大家又回到書房裏來，於是賣主買主和中人都正式簽下了字。到一切辦妥之後，沈福原從李府上退出來時，已經快十點鐘了。

沈福原一個子在巷子裏走着。冬天的晚上，到十點鐘左右，街道上已是很靜很冷落了。遠邊偶然傳來了一兩聲狗叫，這聲音無理由的引起了沈福原的感傷。這時沈福原好像心裏有一肚皮的悲憤，他像被誰欺侮了似的，有一種無以伸訴的

抑鬱。

但是想到目前這一個年關總算勉強得渡過了，心中又稍爲平靜了一點下來。

十

念九的午後點心時份，沈福原從縣商會裏吃了午酒回到家裏。這一兩天來，將他真忙够了。譬如說余彬如家的款子要派人送過去了，縣教育局的五百，他們也派人前來提去了；北鄉南鄉西鄉的收賬的，回來了，收支都得調劑支配。李府上的款子已由通惠劃了過來了，他們和匯中信業談好的數目也劃出了，莊上的幾筆大出進總算料理得差不多了。

他回到家裏來是打算休息一下的。但他忽然想到昨天和廖中巨說的那段話，這時他便想將淵成叫了來。淵成就是昨天他在李府上和廖中巨所說的那個明夏快在上海大學畢業了他的的小兒子。淵成明夏大學畢業，他想到美國去留學這倒

是真的。他的確爲了這事常常和他父親糾纏着。沈福原平時總是拿「到明年夏天再說」的話支開了去。他那時忽而有些感慨，他感到自己的境况一年不如一年了，一方面他也急於希望兒子出來接他的手，一方面，他也再沒有力量能够供給他去出國留學。淵成心目中的父親，還是十年前的正在豐滿與光榮裏的父親，他沒有明白自己的父親現在已經跌落在衰敗的陷井裏了。沈福原覺得必須詳細將近年來家裏的境况告訴他，好讓他一心一意的學了業以後弄一個職業，幫着父親維持這一個有十幾個人口的家庭。

但是正在沈福原想去叫淵成的時候，忽而另外有一個人大踏步的從走廊裏跨了進來。

「市面上似乎不穩得很……」

「四鄉又有什麼匪警嗎？」沈福原這樣問。

「倒不是鄉下有什麼謠言，好像有人暗中在放原記的「風」！」

說這話的是沈福原的二女婿，住在瑯琊坊的陳祖牟。陳祖牟剛吃完了飯，從家裏出來，上誰被茶樓。一走進雅座裏，看見有幾個人正在那兒喁喁私語。一見陳祖牟跨了進來，便立刻裝上一道正經，大家放開喉嚨換過了話頭。陳祖牟也不爲意，照例在東角角上他老坐的一張小圓桌上坐了下來。還是一個叫小麻皮的沈奎三，偷偷的挨近過來，暗暗的說：

「原記外面風聲十分難聽哩！」

「什麼！」陳祖牟也吃了一驚。

沈奎三是有名的老實人，腸子裏一個字眼兒也藏不了的。他說：

「大家都說原記現在祇有一個空架子，怕這次過不了年！」

「沒有這回事，全是謠言。」

「令岳這次不是爲了原記周轉不過來，賣掉了一座產業嗎？」

沈福原這次和李太爺的買賣，原來連他的女婿陳祖牟都並不曉得。所以陳祖

牟當時置之一笑，以爲全是編中生有，什麼奸人在暗中放謠言。然而沈奎三却說得千真萬確，好像這事就是由沈奎三經手的一般。陳祖牟心上好生疑惑，所以稍爲坐了一下，便匆匆的跑回到岳家，想問個究竟。

十一

沈福原正想追問下去的時候，却一眼瞥見文如恩亂忙忙的走了進來。沈奎三說的可沒有假，原記莊真的發生了提款的情形了。沈福原雖然是經了幾十年風浪過來的人，但那時心中也不免有些慌亂起來，就和文如恩陳祖牟三個人急急的出了家，向原記走去。

走到離原記不遠的地方，便看見有人絡絡續續在原記門口出進。當起初有幾個人來提款的時候，王茂松還不感覺到有什麼事變。過後看到氣色有些反常，才明白自己莊上在外面起了謠言。越到後來，風聲越傳越廣，自然越來越多。來提

取存款的人數一多，喧囂的聲浪也便着漸的高漲起來。那時原記莊倒閉謠言像潮浪般的在大街小巷裏漲過去，沖進了每個家庭和每個人的心臟。這一個潮浪在頂迅速的奔馳沖蕩裏立刻毀壞了全城市的平靜，擾亂了全城市的秩序。像夏天一次頂大的風暴，傾覆了整個城市裏的金融血脈。多少人的腦筋受了它的刺戟，起了高血壓的震動。在那慘淡的夜色裏，在那快要死去的地面上，那整個的城市却變得興奮，風狂，和山崩海裂的不規律。大街上來來往往的人頭得特別的緊張，特別的亢奮，原記莊門擠擁着一片烏黑的人頭，嘈雜的聲浪在空中一陣低落了下去，又一陣飛揚了起來。

那時公安局裏派了大隊的警察前來幫着維持秩序。警察從羣衆的後面向前刺戳進去。宏大的喝叱在這浮雜的喧囂裏，變成一個極小的聲響。每個人額角上淌着明亮的汗珠，點起了腳頭撐着頸子向前張望着。警察用最猛烈的力量將兩旁的人浪衝了開來，於是接着騰起了一片粗暴的咒咀和婦女的哭泣。警察終於跨進了

原記的大門，三兩個三兩個的分佈在各處的要道，以防不可測料的意外。原記上所有的電火全部的捻亮着。每一個人都鼓起他們全身的精神來作這最後的撐持。他們放開全部的胸懷，想露出他們的真實，洗去他們平地所獲得的冤誣。

羣衆在門外保持着極恐慌的擁擠。每一個提到了存款的人，象一塊石頭落了地般的，鬆了一口氣，退了出去，而一個一個又從另外的一頭衝了進來。警察都用着灼灼的眼光在羣衆的頭上掃射着。羣衆像潮水般的在街心旋轉地不退。

這一個兇險的風暴，使沈福原掀起極強烈的緊張，當王茂松用着全付的精力在原記莊上維持着那個顛蕩的局面時，沈福原不肯放鬆每一秒鐘的時間地在全城奔跑着。他必須全力挽回這個快要崩潰的基礎。他直到深夜才從縣政府裏退了出來。那一晚上，他找過縣長成有志，商會會長高介直，裕大莊的老板汪裕成，……這一些人。他們最後在縣政府裏商議，如其原記不能周轉，在這年底，將強烈地影響到全縣的金融。於是他們當時決定一方面由縣長出面，制止無限調的提

款。限定每人不得提取超過他存款總數的百分之五十，另一方面，由全縣的銀行界，錢業界，及商會方面，在明天上午十二時以前籌出協款三萬，來維持原記這一個提款的風潮。這兩方面的担保使沈福原獲得了極大的安定。

他回到原記莊時，已是上午兩點多鐘了。莊上依舊是燈火輝煌。王茂松文如恩這些人還很精幹事在莊上籌劃着。這一下午，總共提去了存戶總數百分之二十，提去了莊上現存的百分之六十。沈福原相信明天上午再由商會方面負責解來的三萬協款，一定可以解除這一次的難關。

十二

第二天早上，天空開始飛起了極密的雪花。原記莊還沒有開門，門外便已經擁滿了人了。這一早上，就比昨天晚上更擁擠。原記莊不穩的消息，像冬夜的北風，無際的向四鄉八處播散出去，連鄉下的存戶都連夜的趕進了城。這一夜沈福

原留在原記莊上，沒有回家。縣政府的限制提款，佈告貼了出去，羣衆間起了極大的衝動。公安局昨天派來的警察，仍舊盤旋在門口，彈壓這羣衆的聚罵。原記莊一開門，存戶便像海浪般的擾動起來，警察用着全力阻止着，也不見效果，羣衆像出了柙的猛獸祇是向大門裏衝進來，連櫃檯都幾乎要擠塌了，於是警察放出最後的威脅，向空開了空槍起來。

砰……砰……：……

羣衆在空槍聲裏掀起極大的波浪。人頭在無秩序裏旋轉着。前面的人向後退去，後面的人又向前擁來，秩序依舊不能立刻恢復過來。那時公安局聽見了槍聲，又派來了一大隊警察，這才慢慢的使秩序恢復了過來。

沈福原在外面各處奔走調度，王茂松那時就像一位大員，留在莊裏鎮壓。他額角上微微的滲出了幾點汗珠，他的心上像有一塊鉛壓着似的沉重。他看到存戶像決了口的河水，在街門口沖蕩不散。十二點鐘敲過了，商會方面的協款還不見

解來。他看到莊裏漸漸的吃緊起來，漸漸的有些搖動起來，他有一種不可言喻的恐懼。原記莊在當地有幾十年的歷史，今天竟然會變得這樣的風險？從前誰不相信原記是一座不倒的金庫？那時因為存金過剩，不收存戶，還有許多人輾轉託人來說項，即使利息低些也情願。王茂松在原記做帳櫃，親戚朋友裏誰不羨慕，這是一隻頂穩頂肥的鐵飯碗？但想不到越到近年越難處置。他東家「沈福原」三個金字招牌，現在竟已站立不住。

一方面沈福原在外面指揮調度，一方面莊上也派了人出去四面搜羅。他們祇要能平平安安換過了這一天。他們相信可以勉強掙扎過去。可是這一上午派出去的人絡繹帶回來的報告，使王茂松的希望受到了極強烈的打擊。他們原相信，譬如說，雲生稻行一定可以再吊一些回來的。謝雲生雖然是一個有名的殺人不見血的田販子，可是他還算得一個有義氣的人。以他和沈福原平時的交情，他總決計不致於坐視不救，無論如何總得賣一次氣力。所以他們特別派文如恩當了這一損

子重任。可不料文如恩也是帶回來了一雙空手。原來謝雲生也因為雲生稻行周轉不靈，早在三天前帶了第三個姨太太上上海去過年了。

十三

飯後將近二點鐘的時候，原記莊上的現款已經到了乾枯的地步。王茂松開始心慌起來。他看到聚擁在門口的羣衆，約摸上去，至少似乎還得有兩萬塊錢才可維持。可是昨天商會裏答應的協款，一個都沒有看見交到，連沈福原本人也音信皆無。王茂松在帳櫃間裏一陣憤怒一陣哀怨。他想到自己進了原記以來，永遠是忠心事主，想不到沈福原臨末這樣的虧負了他，由他一個子在莊上獨受災禍。沈福原這樣老誠厚道的人，難道也會得遺累他人，自己隻身遠走？他不願意這樣想。但是爲什麼沈福原一去就沒有音信，到現在還不見回頭？莊上已到了山枯海盡的時候，他相信要是在十再分鐘內沒有接濟，整個的原記莊就要崩潰了。

他這樣在焦急着的時候，忽然聽見外面劇烈地哄起了一大陣的聲浪，嘈雜而狂驟。他懷着顫抖的心情，頂起了腳向外一看，祇見沈福原漲得滿頭大汗從許多人的包圍之中掙扎出來。這×縣的人，誰不認識沈福原，特別是原記莊上的存戶？大家一看見了他，自然而然的向他擠擁了過來，好像他身上就又有着無數的金銀一樣。沈福原自從早上出去，一直到那時才回原記。在這幾個鐘點之內，他整個的生命都逗留在生與死的關頭上面。他不知要比王茂松心上焦急多少倍。他寄託着滿腹希望的昨天晚上在縣府裏的協款，經過無數的奔波求拜，才好不容易籌足一成半！昨晚講好的三萬，假如能够籌足八九成，沈福原想，總可勉強渡過這一個關口。可是一成半！這四千多的數目，那時拿來何補大局？他得了警察的保護，好容易才解脫了羣衆的包圍。他帶着十分灰心頹唐的神情跨進了帳房間。他有一種說不出的傷痛。他那時才知道這次的風潮，全是廖中且在暗裏鼓動的。他原意賣掉那筆產業來彌補莊上臨時的滯塞，不料這却成爲了被人家放風頂好的村

料。昨晚說好的協款，三萬裏面就有五千是惠通的，廖中且這次却一個多不放手，連平時和廖中且有些交情的方面，也受了他的牽制，都坐視不撥，眼看原記擱淺。近年來×縣的金融界裏，錢業界和銀行界，本就分爲了兩大壁壘，錢業界在本地自然是根基牢固，銀行界要想在當地業務發展，除非先擠到錢業界不可。可是論魄力，到底是銀行界大，他們依靠了上海總行方面，暗中和錢業界作祟，錢業界常常給他們弄得叫苦不止。加之當地錢業界裏，又未必彼此都是一條心腸，有些小錢莊，早被銀行界收買了去，原記是當地錢業界裏的頭腦，所以平時就成了廖中且之流的侵軋對象。這次正是他們的一個大好機會，經他們在暗中極力鼓動，所以原記的提款風潮，來得特別兇狂。

十四

這一個大除日的下午，在原記莊真不容易換過。來提取存款的存戶，祇見增

多，不見減少，因為較遠的鄉村和鄰縣的儲戶，也都開趕了來。廖中且一面鼓動，一面將當地的金融緊緊的握住不放，就活活的將一個沈福原捏死。沈福原整上午在外面兜了多少圈子，但真心要幫他的忙的，也是「愛莫能助」。大家在那時，都是自顧不暇。要是像十年二十年之前，別說一個廖中且，就是十個廖中且，沈福原也滿不在乎。金融流通，提十萬付十萬，任什麼人在暗算，原記莊儘可以從容應付。可是目下社會的銀根如此塞滯，一個虛弱的內虧，就經不起一絲外邪的摧折。那時原記莊上除了一切生財不動產之外，就是散在各鄉的放款，也抵得過各戶的存款。然而這樣一個實際並不虧負的錢莊，就因周轉不靈，活活的迫成了擱淺的局面。在那時，整個的原記莊已經無法避免他的崩潰。擠在門口的存戶仍然是那麼多，剛剛湊來的四千多元，也祇能延宕一個極短的時間。沈福原究竟是年紀上了身子的人了，在那種厄困緊迫的時候，健康上現出了反常的狀態。他胸前好像有一塊沉重石子，但是沒有氣力給他吐出來。他一陣陣的有些氣

喘。他的眼眶裏突然的落下了兩流熱淚。

王茂松那時有一般說不出的悲奮。他看到當時的情形，他想不到慘淡經營，在當地錢業界裏雄霸了幾十年的沈福原，現在會落得這樣一個下場。他和文如恩是沈福原有名的一對內外臣相，他那時說：

「沈先生，我看現在莊上已經到這個地步，今年恐怕是過不去的了，我想由我在这兒擔當一切，你自己還是出去避避吧。」

實在，沈福原當時已經失去一種生命的勇氣。他的思緒不再是掙扎或反抗，却落入於一種不可言說的頹唐。但當他聽到王茂松這樣的話時，他却搖了搖頭。他自信對於自己的事情，從來沒有一絲疏忽和欺偽。他有一顆對天坦白的心腸。他不虧負社會，他不虧負任何一個人。他不需要規避。他願意和他的原記共同生死。

但他到底是老了，他那時因為受的刺激太深，身體上早已現出了一種危險。

他經不得王茂松等再三的堅勸，他便被文如恩陳祖牟兩人悄悄的從原記莊的後門口挾了出來了。

他們走出東門時，已是黃昏薄暮時份了。雪花一大片一大片的從空中吹打下來，文如恩扶着沈福原上了原記莊自己出去收帳的第二號小航船。陳祖牟回去照應沈福原的太太和兒媳等，說定坐了第一號船追上來一起在楊花墩會合，再上上海去暫住在他的三女婿家裏。船輕輕地解開了纜，向東頭進發。橈聲在嚴寒的雪夜裏一聲一聲的吐出一種落寞的聲音，沈福原和文如恩在微弱的美孚燈下默默地相對坐着。而那時，原記莊裏正掀起了劇烈的擾動，十年前被人稱為X縣的金庫的原記莊，在那個時候，因周轉不靈，終於宣布倒閉了。

一九三四年一月作，十月續成，南京。

無名

在江蘇和浙江的交界地方，有一座父子嶺，是茅山的餘脈，綿互在宜興縣南四十餘里的太湖邊上。宜興長興之間，本來是峯巒重疊，風景很好的。父子嶺雖然是一座小小山崗，並不高險，但因北有蘭山嘴，南有香山嘴，它却踞居正中，也就頗有局面了。蘭山嘴和香山嘴這兩條脈，都突出在湖中，形勢雄偉，爲從來江浙戰爭中的一塊軍事要地。從蘭山嘴到香山嘴這二十多里的沿湖線，統名之爲「大書灣」，成一向內彎曲的弧形。京杭國道自湯渡以南，便漸漸地沿着太湖而行，當車子駛到了父子嶺的山腳下時，則三萬六千頃，盡在眼中，水光天色，美不勝收了。

在父子嶺西兩三里，有座八達嶺，要比父子嶺高出一倍。如從正面看去，這

座山簡直一無奇趣，但從山後上去，則却蜿蜒曲折，幽邃有致。去年秋天，我和伯父兩人上大雷灣閑遊，因貪看太湖暮色，不及坐車回城了，於是決計上八達廟去借宿一宵。

雖然已是薄暮，但我們却還從容不迫的在大雷灣的第七灣與第一灣之間邊談邊走着。那時的天，一片暮靄夾着一道黑暈，遠處小村落裏，炊烟四起，在閑散之我們味來，真是悠然神馳，不復思家。穿過獨家村，走近八達嶺的山脚下時，天色已很蒼茫了，祇得腿裏加勁，伯父走在前面，我跟在後面，兩人默不一語，奮力覓徑，東一灣，西一折，前面似無去路，待到盡頭，又是另番天地。我們這樣走了約摸有一刻鐘的光景，天色漸漸地黑了，可是仰頭上望，依然不見燈火。伯父雖然年近六十，却有的是好腿勁，一天能走六七十里山路，在年青力壯之我，真是望塵莫及。他走一段，回頭看我落了後，便息一下再走，這才使我們兩人間保持了還算接近的距離。但後來，我又落得太後，向前望去，在黑暗裏連一個

閃動着的影子也消失了，喊了兩聲聽不到回答，在那時之我，心中也不免微有恐怖起來。正在遲疑之際，脚下的路却忽又變得直陡，陡得那樣毫不留情地像天險絕壁。我好不容易流了一身冷汗，走盡這一段陡峻時，則有一座衰敗的山門，突兀地擋住了去路，這就是八達廟了。

我在山門前正想先息一下脚，好讓呼吸恢復過來，伯父却已和一個和尚走了出來。我祇得帶着乏倦的身子跟着他們上裏走。和尚將我們帶到西齋息下，又弄了一點麵條給我們飽肚，伯父和那和尚像很有興會地還在閑談着，而我却先告辭上床休息去了。

一覺醒來，已是紅日滿窗。伯父早已下床，我匆匆盥洗之後，便趕着和他們一起吃早飯。早飯吃完，和尚帶我們上廟前廟後一帶去走。這座廟的建築很古，格局也很高，祇是斷垣倒牆，滿處都是一付衰敗相。山門進來，便是一片大廣場。場中還留有大殿的牆腳；屋子則在洪楊時代被毀了。沿西有一條走廊，從走

廊盡頭，再向西折，轉過一小腰門，便是我們昨天休息的西齋所在。

整個的八達廟是包圍在樹林裏面的。跑出山門，有四株大槐樹，又直又高，據說夏天在槐樹下面乘涼，真是如登仙國。廟左是一片大竹林，春天竹林裏出的筍，就够廟裏半年的食用了。廟後廟右則都密長着松樹柏樹以及還有許多我所不識的。

八達廟是坐北朝南的。我們從廟左的大竹林走出，便見一片白光；在太湖裏飄着的大沙船，掛着高高的蓬，也瞭然可數。縹渺峯和大雷山，像着了淡灰色的服裝在遠遠的天邊蹲着，它的安詳說出太湖的柔和。

那天天空裏沒有一點霧，爲秋天所特有的那種朗爽的太陽，照在廣潤的湖面上，湖光，山影，盡入胸中，覺得有無以感觸。終年在都市裏生活着的人們，一旦跨入了偉大的自然的懷抱，對於已往的昏沉的日子，不免會若有所失的吧，而在那樣無邊的煙波之前，當時的我，又提起了如二十歲以前所有的那般浩然之

氣。

伯父有事，飯後便一個兒逕自下山回去了，我因為貪看湖山景色，留下來打算再住幾天下山。西齋雖然不過小小三間，但却明窗淨几，別有風趣。東面一間是和尙自己住的，我則住在西首一間。中間一間作為進膳之用，除了上首掛了一幅濟公伏虎圖之外，其餘四壁，便空無一物。

我住在那兒，每天起身極早，看太湖日出，東方忽紫忽紅，真是幻變萬千。太陽慢慢的升上來，一角，半圓，有時則被雲埂攔腰一斬，割裂爲二，紅得那樣令人在喜悅裏帶一些驚嘆，在神奇裏發出一份祈頌。蹲列在湖裏的遠近山峯，在晨曦的撫摩下，也忽青忽紫，忽現忽隱，令人把握不定。再回頭看西南叢山中，則又是另番景色：一片雲海，浮罩在山腰之間，使我體會到爲國畫裏所含有的那份神味。四處村落裏，都轟轟地冒出早炊之烟，雞啼童唱，零落傳來，在那樣的荒山朝景裏，真使人徘徊不止。

這八達廟雖然也是一塊佛家之地，可是每天並不做「功課」，除了在濟公神像之前，焚着三爐檀香之外，在廟中的其他地方，便嗅不到一縷烟燭之味。這廟裏祇有一個和尚，其餘便祇是些管理着山地農務的長工，倒也約摸有一桌人數。和尚每天起身很早，差不多天剛亮時，我便聽見他在屋子裏悉悉索索的聲音了。他穿着一件祇長到膝灣的八卦衣，倒有幾分道裝風味。套着一雙長統山襪，外面再加上草鞋，雖然是不修篇幅，却也瀟灑有致。看他年齡，像也不過三十開外，可是從涵藏在他眉間的那般沉着之氣看來，却又儼如已是五十以外的人了。

這廟裏還有一件突兀之事：和尚常會從盞間裏捧了一碗太湖魚進來，借此下酒，毫不避人。我是素來不會喝酒的，可是在那樣的猿鶴生涯中，却也強學風雅，願得一醉。我們常常向南對酌，坐看日暮。而在那樣的時候，活是一幅不知老之將至的好畫軸。

我這樣閑散的住着，竟不知不覺的過了七八天，有一天，正是向晚時份，我

在廟後山頭上看落日餘霞，和尚却悄悄的找了我來，問我今晚可有興吃一點蟹。這真是一回意想不到的讚美，我一時承不住氣，連說好極好極。

和尚悄悄的先走了，我獨個兒一直坐到黑夜吞吃了自己的影子，才帶着悠然的心情走回八達廟。一路北向，看到了了山的密火，萬黑一紅，倒也頗起了一些身世之感。穿過走廊，折入西齋，真是好一片沉默，全廟如死，聽不到一縷八聲。那晚，我們就在東首一間和尚自己住的那房裏晚膳。我來八達廟快有十天，那天還是第一次跨進和尚的臥室。原來和尚睡的却是地鋪，一褥一被，下面舖了些稻草，經卷爲枕，倒是簡單萬分。

房裏除了幾張几桌之外，也一無陳列。在下首靠窗處，亮着一支長燭，照着全室，半明不暗。那時蟹還沒有煮好，和尚在他的地鋪上打着坐，我則一趨兩趨在房裏無所謂的踱來踱去。

眼光偶然掃過靠着地鋪的那左首牆壁，看見掛着一幅殘破的橫條，于是也就

湊近去隨便看看。不料那上面寫的却是一首八行的白話詩，記得是這樣的句子：

這一頁白紙

不是憐惜不是悔

是天沒亮

天沒亮時的一片灰

這一頁白紙

不會寫下一個字

祇是無言

無言中的一次流淚

後面還有一段短跋，跋後的署款却是「無名」兩字。我心裏想，不料在這荒山深谷裏却見此好詩，于是便說：

「『無名』便是你的法號嗎？」

和尚見問，便點了點頭。

以「無名」爲名，倒真是深得老子之味了。——我正這樣想時，一個長工却將蟹裝在一隻鍋子裏捧進來了。

我們兩個人一共吃了九隻，喝了一斤多酒，又吃了兩碗蟹湯麵，那晚在我一生，真好算是痛快淋漓的一次了。

肚子吃得飽飽，自然不能立刻就去睡覺，我便留在和尚房裏。我想到幾天前我和伯父在父子嶺上決定了到八達嶺來供宿一宵之後，我們在大雷灣走着的時候，伯父告訴我這八達廟的歷史。而在當時，我忽然對那和尚感到一種微妙的神奇。

「和尚原籍那兒啊？」

和尚一笑，說：「四海爲家，沒有原籍了。」

我又問：

「你家裏沒有什麼親人了嗎？」

和尚看看我，停了一會，終於答：

「我想我們還是不必作這種迂俗的寒暄吧。」

我沒有料到他居然會那樣直捷了當的回答我，倒使我恍惚若兜頭灑了一桶冷水。但是我既讓他看透了底，索興就硬着頭皮再問下去：

「來這兒有幾年了！」

「三年了。」

「就是在這兒出家的嗎？」

「也無所謂「出家」啊，祇是隨遇而安罷了。」

和尙那時忽而在我臉上射過一道奇妙的眼光。在那一道眼光裏，我彷彿覺得他明白了我；我的好問祇是我年紀還輕的一種本份。

「爲什麼你還做和尙哪？」

「爲什麼你不要我做和尙哪？」

我給他這樣一反問，一時無話可答；他笑一笑，說：

「爲着生存哪。每個人，不論聰明的或愚蠢的，刁滑的或老實的，美的或醜的，健康的或病弱的，勇敢的或懦怯的，以及出身于富貴之家或出身于貧賤之家的，來到世上，不是都得獲得他自己的生存嗎？但是「生存」，在「獲得」的原則上雖然是統一的，在「達到」的方式上却是各別的。我呢？我祇要能夠獲得自己的生存，在任何一種方式下都是可以的哪。」

「但是你爲什麼却偏選上了這一個方式呢？」

「偏選上了這一個方式？我說你爲什麼偏在我生活在這一個方式下遇見我

呢？」

我平時是自信很會一點詭辯的，但在那時，簡直一無施展，祇得另作開頭：

「你能允許我讓我知你一點已往的生活嗎？」

「那由你自己去想像好了。」

「我不懂得你的意思哪。」

「假如你以為我已往的生活裏有一份勇敢的，那你就以人世間那最勇敢的一份來想像我；假如你以為我已往的生活裏有一份潦倒的，那你就以人世間那最潦倒的一份來想像我；假如你以為我已往的生活裏有一份幸福的，那你就以人世間那最幸福的一份來想像我；假如你以為我已往的生活裏有一份悽慘厄難的，那你就以人世間最悽慘厄難的一份來想像我；總之，讓你的假定來建築起你所想知道的我的已往吧。」

「那樣行嗎？」

「爲什麼不行呢？人世間的甜酸苦辣，本來祇有量的分別，沒有質的分別的

哪。」

「今年貴庚多少了？」

「再過兩年就四十了。」

「在那三十八次寒暑的交替中，我想你的生命該頗在艱困裏跋涉了過來的吧。」

「是吧。」

「這使你對於生活發生了一種疲倦嗎？我覺得這正是可歌頌的哪。」

「你的意思是——」

「我說每個人在他那短短幾十年的一次旅行裏，對於人世間各種境界，必須都有過一番經歷的哪。」

「所謂「境界」，你是指的——」

『包括物質的和心理的兩種。在身無半文的飢寒交迫中，在百萬家私的奢淫生活中，這些都是人世中的通常的物質境界；在天倫歡晤的融暖中，在客鄉愁旅的荒涼中，在衝鋒赴陣的奔狂中，在遭冤被陷的鬱憤中，這些便是人世間的所謂心理境界；……』

『你的話是對的，但是我並沒有說我對生活疲倦了哪。』

『但是你現在却選上了這一種生活的方式哪。』

『這一種方式的生活不一定就是一種對於生活疲倦了的表示呀。』

『但是至少是一種逃世的生活哪。』

『那末照你的意思如何呢？』

『應當出來做一些事業啊。』

『你所謂的「事業」是指的什麼呢？』

『自然是爲國爲人類作一點服務啊。』

「假如一個人生在世上，非如你所說的那樣做便不行嗎？」

「這自然並不是絕對的。但通常說來，我想是該應這樣的。永恆的並不是人們，而祇是「人類」哪。我們現在所談的所做的以及所知道的，並不是屬於自己的，那祇是繼承五千年來所遺留下來的一點，同時，還得遺留到無窮盡的以後下去哪。人類的活動是連續不斷的，我們不過祇是這連續不斷的人類活動的行程中的一個分子吧了。我們並不是完全屬於我們自己的，我們祇是自前五千年至無窮的以後之間的一個聯繫，我們還是屬于人類的全體的哪。」

「所以，我們來到世上，便非為人類作一點服務不可嗎？」

「是哪。」

和尙笑了笑說：「這也祇是一般通俗的論調吧了。」

「你對於這種論調是抱着反感的嗎？」

「假如一個人不是如你那樣所說的生活着，你也是抱着反感的嗎？」

「是吧。」

和尚又輕微的笑了一笑，挺了挺肩：「好吧，就照你的說去，你覺得我現在的生活是逃世的嗎？」

「是哪。」

「因此，你就說我這一個人是逃世的哪？」

「我並不敢這樣說。我並沒有包括了你目下這一種生活以前的生活哪。」

「是吧，每一個年青人的心中，都有一份崇高偉大的想念，要幹一番事業的吧。」

「是哪。」

「但是我也逃不出這一個例子哪，二十年前的我，也是熱情地懷抱着一種理想的哪。」

「是嗎？」

「爲了要現實我的理想，我也曾經走遍過如剛才你所說的生命裏的各種不同的物質的和心理的境界的哪，我也曾經幹過最殘忍的事，忍受過最厄困的生活，有過最冒險的經歷的哪，可是現在呢？我却在八達廟享着閑福哪！」

「是受了什麼刺激的緣故嗎？」

「不是的。我以前也曾經自信自己的意志是鐵打的，不會受了某一個打擊便灰心的。」

「但是倒底又爲了什麼呢？」

「二十年來在人世間的奔流結果呢，哈哈……總之，你年紀還輕，你還不懂得，你還不够得去想像……」

「……」

「一種對於生命的空洞之感的襲來，有時是全無理由，全無線索的。總之，你要是再生活了二十年或十五年，你一定會懂得的吧。」

「所以，你現在對於生活厭倦了，是不是？」

「也並不能完全這樣說。我說對於生命的一種空洞之感的襲來有時是全無理由的，這也僅能算作一種泛論罷了，不一定完全是指自己而說的哪。」

「那末就說你自己，你現在對於生活是不是覺得厭倦了呢？」

「我對於生活倒無所謂厭倦，但是我對於事業，對於所曾經有過的理想，却是幻滅了！」

「那是爲了什麼呢？」

「那也許是無理由的吧。不過對於尚無經歷過生活的掙扎之你，總之說也是說不明白的。」

「真的嗎？」

「你現在正是一個進化論者，或者就是一個功利主義者，這，正與二十年前之我是一樣的哪。……其實，什麼「事業」，我說不過是一種炫眼的名目罷了，

我覺得一切的根源，還是出之于「慾」的一字的。」

「你說一切爲國家爲人類的奮鬥，最初還是出之于一己之慾的嗎？」

「是哪。但是你別誤會，這個說法並不是和進化論者的思想衝突的，這祇是另一種的看法吧了。」

「是否人生而都有慾的呢？」

「我以爲人是生而有慾的。每個人來到世上，不都得獲得他自己的生存的要求？這一種生存的要求，便是人的「慾」的最基本最原始的表現，「生存的要求」可以說是「慾」的核心。至于慾大慾小，那又是那最基本的核心以外的後天的滋長了。……本來，「有慾」乃是天下第一苦事。越是爬得高的，他的身心不是越不感到安寧嗎？枝葉越是拉得開的，那下面的根幹兒不是越不容易承受嗎？既然最終的目的在乎獲得生存，那我便取其最簡單的一種好了。」

「你這話我是理會的，不過目下人世間一般人，明知越高越苦，可還是一心

向高處爬，自己擺脫不了哪。」

「你說擺脫，談何容易呢？不過有時，生活却會將你折磨到你自然而然的會覺得四大皆空的。」

「像你現在一樣，是不是？你現在便完全皈依于佛教之下了嗎？」

「不，你說這話，便是仍然不明白我的，這兒的老和尚去年上終南山參禪去了，有人說我既然這樣悟達，爲什麼不也跟着老和尚上終南山去呢？但是，假如我要這樣做了，我不是又入了一魔了嗎？」

和尚說到這兒，像也忍不了幾十年來的生命所給予他的回憶，喟然長嘆了一聲：「我現在就祇是這樣的生活着，我住在這兒，聽不到人家的，也不想人家聽到我的。我今天說的不算少了，是不是？我祇是隨便說說的哪。我的言語裏並沒有一個一貫的線索，也並沒有一個是什麼基礎的概念，但是你得明白，人世間本來就是祇有這麼「一道流動」。無所謂「一貫」，也無所謂「矛盾」。什麼人生

觀，宇宙觀，那都是書本上名字，真實的社會裏祇有「現象」，祇有「事實」。我今天亂七八糟的說了許多，你難道想用一種哲學的眼光來分析我嗎？不，這簡直是一件愚蠢的工作。或者，你難道還想用另一種新的信仰來鼓勵我嗎？來使我得到再生嗎？不，我說這也僅僅是一種夢想。人永遠祇有被時間支配。幾十年的時間將我慢慢的沖，沖，現在將我沖在這座八達嶺上，宇是我便這樣的住在這八達兩裏，這八達廟裏住着這樣一個我。」

我們正講到這兒，却見有一個人提着一盞燈籠走了進來——

「怎麼這個時候你來了。」這倒真是出乎我意料之外的。

老願帶着他那這一生永遠不會改變的一付憨直的心腸，先吹熄了燈籠裏的洋燭，說：

「家裏看見先生快十天還沒有回家，倒頗着了急。今天午後北平又來了電報，所以老爺叫我連夜跑來了。」

我先看了看他帶來的電報，心裏決定就明天回去吧。和尙招呼領老顧進來的
那個長工，去料理老顧的晚飯。老顧出去時，我說，

『好吧，我們明天同下山吧。』

我看了看錶，已十點多了。我便先去睡了，但是一時太興奮了，上了床也兀
自睡不着。我那時在八達嶺的生活倒像十分留戀，雖然還不致于有就這樣終吾此
身之想，但呼吸在那樣閉散的心境裏，却是有福之事哪。

第二天一早，我便真的和老顧兩人一起下山回家了。和尙送我到山門口，我
們就那樣一拱而別。一路，老顧在前，我仍舊在後，走下山來。我一邊走着，一
邊回味着和尙之言辭，頗有興感。再回頭上望時，則見一片疏林，八達嶺早已消
滅不見了。

一年以來，在外奔走衣食之我，對於這種閑情逸緻，也早已忘懷了，但不料
前天在無意中卻又遇見了無名。前天晚上，我伴一個朋友上奎光閣去聽白雲的

大鼓，車過花牌樓時，看見對面來了一輛車，車上的人好生面熟。可正當我這樣隨便思索之際，無名却先招呼了起來：

「可不是X先生嗎？」

我看見他在招呼停車，我也只得招呼自己的車子停下來。跳下車，我走過去——

「呵呵，你嗎？什麼時候來南京的？」

「前天」

「來南京玩的嗎？」

「不，過路的，我不住八達嶺了！」

「你不住八達嶺了嗎？」

「八達嶺上月給匪佔住了。」

「現在還給匪住着嗎？」

「一個風雅的名字哪。」

「誰是給趕跑了，但我也給趕跑了哪，他們叫我酒肉和尚，哈哈……真是

我因爲有朋友站住等着，不好意思多談，說：

「你現在住在那兒，我明天來看你好嗎？」

「不，我現在正上下關去，船快開了。」

「上那兒去嗎？」

「回湖南。」

「湖南那兒哪？」

「常德。」

「打算——」

「不，回家看看。」

「呵呵，你府上這幾年來知道你在八達嶺嗎？」

『不不，正因這樣，一旦回去看看也是好的哪，哈哈……真沒有料到在這兒遇見你，好，我不能就擱了。』

『好好，真是湊巧，那末我們通信吧。』

我們就這樣匆匆的遇見又這樣匆匆分手了。我坐上車再回頭看去時，他的車子早已灣入了楊公井不見了。

一九三三年秋天南京。

人 世

兩孩子都住在蘆山橋，大的叫七草子，小的叫金鈴子。

七草子和金鈴子兩戶口隔着一條蘆山河。從七草子家上金鈴子家，須先向東走一百多步，過蘆山橋，再向西折回，才到。如一個蹲在岸南，一個蹲在岸北，則也能唱山歌答和，或者說笑，或者檢石子比賽撒水花。有時月亮好，金鈴子站在楊柳樹下，喊七草子。七草子聽見了，便偷偷的跑出來，說：

「嗨嗨，我家吃了南瓜啦。」

接着，他們一起向東，兩個子到蘆山橋上去聚會了。

蘆山河遇着水大時，有兩丈闊河面。但天乾時，祇用幾塊大石頭填在河心裏，就可以從岸南跑到北岸去了，用不着多走白路過蘆山橋的。

七草子是拾柴的。終年背着一隻破籃，在外面打溜。除了天雨，每天多少總有拾回來的；祇有冬末春初的一季最苦，因為枯枝枯葉全給拾盡了。

但七草子不能因此便天天背着空籃子回家見父母。在那樣的季候，他便常常一個子沿着蘆山河的河灘走。冬天水乾，用木頭欄着的河浜岸，露出了水面。他看看前面，看看後面，沒有人，於是輕手輕脚的挨近木樟，將木樟四週被水浸腐了的木片，一條一條的剝下來，放進籃子裏。

金鈴子一生最初的職務：伴着他姊守山羊。羊子在山上，山上有太陽。躺在山坡上晒太陽，嘴裏唱着，羊子吃草不響，金鈴子和他姊姊都非常快活。

他姊是蘆山灣有名的一個會說故事的女孩兒。她說起故事來，有聲有色。一聲傳出去，說她講故事了，四方八面的孩子都會跑過來。金鈴子坐在姊身邊，那時候，他恍惚地感到一種驕傲。

但這種情形也僅僅維持到兩年。後來，羊子給父親賣掉了，姊上城裏幫人家

打雜去了，他的那份榮譽也便淒落了。

他從此成爲一個十分逍遙的人物。吃飯和睡覺回家來，其餘便在四處荒野裏溜達，沒有誰記得他。

金鈴子跟七草子上各處去。後來他娘便也給他一隻破籃，說多少總可以拾些回來燒燒。這樣，金鈴子和七草子成爲村裏的一對拾柴伙伴了。

兩個人一吃了飯便背着籃出去，踏踏野，套套山頭。有時七草子爬上樹，一支一支折下來，金鈴子看得直歡喜，代他齊齊整整的拾進籃，不讓一張葉子剩在地上。

拾柴拾到傍晚，兩個子躲₁在松樹底下，用樹枝在土上畫圈。田裏姑娘從路旁打過，七草子便唱：

呀阿呀得兒噠，

呀阿呀得兒噠——

祇是這一調兒，沒有下句接的；他的意思都在聲音裏說完了。

田裏姑娘瞷他們一眼，大油辮子蕩呀蕩的只管自家兒走了。金鈴子直笑。笑够了站起來，到蘆山橋，他們分手了。

七草子個兒越長越大，心也越過越入世了。金鈴子仍然是一團渾樸，不懂得爸和媽的嘆息，祇懂得「雨大了不能出去拾柴」。

春末夏初，四野鋪着一層墨綠色。那天七草子金鈴子大家背滿一籃，說說笑笑。七草子說：

「你上城裏去過沒有？」

金鈴子說去過，城裏有獅子滾繡球，有一天跟爸上有獅子滾繡球那家人家去過的，大門真高，裏面真深。他說他一邊走一邊看，過門檻還蹣了一跤。

七草子說城裏才好玩。還有車子，人坐在車子上，自己不動也能走。城裏人真兇，他看看警察，警察便拿起棍子要打他。

金鈴子說雲青別墅也有警察。

七草子說有十幾個。

金鈴子說他爸爸說有幾十。

七草子金鈴子一起說：「我們上雲青別墅去玩吧。」

他們背着籃打灣向右，一路白石田埂。董山在他們後面。落山太陽照在山上，山發紫，走過了唐陽橋便看見遠遠在葫蘆湖裏的飄湖航帆了；一路很好的風景。

雲青別墅離董山灣毛四里路。着實有幾座好房子，都是年來新建的。以前那地也是一片荒，後來有人來收拾，且造大房子，董山灣的人都當做新鮮話。又說那房子叫雲青別墅，其後雖然又起了許多，但大家成了習慣，便叫那一帶為雲青別墅了。

雲青別墅一帶坐落在葫蘆湖沿岸，襯着低低的小丘。現在那小丘上正長着滿

山好樹林。

他們已經看見那一座頂大的宅子的屋頂，又要向左打灣時，金鈴子袋裏忽然掉下兩個銅子。金鈴子蹲下去拾。

將頭拾起來，金鈴子說：

「兩個銅子。今天給新舉人推了一早磨，新舉人給我的，」

金鈴子又低下頭去翻翻袋，袋底有了洞；袋破了。

七草子也蹲下去。看着金鈴子手裏的銅子。又接過來，摸摸正面，摸摸反面，揩揩上面的泥土。一同站起來，仍向前走，一邊說着話。

金鈴子拍手拍脚的，他從早上得到了這兩個銅子，就有了個主意。他想頂好讓這兩個銅子一直藏在自己身上，不給化用。他看着七草子將那銅子翻來覆去的摸，又兩隻手合起來搖搖。搖着有聲音響，聲音怪好聽的。金鈴子是很高興的。他們走着，七草子搖着，可是七草子那時忽然起了一個念頭。一個月前他哥

從牢裏放出來，媽對着哥哭。哥說：「算咱倒霉，給提了去。這世界上誰不都在做強盜？像咱搶一點東西算不了什麼，這年頭根本是強盜的天地，誰氣力大誰就得欺侮人。……」七草子那時聽他哥這樣說，心中頗覺新奇。他想，氣力大就得欺侮人，這倒痛快。他哥還說：「咱今天走出牢，明天又是山裏的好漢。做強盜的給捉進官去祇算自己晦氣，算不了犯什麼國法。許多人做一生強盜，國家都拿他們沒法，」七草子那時想着，心裏也一橫：「咱不還他兩個子看他怎樣？」他就真的將金鈴子的銅子放進了自己的口袋裏去了。

金鈴子眼看七草子吞了他的錢，一時好像感到迷失了自己的媽。他想喊，但又喊不出聲。他的脚步滯鈍下來了，他跟在七草子後面，眼睛死釘住七草子的口袋。

他們好像都遺失了本來的記憶，一前一後兩個人在慘淡裏走着。

後來金鈴子發了狠，便伸手上七草子的口袋裏去，七草子腰一閃，將金鈴子

的手掃過了。

金鈴子到頭哭了出來，金鈴子對七草子一向是順從的，但那時金鈴子心裏另外拾起了一種力量。

金鈴子哭著說：「我的銅子！」

七草子說：「銅子是我地上自己拾到的。」

這樣哭哭嚷嚷，他們真的走到了雲青別墅。

既到了雲青別墅，他們就在雲青別墅前面停下來。金鈴子挨着七草子，嗽着七草子的口袋：「銅子還我！」

七草子不認賬。七草子氣力大，七草子將他推開。

兩個野孩子打起架來，正是傍晚閑時，許多人便站攏來看打架。金鈴子揪着小嘴巴兒，一道眼淚，一道鼻涕，頭上有些小癩癩，眼睛死死釘住七草子，哭喪着臉。看的人都笑了。

猛勁揪着七草子。七草子用力一抖，金鈴子便被抖開了幾步。有時七草子使大了一點勁，金鈴子便一個趔蹌摔倒了地，一翻身再爬起來，又揪着七草子不放。他這時有一個單純的信念：那兩個銅子是他推了一早的磨才得到的，他不甘心給人白白佔了去。這一個單純的信念，支持了他當時的倔強。

過路人看了多時，有的想到自己的事，便悄悄的走開了；有的看得好興頭，臨走時且高聲喊着「打！」「打！」算是幫場子；有的則很遠遠地唱：

打得狠，打得巧，

大爺看打看餓了，

回去晚飯吃個飽——

其餘住在附近的，都願意看到結局，大家站住不走。看着金鈴子那股傻勁，他們都笑了。一個老年人好像過意不去，帶着照顧金鈴子似的口氣，大聲說：

「你打不過他，還和他打什麼？你自討苦吃！」

該。

在旁看的人都覺得金鈴子自己不量力，個子這麼小，雞蛋撞石子，挨打也活該。

正在這時，雲霄別墅裏走出了一個着制服的守門的。他家主人正想睡覺，那兒來的「雜種」，在門外唏哩嘩啦的？他趕上一步，大聲威嚇！

「王八養的，在大爺門口吵嗎兒？」

這麼一來，看客們覺得殺風景，就先悄悄的散開了。他們已經看了好一會了，看見金鈴子左吃一個嘴巴，右吃一拳頭，到底爲了什麼，却沒有一個人明白，也沒有一個人出頭查問。他們都是隨便站下來看看的。

七章子那時正打得興會淋漓，忽見那守門的出來，怕出了事兒，便混在人淘裏一縷烟的溜走了。

那個穿制服的守門的看金鈴子還不走，看他人小，舉起腿來向他面前一揚：「你這小孩子，人沒我×大，倒愛和人打架！愛打上別處去打，打死了和咱

大爺也不相干。要是再上大爺這兒搗亂，太爺要你的狗命。」

金鈴子那一籃柴，打架時已給打翻了。他在那守門的威脅下，低着頭拾起那隻空籃哭着回蘆山灣。他今天沒理由的吃了一場虧。大家都說他人小氣力小，不該不量力要硬氣，他吃虧是活該的。他走了，雲青別墅前面依然又恢復了原來的和靜，並且睡在上弦月的月色裏是非常美麗安詳的。金鈴子一邊走一邊哭，他走到唐陽橋時，一股傻勁又坐下來了。他坐在橋旁的貞節牌子坊下，他懊氣不回家了，他痴心要讓他的爸媽來尋找，他要爸媽來給他報仇。

一九三三年秋南京。

春 瘟

是春天了。

天空中開始波動起了一種肉的氣息，像菜花的香，帶幾分刺激。看得似乎更新鮮了的太陽，撒下了千萬條的金絲，在屋頂上，樹梢上，馬路上，以及在公園中散步着的男男女女的肩頭上。風像少女的笑般溫和，慇懃地吹拂到人身上來。小鳥們在枝頭活跳，作出許多快樂的歌曲，像是歌頌春的美，又像是讚美她們自己的生命一樣。

艾小姐剛午睡醒來。能在春天午後想睡的時候睡一回，也真是件够神仙的事。因為願意讓自己能更多在那迷醉的境况中多逗留一回，所以雖然醒，也懶得動。她祇偶而翻個身，將穿着一件粉紅絨襯衫的手臂，伸在被外面，彷彿多少嫌

那天氣太熱了一些似的。當真那天氣也怪，一熱便熱得這快，連使人要換衣服都來不及。艾小姐在那半醒半睡的情況中，真不願意去想到什麼事。但是無數幻想，却像微菌般飛滿在空中，隨着她的呼吸，鑽進了她的腦子。到頭，她一個翻身坐了起來，祇披上一件浴衣，便懶懶地坐在靠窗口的一張沙發上，眼睛望着窗外遠遠的蔥鬱的樹梢，像是發呆。

因為是春天了，天氣漸漸地好起來，但與這好天氣恰恰相反的是艾小姐的心境。她自己也說不出倒底近來有了那一點不爽快。她有些好笑自己：懶得吃東西，懶得出去，就是日常的裝飾也懶得去注意，祇就一天到晚躲在屋子裏。常常極無聊地坐在書桌前望着鏡子，長久沒有去收拾的頭髮，披在耳朵邊，也祇使她更增加幾分憔悴裏的嫵媚。她對着檯鏡時常做出許多鬼臉，有時連自己看了也不免嗤的一聲笑了起來。

從窗口頭略略掩進來了一些風。她微微地有些涼意，於是順手將窗門碰的一

聲關上。爲窗門上的玻璃所反映在白白的牆壁上的五色的太陽光，閃電似的在房裏兜了半個圈，又消逝了。

是一個好下午，屋子裏靜得什麼似的。她想，這種好季候，好情境，正該做些什麼聰明事呢？她不再能想下去了，她有些發燒。

男人這東西也真怪，她想，像一隻沒用的貓，看見了老鼠，想吃下它，又不敢。男人真是那樣的懼怯，那樣的胆小嗎？她懂不得。

是十一天之前的一天的事。艾小姐穿着一件襯絨旗袍，挽着成先生的手臂，在公園裏散步。那一天天氣雖不像今天一樣熱，然而春意已經瀰漫在所有的樹林裏了。衣裳一旦著得輕飄些，這也够使人感到舒爽的，加之是好天氣，好伴侶，艾小姐時常像一隻小鳥般在成先生身邊活跳着。有時嘗得成先生怪高興，祇得說：

「小艾，別跌了。」

到頭他們跑上了一座假山，在亭子裏憩了下來。艾小姐似乎已經有些發喘，于是成先生問：

「乏了？」

「還好。」艾小姐從錢袋裏取出了一塊小小的綠邊手帕，在鼻子上輕輕地一掩，給了成先生一個睇視，這樣說。

說睇視，艾小姐是常常那樣地給成先生以溫柔的。不消說，那該使成先生感到無限沉醉。不過，這成先生給艾小姐的，在艾小姐自己，也得承認，是不經見的恰意。她不會碰見一個男人溫柔如成先生。她說，沒有一樣東西可以將她拿來說明成先生的好處。她祇像一個天真的孩子地常常這樣想：

「世上也真有這樣令人高興的人的？」

成先生時常上艾小姐家裏來看艾小姐，那自然多半因為艾小姐願意他來；艾

小姐家裏對於成先生也不缺少好感。艾小姐母親常對艾小姐說：

「艾，即使朋友多，也總得揀尊重的在一起。一天到晚祇會在女人面前打趣的男子，是近不得的。」

但自從成先生到艾小姐家裏來過幾次之後，艾小姐便不再聽見她母親這口吻。最愛艾小姐的是艾小姐的母親，艾小姐最愛的也是她自己的母親。她想，成先生這個人也許使母親看了歡喜。她母親曾經有一天問過她這樣的話，她記得清楚：

「成先生家裏幹什麼的？」

「讀書的吧。」

「我說到底是書香人家的子弟啊？」

這話艾小姐聽了滿意。她明白她母親的心，因為她知道她母親所以贊成成先生的緣故。

成先生年青，具有普通一個「漂亮」的年青人所有的一切條件。雖然免不了有些地方帶上一些摩登的毛病，但大體上，還依然保持了一個少年老成的風度。他非常會說話，會說一許多使人聽了高興的話。常常，艾小姐實在興奮到極點，于是歪着頸子，臉朝着他看，說：

「你怎還會說？」

「我會說？……小鳥碰到好天氣，自己快樂的時候，便得會叫；小鳥不該感謝那好天氣嗎？」

說了這話的成先生，用千萬個溫柔繫成了兩條視線，逗留在艾小姐的像朵桃花一般可愛的臉上；艾小姐用一個從心頭迸出的纏綿的笑，報答了他。

十一天之前的那一天，是禮拜六。成先生換着一身挺漂亮的西裝，坐着自己的車子，到艾小姐家裏來看她。那天艾小姐的兩個小姪男兒，恰恰上外婆家去吃

酒了，她一人在家怪沒趣。成先生的車子剛從馬路上駛到，是聽慣了的聲音，艾小姐忙從窗口裏張了張，對，是他。

在客室裏，是艾小姐先說：

「真是春來了，柳條染上一些新綠，怪詩。」

「對了，真是春天了，太陽還好，你該歡喜。」

「我想每個人都該歡喜吧，真是好春天。小豆們上了外家婆，我怪沒趣。」

「我早就知道他們上外婆家去了……」

艾小姐將小小嘴唇一掀，露出一口好牙齒，說：「你怎知道……」

「你的靈魂告訴了我，你的靈魂告訴我，說你一人在家沒趣，快來看看我們的小姐吧。」

「噫，你別畫符。」

「畫符？」成先生一笑。像就以那麼一笑結束了他們的打趣似的，於是正經

說：

「不出去？」

「出去？」艾小姐遲疑了一回，問：「什麼時候了。」

成先生看了看錶：「剛三點半。」

「我想別出去吧，不出去不行嗎？」

「隨你。」

「那末上那兒去呢？」

大家不响，到頭還是艾小姐先說：

「別出去吧，我想。」

「怎麼，這好天氣？」成先生說；以吐一口痰的順便，換了個位子，在艾小姐身邊坐了下來。他不再說一句話，祇熱情地凝視着她的臉。

「那你又不說上那兒。」

成先生想了想，彷彿獨自對着自己在說一樣：「三點半」，接着：「上公園裏去好不？好？那你得快，別讓我在這裏老等……。」

艾小姐一挺身便從沙發上站了起來，走到客室的門口，回頭對成先生一笑，說：

「二十分鐘行不行？」

「一刻鐘，」成先生興奮地像逗着一個孩子般的神氣說。艾小姐像燕子般從門背後飛逝了。

客堂裏的空氣漸漸地回復了本來的靜穆。成先生無聊地走到鏡子前面弄着自己的領結。

那天一直到四點鐘，他們的車子才開到公園的門。像幾百對的蝴蝶，無數的男男女女都在草地上，樹枝裏穿來穿去。艾小姐跟着成先生在各處兜了圈，接着

上假山的亭子裏坐去。季候真是好季候，不暖不涼，單這好季候似乎也够使人心跳了。艾小姐靠着成先生的臂膀坐着，眼望着天邊飛過的鳥，心也像在天空裏飛着的鳥一般的快活地在幻想裏打滾着，沒有些拘束。

微風在艾小姐身上拂過，有一種從她皮膚裏滲出來的香，溜進了成先生的鼻腔。艾小姐生就是那麼一頭好頭髮，一簾，像若干朵花。成先生說：

「小艾，單你這頭髮，也使人愛；還有肉的香。」

艾小姐聽了心上是歡喜。說肉的香，沒說錯。不過，偶而想到了另一些事，似乎這字眼不很合乎說的人或被說的人的禮貌。她說：

「你說什麼？」

「我說？——」成先生說；你沒聽清——算了。」

「說這麼半句又不說了，你老這樣。」艾小姐愛再聽那樣一種話，這樣撒嬌着，說成先生非再說一遍不可。

成先生想了想，說：「我說你叫人愛你到死。」

艾小姐是一笑，是笑成先生的俏皮。她覺得成先生這個人真壞。（那自然是說，成先生這個人真聰明。）她想，聰明的人該做出一些什麼更聰明的事來呢？

她們還沒坐一息，太陽便漸漸地想從樹梢頭隱現下去了。薄暮預備襲進這園林，然而春天的暮色更神祕，更迷人，更能引人昏沉。艾小姐說有些冷，成先生於是將她擁得更緊了些。園裏的人們，漸漸地散去了，似乎將整座的園子，交給了他們兩個人一樣。

春的活力流進了艾小姐的血管。她和成先生熟識的時間，也不該說短了，像黏牢了般，分不開。成先生像一團棉絮般瀟灑，艾小姐曾經對自己這樣說過，天讓我睡了這溫暖的棉絮吧。

那時，他們都默默地在夜色裏呼吸着。艾小姐像已經抓到了什麼，又像還沒

有抓到什麼似的彷彿有些倦怠。是春天了，她總不該說她近來的生活有什麼不美。她現在正像一條魚般遨遊在快樂的泉水裏。但是，年輪使她到了另一種憧憬的時期。春天的風，吹得使人想睡。她說不出自己想要得到一些什麼，她祇覺得像在夏天，得到一陣風，還希望風後再來一陣雨一樣。

她想起了許多事。但她不能從那許多事裏引出一個頭緒，抓住一個具體的東西。成先生問：

「小艾，你現在在想些什麼？」

她說：「什麼都不想。」

什麼都不想，對，不過她想，說什麼都想，我這樣答他不行嗎？她覺得自己臉上有些發燒，而且漸漸地傳到了全身了。四週沒有一個人，她閉着眼睛地讓自己的心在無邊無際的空中像找不到歸宿似的亂闖着。一雙粗的手臂，要有力，要對蠻，要魯莽，要弄得她痛，要使她像懸在空裏失去知覺，讓那粗的手臂去攔

佈：要一個壓力，山般重，野獸般莽，使她喘不過氣；給她一些潤潤的在嘴唇上，白玉般滑，肉般膩。

她用眼角看了看成先生的臉。成先生的嘴唇像一朵紅的百合花，裝在小小的鼻子下。她覺得這個東西神祕，古怪：那裏有夢，有死。

她也偶而將身子動一動，想因此得到一些什麼反應。而在那樣的時候，成先生總是用着像春風一般沉醉的聲音，問：

「艾，冷不？」

艾小姐搖了搖頭。

「不？」成先生說，看了看艾小姐的臉。看，是用了全付愛的心看的。從頭髮，耳朵，眉毛，鼻子，嘴唇，以及到微微有些飽滿的乳房。艾小姐的嘴唇像櫻桃般紅，燕子般新鮮。成先生將自己的臉更湊近了她的耳朵些。

來吧——艾小姐彷彿聽見了她自己的靈魂這樣說。她不願意動一動，然而心

却禁不住地忘了一些。她期待着她所需要的某種刺激，一幕喜劇。她熱烈地期待着，期待着——

太陽的光，百合花的香，夜鶯的歌，電流般的熱。

但是，像窒塞的夏夜，終下不下雨來般，漸漸地，烏雲散開了去，將依舊回復到原來的氣色了。艾小姐開始有些寂寞，像等一個人，等等還不來般，她小小地感到一種空虛。她說不出她心頭的煩燥。她有一些恨，然而她知道她該恨誰呢？總不該恨成先生吧，因為她愛他。然而她找不到一個可以使自己恨的人。春夜多霧，遠遠的樹梢上，蒙上一層微微的白霧，襯着遠處閃現着的紅的綠的燈光，湧成了一種悽寂的情調。艾小姐便在那種雜音的氣息下，感覺到一種缺陷。

成先生看了看鐘，怕這樣地坐下去，使艾小姐沒趣，於是說：

「上××去用一些點心吧。」

艾小姐毫無氣力地站了起來，像一個生了病的人般走下了假山。她不願意再上那兒去。她祇想快些到家上房裏去躺一回。她不再有興趣說一句話，她祇守着她的沉默。

成先生開始覺察到他們之間的空氣有些不平常。艾小姐說晚上有事，不再上XX去吧。成先生知道艾小姐又是編的謊，但他不明白爲什麼艾小姐不高興。她祇得招呼將車子直開到艾小姐的家。在車子裏，成先生問：

「艾，有些不高興？」

艾小姐搖了搖頭。在陰暗中，成先生不能從艾小姐的臉上得到她一絲喜怒的痕跡。

「那末爲什麼看來沒有餓來的時候一般的快樂了呢？」

「因爲頭有些些痛呀。」

艾小姐這樣答復了成先生。她知道這個答語是不很高明的，但也懶得想去別

的更好的句子了。成先生用盡他所有的溫存，想來洗去艾小姐心頭的不愉快。但是這個，成先生是失敗了，因為成先生根本沒有抓住艾小姐爲什麼不愉快的原因。對於成先生所有的慰貼，那時，艾小姐覺得一概是多餘的。她愛成先生，但是那時她覺得世上最蠢的一個人便是成先生，世上最胆小，最沒用的一個人也便是成先生。他爲什麼不再勇敢一些，聰明一些，或者更野蠻一些呢？她的情願說出自己所需要的是什麼，她希望能有一個人來看破她的心；而那個人就是成先生。然而成先生彷彿太沒用了，他不能給艾小姐一些體貼。那時艾小姐對成先生似乎是完全失望了，她不高興他。她願意車子快到家，她不再多和成先生說話，她祇非常倦困似的落在煩躁裏，缺陷裏吸呼着。

那晚，艾小姐略略用了一些蓮子粥，很早起卸了裝飾，拖上拖鞋，在沙發上躺着。偶而她像發呆般，開了窗看看天幕上的星，接着又碰的一聲閉上了，再回到沙發上。房間裏每件東西都守着她們原來的位子，沒有一樣東西能留住艾小姐

的怪德的心。她說不出究竟爲了那點不舒服，她祇感到有一股火在她心頭燃燒着。這在她心頭燃燒着的火，使她對於一切事皆感到灰色與怨恨。

第三天早上，艾小姐還沒起身，便接到成先生來的一封信。

成先生說，爲什麼艾小姐那天從公園裏回來的時候，那樣的不高興呢？是他在什麼地方頂沖了她嗎？他說，假若是有什麼地方使她不高興了，那是他沒留心，艾小姐也該原諒他。他那晚回去，心上真難過。他想不出爲了什麼使艾小姐憂鬱。並且，那天晚上艾小姐連給他一個訴白訴白的機會都沒有。他願意艾小姐心上有一絲不高興嗎？他願意，尤其是爲了自己，使艾小姐心上留下一絲不快樂的痕跡呢？原諒了他吧，他說，他願意以他自己的幸福來洗去艾小姐的悲哀。

艾小姐讀了這封信，有些感動。她有些懊悔自己那一天不該那樣將自己的不高興露流在面孔上。她愛成先生，她不願意輕易地將她們間的愛情搖動。她頹然

的將信放到龕床的那架五斗廚的抽屜裏去。她嘆一口氣，像是無可奈何地想，誰好你不能更……些呢？她愛他，但也因為愛，她願意他更能體貼她些，這樣，好使她更高興，更愛他。

那天晚上，艾小姐真想抽出一些工夫來覆成先生的信。彷彿有許多話願意和他說。她願意教他，教他怎樣去知道一個女人的心。她想，你應該在我面前更放肆些，更勇敢些。但是另一種不可捉摸的力量似乎又使艾小姐懶，懶得說一句話，寫下一個字，到頭她還祇是對着桌子上的紙張發呆。

以後，她還陸續接到了成先生寄來的信札。在那些信上。成先生說得更可憐到不能生存了一樣。不消說，這些信却使艾小姐讀了心上更為痛楚。她願意使成先生憑空受那麼一套委曲？不過，她不知怎樣始終打不起寫信給成先生的氣力。她需要成先生，她需要滿足某種希望。是一個至誠的禱祈，禱祈還能來滿足她某種希望的那個人便是成先生。那是第二個禮拜的禮拜六。雖然艾小姐沒出去，但

她就真的願意有個人來看看她，就如像那樣地在公園裏走走也好的吧；然而那天畢竟整天地在寂寞裏過去了。這幾天來，天氣是一天好一天，艾小姐常常呆呆地站在窗口，看看歇在人家屋頂上的太陽，揚柳梢上的新綠，空中飛過的鳥，儼然到一種一切都懶散似的空虛。她說不出是什麼一回事。她祇感到，在自己的生活裏，有一種缺陷。

一天到晚是說不出的乏，艾小姐的母親說：

「小艾，病了嗎？」

「沒有啊，」艾小姐很精幹地這樣回答着。她想想好笑，她想，與其說病，還不如說是瘟吧。

一九三二年春上海。

烏鴉與馬糞

在沿海邊的一個小村上，住着三百多戶人口。這三百多戶人口當中，除了小部分是以捕漁爲業的之外，其餘便都是靠着田地過日子的；普通種米穀，有的則種菓樹。這小村，離開它附近的任何一個城市都很遠。祇有一條河道，民船要航兩天一夜，才到縣城。有時冬天結上冰，則一切交通都得斷塞了起來，除了起旱路走，便沒有別的法子可以和外面往還了。

東面是一片大海，沿西南一帶，則高山蜿蜒，地理上的天然結構，使這小村田成爲一個部落，彷彿有一種與世無爭似的安逸。從花開到花落，結果到果熟，整個的村莊安置在一片渾樸裏。老年的在屋子裏守着，年壯的在田野裏來往，（田野吸收了他們一生裏頂長頂可貴的一段），放牛是孩子的份。一直到又是一個

冬天的末尾了，于是大家安排起過一個瑞祥快活的新年。每個人都有一份平和的氣息裏流去了他們的年歲，他們所看到的是白天的太陽和夜晚的月亮，從海邊上拖起的大魚和田土裏長熟的金黃般的稻穀。他們聽到枝鳥的春歌和秋雁的淡唱，或者就是偶而從村南拾到村北的一頂花轎前面的鼓樂。每個孩子，從他有記憶的時候起，他所接觸到的和經歷着的，都是一種沉穆樸實的氣份。他們住在低低的暗暗的屋子裏。不論夏天冬天，天剛亮時全家便都爬下了床。這成爲一種極自然的規律；于是女的下灶間料理，男的要抽黃烟的，便帶着短烟桿先上田裏溜一圈。每個人都先做一套事才吃早飯。村上有村上自己做的豆油和豆腐，每家人家都有每家人家田輪上的蔬菜。在他們的起居裏，祇有「飽」與「暖」，沒有「美」與「選擇」。一件衣服，從祖父傳給父親，父親再傳給自己，自己到穿不下了，還得留給弟弟。晚上大家都睡得很早，睡前祇用一根燈草，輪在油盞裏，劃開了一屋的明暗。他們從小對於生活就沒有掀起任何一縷幻想，男大即娶，女

大則嫁，村南失火村北的人全跑去救，村北有喪事村南的人也來幫料理。他們這樣一代接一代的，靠天時地利和自己的一份氣力活下去。

大部分的人都是終生守止在這小小的村莊上的，祇有極少數的一部份漁夫和販菓子的才上外方走動。他們有時也帶一些新聞回來，譬如他們說電話，這兒說話那面居然能回應；他們說電燈，機關一捻便亮了，再一捻又熄了。凡是這些，都使這村莊上的人聽了覺得神奇，於是從茶樓裏帶上東家，東家又帶到西家，西家再帶回茶樓。但這些新奇都擾亂不了他們原有的生活。他們沒有因為這些新聽見的奇蹟便引起一絲不安份的念頭。

也從沒有一個人聽見住在這村莊上的人們談過一句「世事」。他們對於外面的「世界」，全不關心。即使是辛亥年的革命，也沒使這小村上掀起過一絲騷動。他們保持着他們原有的氣息與風尚。有時，誰說起：

「什麼地方又在打了哪，不知道外面到底是怎樣一個世界了啊……」

但這也饒三月田野裏的春風，偶而一片飄過，引不起他們什麼感應。這一個小村，他們自成為一個國土，他們沒有什麼叫文化，他們也不受外界潮流的波動。他們是世外的另一個世界，他們繼續着他們中古式的生活，但他們這份生活，是愉快的，樸實的，天真的。

他們這三百多戶人口的排列，從南到北，成一弧形，瓊瑤正正的面朝大海。村莊的後面，接吻着峭峻的山崖，上面長着一片濃密的樹林，遠遠的看來，正如一座不透風的屏障。這一片濃密的樹林裏，棲住着無數的烏鴉。其中有大嘴鳥，有小嘴鳥。它們身上都披着一團黑，那翅膀的基部，發出一種綠色，好像灼灼有光，叫人看了發生一種畏懼之感似的。大嘴鳥的嘴是直的，小嘴鳥是彎的，嘴根有許多剛毛，被覆在小小的鼻孔上，暗褐色的眼珠，能射出極大的一份光。腳細小，但每個趾端，却有一種極銳利的鈎爪。這村上的住民，雖然每天起身很早，

但它們却比他們更早。東方還繚吐出一縷微白，它們便彼此唱和似的「哇……哇……」的叫了起來。接着成羣的向海岸飛去，成羣的，密得要使人仰望好久一回。有時，飛得低，還發出一片聲響，粗暴得像一陣海潮一樣。

村後那沿山脚一帶的樹林裏，棲住着烏鴉，據說已有幾百年了。烏鴉與村民，彼此相安無事地，在這村莊住上下來。他們之間雖然沒有什麼接觸，但好似都有一種感情，彼此相熟。烏鴉從天空上掠過去，看到地面上農民的勞動，在勞動裏他們有一種愉快。一年，兩年，五年，十年，村上永遠是流散着一份太平的氣息，在這一份太平的土地上面飛過的烏鴉，也像遨遊太空，極其安逸。

烏鴉每天早上從山崖飛到了海濱，一隻一隻撲落撲落地息了下來，挺着那短小的腳梗，一搖一擺的沙灘上踱着。「哇……哇……哇……哇……」的沒有規律的亂嚷。特別在每次潮水退落了之後，許多小魚和貝殼，擱留在沙灘上，還成爲它們最美的食料。有時，遇到看見了個大貝，於是便啣了起來，從高墜下，再碎

穀而食。他們的食料，沒有規定，穀類，漿果，馬鈴薯，昆蟲，以及樹屑等，全都能吃。它們的嗅覺十分敏銳，即使在一里多路外面的屍體，都能找得到。常常三兩隻三兩隻的分頭出去尋覓食物，一隻在那兒採食的時候，其餘的便遠遠的守着，替它巡護，防備敵人。有時，也單獨的出來，在垃圾堆裏，用嘴翻來翻去，或者在曠野裏，看看有沒有在什麼地方可以找到一條蚯蚓或蝸牛。要是找到什麼一時吃不完，于是便帶回來藏在自己的窩裏，或者藏在人家的屋瓦上面。他們每天清晨或黃昏，一羣幾百隻，從這個山頭飛到那個山頭，從山北飛到山南。村上人常常在暮色蒼茫中，看見從遠遠的天邊一陣嘈雜掠了過來，又甚有條理的各自飛回了自己的窠，而在那樣的時候，他們也便檢點着自己的牛羊，招呼着孩兒，預備收拾吃夜飯了。

烏鴉一年裏頂忙碌的是兩個時期，一個在初冬，一個是初夏。它們得在過冬之前，先儲藏有充足的食料。初夏，則是它們的產卵時期。它們平日，有時上有

稻穀的地方，或者菓樹園裏偷一點吃，有時則在樹林裏或山野尋覓吃一些腐物之類。正像這小村莊上的人們一樣，它們的生活也是從容而且平和的。

但近幾年來，烏鴉也漸漸地感覺到了覓食的艱難，每次潮退之後，海灘上總散佈了許多孩子，用着飢餓的眼光，尋覓着有沒有什麼被潮水刮上的水物。漁夫也不再像先前那樣大量，他們近來全成爲頂吝嗇的人，不再輕易容許一條小魚落在沙灘上。他們不再將死魚丟在海邊上，死魚近來也給一部人視爲了一種適當的食料。人們不再肯浪費一些什麼食物來剩給鳥獸。他們現在自己都感覺到生活的沉重。一羣烏鴉每次飛到了海灘上，挺着那麼短小的腳梗，一搖一擺的四處躡着，但它們不再能像以前那樣容易獲得一尾肥魚了，它們現在覺得這海灘上什麼地方都是荒蕪和蕭條的。

它們也不再那樣容易騙得到那些漿果。近年來，菓樹林裏也分外看守得緊

了。從果子剛很小很小的時候起，果樹林裏便有人看守了。他們還在地上奈着許多草人，頭上戴一頂笠帽，手裏拿着一把扇子，一陣風吹過，那些草人便一陣騷動：人們用這一種方法來驚嚇那些偷食的鳥羣，幫助自己的不足。要是果子快成熟了，那就更看守得緊，從天亮到天暗，再從天暗到第二次天亮，全不缺少人聲的呼喊。「噓……噓……噓……噓……」不管天空有沒有鳥過，樹林裏的人儘是這麼成天的叫着。在夜晚，則用一根手棒，挈着另一根竹筒，發出一種一篤……篤……」的聲音，來表示林子裏的警戒沒有疏忽。有時，那些烏鴉剛剛在那些果樹上息下了腳，下面一陣動，又將它們像魂不附身般的嚇跑了。

稻穀這一類，那就更沒有它們的份，農夫們終年辛辛苦苦的，流盡了他們的血汗，才得這麼一點收穫，那裏還能容許鳥羣的偷食？近年來，正如那些烏鴉的感到的艱難一樣，這小村莊上的人，都在無形中蒙上了一層窒窒的感覺。在每一個人額角上的溝紋，都織下了一份呻吟的病痛。本來全靠這一條小村上供輸的食

縣城裏的魚市，因為縣城和隣縣新通了一條汽車路，於是那裏的魚市便全給滑汽車路的別個村鎮上佔有了。同時，這村上的種各種果子的，就更吃了虧。同是一份貨色，別地因為交通便，貨到得快，不容易腐爛，並比較新鮮，水果行裏以此買別處來的水果，這小村上的出品便受了一個極大的打擊。本來村上出產的黃豆，有一部份是做了豆腐和豆油，供給自己本村上食用的，但是自從外地市面上的價格，漲高了以後，於是本地的黃豆也就大部分都流向于價格較高的外縣去了。這一個流動的結果，再加上食鹽以及各種日常必需品的漲價，使這小村上的生活程度也漸漸的抬高了起來。

每家人家都在慢慢的中落下來。本來差堪溫飽的人家，近來常常發生了青黃不接的苦痛，因為錢糧的重，田都變得不值錢了。從前中等的田，一畝可賣五六十塊的，現在連那些不怕乾旱不怕大水的上等田，三十多塊錢一畝，也沒人來買會。有一些積蓄的人家，往昔本來都愛置一點產業，可是現在村上好像染上了一些

種癆病，大家都感到一種虛衰，誰還有現錢拿出來買田地，置產業？就是城裏面的那些大戶，近年來也都感到田畝的累，再沒有人將白白的「活水」來買「死貨」了。每年祇不過收這麼有限的一點租，可是稅倒要納好幾重。本來有田產的還都想拋出去，在這種情形下，田價便更加跌了下來。

在這小村上，並沒有幾家「大戶」，「佃農」也不多，普通都是有這麼十幾畝田，就靠這十幾畝田維持了一家數口的溫飽的。他們終年辛辛苦苦，就指望秋天的一次收成。但這幾年來，年成不好，都是歉收。

有許多人挨過了端午，便家無宿糧了。好容易挨過六七月的，也終于不免發生「斷火」的現象。他們眼看再過兩三個月，田裏便可全長着黃熟的秀稻了，但他們就等不了這兩三個月。他們不能在這兩三個月裏餓着肚子白挨。可是叫他們上那兒去借貸？隔壁鄰舍，都是半斤八兩，自顧不暇的，誰還有力量來照顧旁人？他們在沒有辦法之中，祇得忍痛將田畝零碎的出賣一部分。但在這年歲，賣

田比登天還難。好不容易得二十塊錢賣出了一畝，那簡直是大面子，要得脫了千萬句好話，就彷彿人家已救了自己一命一樣。

要是賣田賣不了的，就更糟。在那時候，他們就不能不仰求于那些「放稻的」了。他們明知那些「放稻的」是殺人不用刀的，但他們有什麼力量可以使自己硬着氣不求他們的賜惠？那些「放稻的」，是專門在五六月，六七月裏上各處鄉下放價的。他們知道有許多農民，家裏的積糧不夠維持到新稻成熟。在那青黃不接的時候，就得容許他們這買賣的存在。他們將稻貸給那些農人，借一斗，還一斗二升，還得用小斗子量出，大斗子量進。他們也不要押品，他們不愁你變賴。你新稻起田了，就得儘先還了他們的。可是從去年起，那些「放稻的」就更聰明了。他們不再用「借稻還稻」的規矩了，他們改用了「借稻還洋」的新法。借的時候，在新稻尚未登場之前，稻價自然總得貴些。譬如一擔稻在那時作四元五角的，還時連利就得作五元大洋。可是近來稻價一年一年的跌下來。新稻登場

的時候，市面上祇到二元五，有時頂高到二元九，過不了三元的關。這樣一來，要是借了兩擔稻的，將來就得化四擔還。如其一家人口多，稻借吃了太多的，則一年的秋收，差不多倒有一大部祇好拿來還債了。

在這種情形之下，不消三四年，就會將一家本來可以勉強過得的人家活活的盤剝乾淨了。現在，這小村上，誰家的屋簷下不有嘆息的聲音飄出來？誰不都感到這年歲的難挨？上半年吃下半年的糧，大家都是「一天困迫一天，日子越過越難了」。

而寄存在這樣一塊土地上的烏鴉，除了感覺到覓食的艱難之外，還新添了許多生活上不安全的現象了。它們每次在暮色裏飛過時，總聽見地面上有一片惡意的「噓……噓……」的聲音。村人們近來對於烏鴉好像發生了一份極不良的印象，他們近來無意識的感到烏鴉這東西的討厭，好像烏鴉多少象徵了一種不祥的預兆。烏鴉所遭受到人間這侮罵是冤枉的。但同時，從沒有人來戕殺它們的生命

的，現在也有了。它們常常在出外覓食的時候，忽而砰的一聲，天外的災禍飛來了。不幸的就得做了那一枚子彈的目的，其餘的也得在驚駭之中亂飛，現在每個人都得用許多法子來維護他自己的生命，于是就有一部分人想到打獵這一件事上來了。每一條烏鴉帶到城裏去，可以買上七八個銅子。要是每天能夠打上幾隻，那已很够維持一家的溫飽了，這樣一來，相安無事地住在這小村上已有幾百年了的烏鴉，就此得了厄運了。

今年夏天，村上忽而有一個消息，說村上不久要有軍隊開來了。這一個消息初傳到這小村上時，大家都以為是謠言。這村上從洪楊以後，從來沒有駐過兵。但儘管村上的人們在作着這樣的疑惑，可是謠言却一天一天的證實了。村上的人們對於這一種軍隊的開來是反對的。他們反對的原因極其簡單，他們既不是一種基乎愛國思想的反對內亂，也不是基乎人道主義的反對戰爭。他們最單純的動

機，就是每個人對於自己的家庭的一種恐懼。他們有一個傳統的概念：就是軍隊是一種「凶物」。在狂暴的炮火下，可以毀滅了無數的生命和財產的。

在七月初七的那一天，大隊終於開到了。一共有三千多人。這小村上，憑空增加了幾千人，便突然感到擾亂了起來，什麼地方都是兵，好像本來住在村上的人，反而看不見了。七月初的季候，天氣還正熱，有樹蔭的地方都為他們佔據着。有一部分還得闖到那些村上人的破屋子裏來。整個村莊那時完全陷落在不規則的騷動裏，晒稻場上都堆滿了稻草，一到傍晚，馬匹便在村上溜達不停。

村上的人們對於這境遇感到無可如何的煩燥，可是他們除了低低的咒咀以外，沒有別的辦法。田裏的稻本來已有一兩尺高了，祇要再過兩月，就得眼看一粒一粒穀子熟起來。可是他們有一種焦慮。他們知道戰事什麼時候發生？他們又知道戰事什麼時候可以結束呢？每個人都希望戰事能夠避免。他們最小的希望：村上不要遭受蹂躪。

村上開始了許多軍事上的佈置。在山頂裝着幾着重炮，並且挖着頂新式的壕溝。子彈一批一批的用騾車運來，麵粉，米，稻草，以及一切輜重，使這小村上好像一霎時之間成爲了一個極富裕的區域；可惜這富裕與村上的住民沒份。這樣在一觸即發的對峙局勢中，又延宕過了一個多月，到陰歷的八月十六，雙方的正式戰事終于不能倖免地發生了，于是像爆竹一樣密的槍聲和轟……轟……的大炮，便成爲這小村上頂熱鬧的點綴了。

這晝夜不停的砲聲，震天動地的在山野裏迴蕩着，將每隻烏鴉都從樹林裏趕出來了。它們像遇着了大批的獵人一樣，沒命的在空中亂飛，哇……哇……的叫喊着。飛了一陣，仍然飛回了自己的窠。接着，又是一陣大砲，它們又在驚駭中逃出了窠。它們對於這地面上的戰爭，雖然沒有一點知識，但它們却本能地對這凶暴的聲音發生一種恐懼的感覺。

但這濃密的鎗炮，也祇于成爲了這小村上的一份日常的現象，使那些樹林裏

的烏鴉聽了也成爲一種習慣，每夜仍能很安靜的休息，不再像開初那樣有一種擾亂。它們每天仍舊很自在的在空中飛翔，一面聽着從那山崗裏傳出來的鑼聲，一面自己哇呀哇的叫着，像是答和。它們像平日一樣，飛上各處去覓食，它們不能爲了人類的戰爭便使自己飢餓，正如它們不能爲了人類的貧窮便使自己飢餓一樣。

戰事開初的時候，這方面本來是勝利的，但沒有支持到二十天，因爲西北角上的敗退，於是使這方面的陣線也發生了動搖。守着這一角的隊伍，連夜的退下來。它們都是用跑步式的一路向後退的。在夜晚，像潮水一樣的聲音，在村莊上瀉過去，雜亂的脚步聲，馬蹄聲，砲架在石板上擦出來的聲音，鍋灶相撞着的聲音，還有一路上傳話的聲音。全村莊在那一霎那間完全陷落在死般的恐怖之中，不知道第二分鐘裏的命運。

大部分的村上人，在軍隊退敗下來而還沒到上村之前，便都先扶老攜小逃出

了村子。因為他們知道，敗兵是世界上頂沒有紀律的軍隊。他們都在頂悲慘的心情裏逃出來，又顧念着家屋財產，又要顧到自己的生命。但這一個貧乏的村莊沒有引起那些兵士們的一些妄想，同時，軍情的緊急，也不久許他們有一刻鐘的遲留。他們一面退時，對方還一面追，待佔領到了山頂之後，立刻在山上也裝起了野炮向這方面後退的隊伍轟過來，可是在那樣的情形之中，這小小的一個從前十分安樂太平的村莊，現在便完全消滅在這殘忍的砲火下了。

對方的先頭部隊一直追擊過去，這小村現在却變了後方補充隊和輜重隊駐紮的地帶。每天的清早或下午，在這平坦的海邊上，便有着幾百個徒手的兵士在操練着。一邊操，還一邊喊着，聲音散佈到全村。村上的屋子，一大半都被炮火削成了斷垣殘牆，眼看可以收穫的穀子，也給軍隊完全踏爛，許多無家可歸的還村上的漢子，這時却全受了軍隊的招募，編入「新兵」裏面去了。

戰事一時還不能結束，天氣却漸漸的挨近了冬天。這村莊，每到夜晚，便聽

鸞 馬 與 鴉 鳥

見許多悲泣的聲音。天還沒亮，營裏的馬則先號叫了起來，於是一批一批的新兵便在早晨的太陽光中操着跑着。而每當傍晚晚薄暮的時候，我們還可以看見一陣一陣的烏鴉從天空裏撲落撲落的飛了下來，挺着那短小的脚梗，一搖一擺的躡着。它們很從容地覓食着沿地軍隊遺留下來的馬糞；這正是它們近來新獲得的一份頂豐富的食料。